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简史

〔苏〕 维·卡·达什克维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引　言

非洲各族人民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宝库作出了伟大贡献。

帝国主义的理论家们、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鼓吹者们，不敢触及非洲各族人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总是千方百计贬低甚至抹煞非洲各族人民在世界史上起过并正在起的作用。

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抛出来的许多著述，明目张胆地力图为法国前外交部部长罗·舒曼所表达的法国政府的观点提出种种论据。1952 年 10 月 10 日，舒曼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断言："在法国人到达突尼斯之前，突尼斯的经济尚处于萌芽状态"，这个国家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还"近乎无政府状态"，"从文明的观点而言，突尼斯和摩洛哥曾经与人类思想的发展和人类合作的发展中的新潮流隔

绝。"[1] 帝国主义的卫道者们妄图使世界舆论相信，柏柏尔人同所有的阿拉伯人一样，他们的特性是："宗教的正统思想、迷信、莫名的贪欲、对法国人的盲目仇恨、缺乏任何精神生活的表现、缺乏作切合实际的思维的能力。"[2] 西德新闻工作者赖夏德感叹地说："柏柏尔人是全世界最保守的人。"用他的话讲，他们生活于"历史之外"，是"按照太阳和沙漠所操纵的亘古不变的"[3] 规律生活的。

驳斥种族主义者的谰言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研究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本书的宗旨是阐述突尼斯人民解放斗争的几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斗争对于埋葬反动制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

① 《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第七届会议。全体大会。会议速记记录。1952 年 10 月 14 日—1953 年 8 月 28 日。纽约，第 392 次会议》，第 209—210 页。(Nations Unies. Documents officiels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Septième session. Séances plénières. Comptes-rendus sténographiques des séances. 14 octobre 1952—28 août 1953, New York, 392ème séance, p. 209—210.)

② 赖夏德：《穆罕默德以西*，柏柏尔人的命运和历史》，科伦 1957 年版，第 152 页。(H. Reichard. Westlich von Mohammed, Geschick und Geschichte der Berber, Köln, 1957, S. 152.)

* 即指北非地区。——译者

③ 同上，第 202、76 页。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尼斯

柏柏尔人反对迦太基的斗争

在远古时期，埃及人和希腊人就已经知道突尼斯居民柏柏尔人的存在了，称他们为利比亚人。古埃及的铭文证实了这一点，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后来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所提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北非发现的布匿文字和古利比亚文字的铭文，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古埃及的文物，对于利比亚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没有提供任何材料。然而铭文却记载了埃及人曾经与利比亚人交战，利比亚部族曾侵犯埃及。据考古学家们考证，在撒哈拉沙漠发现的岩画，所反映的正是利比亚人和地中海的其他民族进犯埃及的那个年

代，当时统治埃及的是美楞普塔[①]和拉美西斯三世[②]。

公元前第一千纪初叶，在现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领土上，开始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阶级形成的过程。柏柏尔人结成的各个部落联盟，发展成为一些比较巩固的国家，王位都是世袭的。努米底亚王国便是这类国家中的第一大国。迦太基城就位于这个国家的土地上，这是连迦太基城的建立者——腓尼基[③]商人也承认的。

努米底亚王国的骑兵在地中海地区是首屈一指的。据提图斯·李维[④]讲，努米底亚人"早于远

---

① 美楞普塔系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年代约公元前1317—前1251)的第十三子，在拉美西斯二世执政第六十七年继承王位，在位约八年即殁。——译者

② 拉美西斯三世(在位年代约公元前1204—前1173)，系埃及第二十王朝的第三代法老。——译者

③ 腓尼基系地中海东岸的古国，相当于现在黎巴嫩的沿海地带。在古代社会中腓尼基人以航海及经商著称，并广泛进行殖民活动。约于公元前814年，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最大的殖民中心迦太基城。——译者

④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系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简称《罗马史》)共一百四十二卷，记述自罗马建城至公元前九年的历史，今存三十五卷。——译者

古时代……即已驰马"[1]作战，而且是非洲最优秀的骑士[2]。

努米底亚人在发展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远古时代，努米底亚王国是谷物的重要产地。据波里比阿[3]讲："这个国家种植大田作物和园圃作物的能力决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4]十九世纪末，法国学者在提洛岛[5]发现的碑铭，证明在公元前二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内，努米底亚和阿波罗岛[6]即已存在贸易联系。铭文表明公元前179

---

①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译自拉丁文，安德里昂诺夫编辑，莫斯科1901年版，第3卷，第261页。（Тит Ливий. Рим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от основания города, перевод с латинского под ред. П. Андрианова, т. III, М., 1901, стр. 261.）

② 同上，莫斯科1897年版，第4卷，第327页。

③ 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1—前120），系古希腊历史学家，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68年）后入质罗马，著有《通史》共四十卷。主要叙述约公元前220—前146年间罗马与迦太基以及地中海东部希腊化各国的历史，今仅保存一至五卷及若干残篇。——译者

④ 波里比阿：四十卷本《通史》，米慎克译自希腊文，莫斯科1899年版，第3卷，第301页。（Полибий.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в сорока книгах, перевод с греческого Ф. Г. Мищенка, т. III, М., 1899, стр. 301.）

⑤ 提洛岛系爱琴海区域的一个小岛，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该岛曾是奴隶买卖和谷物贸易的中心。—译者

⑥ 据希腊神话称：太阳神阿波罗生于提洛岛。古希腊人将该岛视为圣岛，建有阿波罗神庙。作者所讲的阿波罗岛即指提洛岛。——译者

年提洛人曾向努米底亚人求援，获得了“大量谷物作为馈赠”[①]。

值得指出的是：西欧的一些学者，历来把北非的人民群众说得根本没有能力在经济领域中取得进步，然而自从这些铭文发表后，却不得不承认“努米底亚是盛产小麦的巨大中心”[②]。1942年问世的一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戴伊，公正地指出，雅典在困难的年代，曾从努米底亚进口谷物，“因此，在二世纪上半叶的努米底亚，将谷物装上货船，运往东方”[③]。努米底亚还以大批谷物供应罗马[④]。努米底亚王国所以能在公元前二世纪变为整个地中海地区大宗谷物的供应者，是由于努米底亚人开垦了大量土地，而且耕作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同

---

① 克斯特尔：《古希腊城邦的粮食供应》，柏林1939年版，第64页。（K. Köster. Die Lebensmittelversorgung der altgriechischen Polis, Berlin, 1939, S. 64.）

② 莱德劳：《提洛岛史》，牛津1933年版，第127页。（W. A. Laidlaw. A History of Delos, Oxford, 1933, p. 127.）

③ 戴伊：《罗马统治期雅典经济史》，纽约1942年版，第45页。（J. Da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thens under Roman Domination, New York, 1942, p. 45.）

④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列宁格勒* 1897年版，第5卷，第23页；莫斯科1899年版，第6卷，第6、523页。

* 此处列宁格勒显系彼得堡之误。——译者

时,贸易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

在历史的黎明时期,突尼斯和北非其他国家的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也获得了相当成就。柏柏尔人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利比亚文字,这在世界各民族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领土上,发现了许多利比亚文字的铭文。其中最古老的铭文作于公元前四世纪。利比亚文有三十个字母,拼成文字后,从右向左阅读。在利比亚字母的基础上派生出了梯非纳字母。这种字母,图阿雷格人[2]至今还在使用。许多研究者认为利比亚文字"是努米底亚人的独创;

---

①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莫斯科 1899 年版,第 6 卷,第 4 页。

② 图阿雷格人系柏柏尔人的南支,现居撒哈拉的阿哈加尔高原、阿德腊尔台地和尼日尔河中游地区。关于图阿雷格人可参阅:贝尔纳著《北非和西非》,斯列兹尼科娃译自法文,巴尔科夫和马吉多维奇编辑,莫斯科 1949 年版,第 321—326 页。(О. Бернар. Северная и Западная Африка, 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Л. П. Слезниковой под ред. А. С. Баркова и И. П. Магидовича, М., 1949, стр. 321—326.);卡波-雷伊著《法属撒哈拉》,哥尔农格和索科洛夫译自法文,莫斯科1958年版,第171—173页。(Р. Капо-Рей.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ахара, перевод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М. Б. Горнунга и А. Н. Соколова, М., 1958, стр. 171—173.)

现代的卡比尔人就是努米底亚人的后裔”[1]。

著名的法国学者邵可侣[2] 讲到柏柏尔人在远古时代的成就时指出，利比亚人，“这个多变和寡信的种族，尽管地中海北岸各开化民族将其视为蛮夷而加以蔑视，他们却早在古代就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因为他们在开始和迦太基人接触的最初年代，就已拥有其他任何部族都从未使用过的独有的文字”[3]。

自迦太基建城至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毁灭[4])的突尼斯历史，乃是热爱自由的柏柏尔人不懈地反对迦太基人的殖民压迫的斗争史。这一斗争削

---

① 洛乌科特卡：《文字的发展》，索科洛夫译自捷克文，莫斯科 1950 年版，第 274 页。(Лоукотка.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Н. Н. Соколова, М., 1950, стр. 274.)

② 爱利赛·邵可侣(1830—1905)，系法国地理学家和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追随巴枯宁派，著有《新世界地理——大地和人类》共十九卷，《人类与大地》共六卷以及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数种。——译者

③ 爱利赛·邵可侣：《人类与大地》，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 2 卷，第 470 页。(Элизе Реклю. Человек и земля, т. II, Спб., 1906, стр. 470.)

④ 公元前 149 年，罗马元老院对迦太基宣战(史称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城达三年之久，至公元前 146 年攻陷。罗马元老院下令将其夷为平地。罗马军队纵火焚烧迦太基达十六天，该城遂毁。——译者

弱了"奴隶占有制的迦太基国家，加速了这个国家的灭亡"[1]。努米底亚人在四个世纪的过程中，有效地反对了迦太基的侵略计划。迦太基人自建立迦太基之日起，一直向努米底亚人交纳贡赋，但是到了五世纪中叶就不再交纳。与此同时，迦太基人不断开拓疆土，霸占了大片土地，其中包括突尼斯北部和君士坦丁省(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这时迦太基一跃而为最强大的奴隶占有制国家，使西地中海的沿海地区和岛屿都臣服于它。贸易是迦太基富强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处在优势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的制度，它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也始终和暴力劫掠、海盗、绑架奴隶，殖民地征服的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在迦太基、在罗马、在后来的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中间，情形都是这样。"[2]

---

① 《非洲各族人民》，民族学概论丛书，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托耳斯托夫主编，莫斯科1954年版，第135页。(Народы Африк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члена-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АН СССР С. П. Толстова, М., 1954, стр. 135.)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70—371页。——译者

迦太基人侵占突尼斯北部和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之后，没收了努米底亚人的土地。在迦太基城郊靠近巴格拉德河的富庶地区，出现了不少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当地居民被课以苛捐杂税。正如波里比阿所说的，迦太基人“夺走了四乡居民一半农产品，对市民则课以较过去多达一倍的重税，在征粮和收税时，对于穷人冷酷无情，毫不宽容；执政者嘉奖和重用的，不是对人民施以仁政的人，而是能为执政者榨取最多的赋税和粮食，并对待居民极其残酷的人”[1]。

迦太基强国的扩张，不但使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激化，而且也使腓尼基殖民者和柏柏尔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迦太基统帅希米耳科在西西里岛被老迪奥尼修斯[2]击败之后，爆发了柏柏尔人的起义，奴隶也纷纷起义。迦太基人起初节节失利，但最后还是把起义镇压了下去。

---

① 波里比阿：四十卷本《通史》，莫斯科1890年版，第1卷，第95页。

② 老迪奥尼修斯（约公元前431—前367），即迪奥尼修斯一世，系位于爱琴海的西西里岛古国叙拉古的僭主。——译者

公元前241年，柏柏尔人开展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斗争，当时第一次布匿战争[①]已告结束，大批雇佣兵要求迦太基政府发放饷银，可是迦太基人打算说服雇佣兵让步，迟迟不发。于是将近两万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柏柏尔人，直逼迦太基，在突尼斯城四郊扎下营寨，不但要求付清饷银，而且还要求对战死的马匹发放补偿金。迦太基军事长官吉斯孔[②]拒绝起义者的要求，柏柏尔人就逮捕了他，给他戴上镣铐，关押了起来。起义者推选利比亚人马托和奴隶斯平狄欧斯为他们的领袖，并派出代表去努米底亚所有城镇，号召起义和统一行动[③]。柏柏尔人热烈响应号召。他们供应起义者粮食，还派出辅助部队[④]。妇女摘下"首饰，心甘情愿地交给"起义者。斗争的口号是"还我自由"[⑤]。这是历史上由奴隶积极参加的最早的运

---

① 指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始于公元前264年，结束于前241年。——译者

② 原书作吉克宋(Гиксон)，其他历史书均作吉斯孔(Гискон)，全名为哈士德鲁巴·吉斯孔。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③ 波里比阿：四十卷本《通史》，莫斯科1890年版，第1卷，第9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94、100页。

动之一，也是世界史上被压迫群众并不具备胜利的客观条件却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第一次起义。

起义者反对迦太基殖民者的斗争持续了将近三年零四个月。公元前241年至前238年的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迦太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相反更加尖锐，尤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①]时期更是如此。矛盾之所以激化，一方面由于迦太基在北非加强殖民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努米底亚王国的经济和政治进一步巩固，到了公元前三世纪末，这个国家在地中海区域，已经是威名赫赫的了。在这个时期内，努米底亚是抵抗迦太基殖民统治的主要基地。

公元前206年初，努米底亚国王盖伊雅去世。按照父系亲属袭位的惯例，由盖伊雅的弟弟艾克查尔克继承王位。艾克查尔克死后，由卡普萨即位，卡普萨由于宫廷内讧而死于非命。马采土尔倚仗迦太基人的帮助，夺取了国家大权。这时，盖伊雅的儿子马西尼萨还在西班牙，得悉其父已死，便赶回祖国。根据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证实，马

① 指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第二次大规模战争，始于公元前218年，结束于前201年。——译者

西尼萨是“当今诸王中最伟大的国王”[①]。尽管迦太基人施尽阴谋诡计，马西尼萨在居民的拥戴下，仍然很快地整顿了国内的秩序。马采土尔只得同马西尼萨言和。军队的巩固使马西尼萨得以着手恢复努米底亚王国内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领土的统一，首先是收复被迦太基殖民者所侵占的国土。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马西尼萨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反对迦太基。另一个努米底亚国王西法克斯则站在迦太基人一边。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进程中，努米底亚王国充分显示了它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罗马的士兵们在准备入侵非洲时，都怀疑这次远征能否获胜，因为他们不清楚柏柏尔人将站在谁的一边。无怪乎罗马的统帅们要费尽心机地向他们证实，罗马人去非洲登陆，是应马西尼萨的再三请求[②]。因此罗马的士兵在得悉马西尼萨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登

---

① 阿庇安：《罗马史》，康德拉齐耶夫译，载《古代史通报》1950年第3期，第267页。(Аппиан. Рим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еревод С. П. Кондратьева.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1950, № 3, стр. 267.)

②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莫斯科1897年版，第4卷，第313页。

陆地点接应他们时,无不欣喜若狂[1]。

公元前204年,罗马统帅西庇阿在突尼斯登陆,依靠马西尼萨的支援,取得了对西法克斯和迦太基统帅哈士德路巴的军队的决定性胜利。虽然有一切理由认为,西庇阿应当乘汉尼拔还未率领迦太基主力部队由意大利回军驰援之前,一举拿下迦太基城,然而他没有采用这一着,反而深入突尼斯腹地,同马西尼萨的主力会合。几乎是在汉尼拔到达扎马地区的同时,西庇阿也同马西尼萨会师了,从而“保证了他拥有和汉尼拔的强大的主力交锋时不可缺少的骑兵”[2]。努米底亚骑兵的数量等于迦太基和罗马骑兵的总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所以会有那样的结局,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以罗马人和柏柏尔人为一方,迦太基军为另一方的这场战争,是在努米底亚国土上进行的,而努米底亚人由于深受迦太基人的奴役,对他们恨之入

①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莫斯科1897年版,第4卷,第319页。

② 利德尔·哈特:《迂回战略》,切尔维亚科夫、科兹洛夫和柳比莫夫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年版,第67页。(Б. Х. Лиддел Гарт. Стратегия непрям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Б. И. Червякова, И. М. Козлова и С. А. Любимова, М., 1957, стр. 67.)

骨，因此汉尼拔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获得援兵和可靠的支持，一旦败北，也没有避难之处”[1]。公元前202年，威名赫赫的马西尼萨的骑兵，在罗马人的支援下，击溃了汉尼拔的军队。迦太基城不战而降。迦太基失败后，努米底亚的优势是如此的明显，以致罗马人在公元前201年的条约[2]中，确认马西尼萨有权向迦太基索回努米底亚的土地。马西尼萨获得了原属西法克斯的塞尔塔城和沿海的一系列城镇。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努米底亚王国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成熟了。努米底亚同西地中海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努米底亚的实力增强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迦太基的三个政派[3] 中有一派主张迦太基归附努米底亚。

马西尼萨非但没有同迦太基进行交易，而且

---

① 利德尔·哈特:《迂回战略》，莫斯科1957年版，第68页。

② 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罗马军在扎马一役中大获全胜，迦太基被迫与罗马签订和约。文中所讲的条约，即指此。——译者

③ 据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所著《罗马史》第8卷称，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出现了三个政派。一是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亲罗马派”，一是主张发展海外贸易的“民主派”，一是代表一部分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利益的“亲马西尼萨派”。——译者

要求光复“五十座城邑”。迦太基向罗马元老院控告努米底亚人，对此，努米底亚人的回答是：“我们仁慈为怀，把用一张牛皮剪成的皮条所能圈住的地方，划给外来人（指迦太基人。——作者）建立城市……此后，他们的一切地方，凡是超出自己住所柏萨[①]疆界之外的，都是巧取豪夺来的。”[②]迦太基人对于柏柏尔人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把拥护马西尼萨的人驱逐出城，并且向努米底亚宣战。公元前150年，爆发了马西尼萨的军队同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罗马统帅西庇阿·埃米利安[③]对努米底亚人的军事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④]。迦太基人战败后，不得不向马

① “柏萨”这一称呼的由来，古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罗马史》第8卷第1节中有所说明，大意如下：腓尼基殖民者侵入阿非利加迦太基所在的地方，被当地居民击败，便请求以一张牛皮所能圈住的一块土地作为栖身之所。阿非利加人见腓尼基人只要求这么一小块地方，便慨然允准。不料腓尼基人把一张牛皮剪成一根极细的长条，圈住了一大块土地，建造了迦太基卫城，取名“柏萨”，意即一张牛皮。——译者

② 提图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莫斯科1897年版，第5卷，第252页。

③ 西庇阿·埃米利安系公元前204年入侵非洲的罗马统帅西庇阿长子的养子，史称小西庇阿。——译者

④ 阿庇安：《罗马史》，康德拉齐耶夫译，载《古代史通报》1950年第3期，第291页。

西尼萨赔款五千他兰同[①]，在十五年内付清。迦太基承认突尼斯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努米底亚王国。

罗马人得悉努米底亚和迦太基的新的冲突之后很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别的，而是迦太基人违反了公元前201年签订的和约，按和约规定，迦太基未得罗马允许，不得在非洲作战。这就成了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年）的借口之一。关于这场战争，恩格斯指出："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最强的一方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最弱的另一方的征服"[②]。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经罗马人十六天猛攻之后，终于陷落，并被彻底毁灭，西庇阿诅咒了这个城市的遗址，并且严禁任何人再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罗马为什么要下此毒手？答案也许只有一个。罗马惧怕努米底亚王国，唯恐一旦这个王国统一了整个突尼斯，其实力将更其雄厚。今人格塞

---

① 他兰同系古代巴比伦、希腊等国最大的重量单位及币制单位。——译者

② 恩格斯：《英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32页。——译者

尔[1] 和卡尔施泰特[2] 都是持这种观点的。柏柏尔人反对迦太基殖民统治的斗争，动摇了强盛的迦太基，迫使其统治“始终未能逾越沿海地区一步”[3]。卡尔施泰特写道:“在迦太基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一刻平安过……既没有正规的司法机关，也没有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匪帮可以直捣海边，政府竟束手无策。”[4]

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心目中，同奴役者作斗争的人民永远是匪帮。但是卡尔施泰特尽管具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仍然承认迦太基人无法征服柏柏尔人，无法强迫他们接受迦太基的文化。

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结局表明:“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5]。这是一场争夺对地中海区域各族人民的统治权的战

---

① 格塞尔:《北非古代史》，巴黎 1918 年版，第 3 卷，第 329 页。(St. Gsell. 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P., 1918, t. III, p. 329.)

② 卡尔施泰特:《迦太基史》，1913 年版，第 615—617 页。(U. Karstedt. Geschichte der Karthager, 1913, S. 615—617.)

③ 贝尔纳:《北非和西非》，莫斯科 1949 年版，第 79 页。

④ 卡尔施泰特:《迦太基史》，1913 年版，第 112 页。

⑤ 列宁:《论修改党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6 卷，第 142 页。——译者

争。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迦太基人占有的地区，变成了罗马的行省。在突尼斯出现了新的殖民者——罗马人。柏柏尔人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柏柏尔人反对罗马殖民统治的斗争

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人惨败后，罗马将原属迦太基的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土地据为己有，称作阿非利加行省[①]。这片土地就此被罗马人变为巩固其在北非统治的战略基地。因此努米底亚王国管辖的不是整个突尼斯，东北部就不在其版图之内。

阿非利加的罗马化，分三步进行：先是从罗马移民，再是罗马人和本地人通婚，最后本地居民都变成罗马人，或者照法国人的讲法，都归化了。

罗马起初委派行政长官去阿非利加行省担任执政者或地方长官，后来改派在罗马执政期满退职的执政官去担任这个职务（总督）。地方长官的

① 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巴黎 1931 年版。（André Jul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P., 1931.）

任期通常为一年，在此期间，不但独掌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而且在实际上，无须就自己的工作对罗马政权负任何责任。居民对于地方长官的苛政，只有等他卸任之后才能提出控诉。因此，阿非利加的地方长官的活动，是不受任何监督的。

阿非利加行省的柏柏尔人，要交纳很重的捐税，要负担行省各级地方官吏和驻屯阿非利加的罗马军队的给养。尤其是罗马包税人的横征暴敛和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更使这个行省陷于贫困之中。包税人包征各行省的赋税，他们先向罗马国库缴纳一笔款子，然后向地方居民征税，所征远远超过包征数额。土地经租人、商人和高利贷者，向突尼斯北部蜂拥而来，势必激起当地居民的愤怒。在罗马统治下的、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阿非利加行省的柏柏尔人，得到了努米底亚王国的柏柏尔人的援助。

国王马西尼萨死后(公元前148年)，由他的三个儿子分掌国家大权。密西普萨担任政府首脑，古卢萨统率军队，马斯塔纳巴耳[①] 执掌司法大权。

① 原书作马斯汤巴耳(Мастанбал)，其他历史书均作马斯塔纳巴耳(Мастанабал)。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古卢萨和马斯塔纳巴耳死后，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到密西普萨手里。密西普萨（公元前148年至前118年）在内政方面，继续推行他父亲的政策。这个时期，罗马忙于在西班牙、希腊和东方作战。密西普萨便利用地中海区域出现的良好条件，致力于建设和巩固城市。在他生前，出现了象瓦加（贝贾）和布拉-勒吉亚（位于苏克-艾尔巴附近）等大城市。在密西普萨统治年代，京城塞尔塔成为古代世界巨大的文化中心之一。据斯特拉波[①]说，由于密西普萨的努力，塞尔塔城内一切必需品应有尽有。该城的人口也大大繁衍，以致“能够征编一万骑兵和两倍于此的步兵”[②]。密西普萨还设置了钦差的官职，用来监督城乡行政当局的活动[③]。

公元前118年，密西普萨去世，由他的侄子朱古达即位，朱古达在努米底亚人中间声望很高。他是个无畏的战士、不倦的猎手、机智而刚毅的行政

---

① 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年—公元20年），系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共四十三卷（已散佚）和《地理学》共十七卷（除第七卷外，保存完好）。——译者

② 斯特拉波：十七卷本《地理学》，米慎克译自希腊文，莫斯科1879年版，第848页。（Страбон. География в 17-ти книгах, перевод с греческого Ф. Г. Мищенка, М., 1879, стр. 848.）

③ 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巴黎1931年版，第124页。

首脑，与此同时，他又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不愿意俯首听命于罗马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他认为“罗马人是不公正的、诛求无厌的，是众人的公敌”。罗马人所以发动一系列战争，是出于“对霸权的贪欲”。“谁要是一旦被罗马人认为势力强大，那他就成了罗马人的眼中钉。”[1] 朱古达对罗马人是了如指掌的。他认识不少罗马有权势的人物，他本人曾在西庇阿·埃米利安指挥下，转战于西班牙。西庇阿认为朱古达“骁勇善战，足智多谋”[2]。

罗马人千方百计地唆使密西普萨的两个儿子阿德赫尔巴尔[3] 和希耶姆普萨尔反对朱古达。阿德赫尔巴尔和希耶姆普萨尔既非大勇，又非大智。他们要求撤销密西普萨关于指定朱古达为王位继承人的遗诏。在激烈的内讧中，柏柏尔人杀死了希耶姆普萨尔。阿德赫尔巴尔则公开投靠罗马人，并且仰仗罗马人的帮助，获得了努米底亚王国的东

① 克里斯普·撒路斯提：《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霍夫曼译，敖德萨 1876 年版，第 229 页。（Г. Крисп Саллюстий. Заговор Катилины и Югуртинская война, перевод М. Д. Гофмана, Одесса, 1876, стр. 229.）

② 同上，第 109 页。

③ 原书作阿德格雷巴尔（Адгребал），其他历史书均作阿德赫尔巴尔（Адгербал）。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半部。

朱古达切望统一努米底亚王国。他的军队于公元前 113 年开进东努米底亚，围攻龟缩在塞尔塔城内的阿德赫尔巴尔的军队。围城持续了将近五个月。被围者的情况十分危急。阿德赫尔巴尔从陷入重围的塞尔塔城内写信给罗马人乞援："请你们关心关心努米底亚王国吧，它是你们的。"[①]但是在罗马元老院的援兵到达之前，塞尔塔城已不支而降。

当阿德赫尔巴尔败北和塞尔塔城投降的消息传到罗马时，元老院便向朱古达宣战（公元前 111 年）。公元前 110 年，以奥路斯·波斯图米为首的罗马军队侵入努米底亚领土，并且包围了"国宝所在地"[②]苏图尔城。公元前 110 年至前 109 年冬天，在苏图尔城下进行了决战，结果罗马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奥路斯·波斯图米陷入了朱古达重兵的包围，屈膝投降，并且"遵照国王的旨意"[③]缔结了和约。罗马人按照和约规定，在十天

① 克里斯普·撒路斯提：《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敖德萨 1876 年版，第 141 页。

② 同上，第 163 页。

③ 同上，第 165 页。

内退出了努米底亚王国。

努米底亚人在朱古达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威胁到罗马人在北非的统治。罗马元老院废除了同朱古达缔结的和约，任命元老院寡头政治的卫护者昆图斯·梅泰鲁斯为司令官，并将其派往非洲。梅泰鲁斯起用盖约·马略为其副将。公元前109年8月，梅泰鲁斯率领罗马军队侵入努米底亚，在木图尔河附近同朱古达的主力遭遇。撒路斯提[1]写道："两位势均力敌的最伟大的统帅相遇了。"[2] 临战前，朱古达号召努米底亚人捍卫"王国，击退爱财如命的罗马人"。尽管努米底亚人英勇作战，战争还是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3]。正如撒路斯提指出的："努米底亚人失败的代价，若和罗马人胜利的代价相

① 克里斯普·撒路斯提（公元前86—前35），系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流传至今。但所著《罗马史》仅存片断。——译者

② 克里斯普·撒路斯提：《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敖德萨1876年版，第185页。

③ 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按：皮洛士系古希腊伊皮罗斯国王，曾于公元前280年与罗马军队交战，两次获捷，几乎迫近罗马城下。但是皮洛士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惨重。他在第二次获胜时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我只能一个人回到伊皮罗斯去了！"——译者

比，也就不那么惨重了。”[①] 木图尔河之战向罗马人表明，他们要彻底战胜努米底亚人，仅仅靠“打仗和军队”是不可能奏效的，只有消灭居民，把努米底亚最富饶的地区洗劫一空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公元前 109 年下半年，梅泰鲁斯围攻“武器充足和人烟稠密的”[②] 扎马城。全城居民都起来守卫这座城池。公元前 109 年 10 月，罗马人由于伤亡巨大而不得不撤围。公元前 202 年，扎马城曾经是迦太基溃败和罗马胜利的象征，可是现在却成为罗马无力挫败柏柏尔人的解放斗争的象征了。公元前 109 年至前 108 年，在瓦加城爆发了起义。全城男女老少都揭竿而起，消灭了罗马的驻防军。

梅泰鲁斯残酷地镇压了瓦加城居民的起义之后，又大举围攻朱古达家族居住的繁华的塔拉城。塔拉城面对罗马人的优势兵力，英勇地坚守了四十天之久。当城市即将陷落的时候，居民把所有

① 克里斯普·撒路斯提：《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敖德萨 1876 年版，第 189 页。

② 同上，第 195 页。

贵重物品运进宫内，连同王宫付之一炬。守卫城市的人，凡是不愿为罗马人俘虏的，都纵身火窟自焚。

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具有全民的性质。早在朱古达战争的最初几年，已经表明罗马军队无力战胜为自身自由而战斗的柏柏尔人。奴隶占有制的罗马的统治集团得出结论：要胜利结束战争，必须对军队进行根本改革。这个任务落到了公元前107年当选为执政官的盖约·马略的身上。过去，罗马只征召拥有地产的公民来补充军团。马略一反旧制，规定凡是适合服兵役条件的，只要本人愿意都可以应募入伍。入伍后，士兵必须服役十六年，服役期间，由国家负责给养并发给薪饷；老兵退伍后，还可分得一份耕地。此外，马略还答应把战利品分给士兵。通过改革，罗马的军团由应召的民军变为职业化的雇佣军，成为镇压柏柏尔人和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的主要工具。

公元前107年，马略率领新军在非洲登陆。这一次，罗马人也遭到了柏柏尔人的英勇抵抗。马略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努米底亚变为“焦土地带”。马略的士兵们把富庶的加夫萨城洗劫一空，

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居民惨遭杀戮，幸存的被卖为奴隶。

但是，无论毁灭城市和乡村，还是其他惨绝人寰的兽行，都无法扑灭柏柏尔人的反抗。马略决定杀害朱古达，从而使柏柏尔人的解放斗争失去领导。马略的部将苏拉，贿买了朱古达的盟友——摩尔塔尼亚的国王波库斯。波库斯邀请朱古达会晤，后者未带武器就去赴约。朱古达到达约定地点时，便被戴上镣铐，押往罗马兵营（公元前105年初）。当罗马得悉同柏柏尔人的战争已告结束，朱古达已成为罗马人的阶下囚时，马略便缺席当选为公元前104年罗马的执政官。公元前104年元旦，马略举行了凯旋式，而就在同一天，努米底亚的爱国者朱古达，作为罗马民族的敌人，被绞死在狱中。

此后努米底亚被分裂为两部分：罗马人把西半部赐给了叛徒波库斯，把东半部给了朱古达的异母兄弟、低能的伽乌达。公元前88年，朱古达的孙子希耶姆普萨尔继承努米底亚王位。他利用罗马“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努米底亚王国的国家独立。

希耶姆普萨尔认为，只要罗马的“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下去，而且掌权的是共和派，那么努米底亚王国就能维持自己的独立；反之，如果在罗马建立了君主政体，努米底亚就会丧失其独立。因此，希耶姆普萨尔忽而支持这一方，忽而又支持另一方。当苏拉派在罗马获胜之后，他就把几名显要的罗马人幽禁在自己宫中。这些人是马略的党羽，在公元前88年逃到非洲来的。马略派的领袖认为他这样做无异于囚禁俘虏，因此掌权后，便废黜了希耶姆普萨尔。但是在公元前82年，庞培战胜马略派后，希耶姆普萨尔又复位了。嗣后，希耶姆普萨尔的儿子尤巴也支持反对君主政体的势力。罗马互相敌对的两派，相继向努米底亚国王寻求支持，而尤巴一世则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凯撒同庞培交战期间，尤巴一世反对凯撒。当凯撒在非洲登陆时，尤巴一世要求庞培把指挥努米底亚和罗马的所有部队的军权交给他执掌。同时，尤巴提出，只有在罗马人同意割让阿非利加行省的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他才答应支援庞培。虽然罗马军队的指挥权仍在罗马人手中，但尤巴对待庞培的态度始终不

失为一个独立的君王[①]。

公元前46年，以尤巴为首的努米底亚人同庞培的拥护者西庇阿指挥下的罗马军队，在塔普斯城下会师了。正是在这个地方，凯撒的军队大获全胜。尤巴一世自刎而死。尤巴一世的失败，标志了努米底亚王国的灭亡。这个国家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被称为新阿非利加。

公元前44年，迦太基重又成为巨大的贸易中心。努米底亚王国的灭亡和行省政权的建立，给予北非人以"强烈的印象"。柏柏尔人"忠于他们的王室；还在罗马统治时期，就在非洲为马西尼萨家族中的历代国王建造了祭坛"[②]。柏柏尔人把马西尼萨和他的继承者们，"世世代代作为神祇来祭祀"[③]。

塔普斯战役之后，经过了几十年，到了公元17

---

① 《尤利乌斯·凯撒战记》，波克罗夫斯基院士翻译并注释，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434页。(Записки Юлия Цезаря,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академика М. М.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М.—Л., 1948, стр. 434.)

② 蒙森：《罗马史》，莫斯科1949年版，第5卷，第557页。(Т. Моммзен. История Рима, т. V, М., 1949, стр. 557.)

③ 同上，第551页。

年，爆发了柏柏尔人的大规模起义，领导人叫塔克法里纳特。另一位努米底亚的爱国者马齐帕指挥起义的军队。罗马人扑灭起义的企图没有得逞。相反，起义者却在公元 20 年击溃了罗马军的一个大队。

这次斗争具有鲜明的解放运动的性质，而且席卷了北非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公元 22 年，塔克法里纳特派出使者去见提比略①，要罗马人归还侵占的土地。塔西佗② 在提及此事时，出于罗马占领者的本性，愤愤地指出，连斯巴达克也未向罗马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然而从塔西佗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柏柏尔人认为罗马人是侵略者，北非是自己的祖国，并且下定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

到公元 23 年末，在罗马已经先后树立起三座戴有桂冠的雕像，标志罗马统帅们对塔克法里纳

① 提比略（公元前 42—公元 37），系公元 14 年至 37 年的罗马皇帝。——译者

② 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约公元 55 — 120 ），系古罗马历史学家，历任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保民官、执政官、行省总督等职。主要著作有：《编年史》，记公元 14 年至 66 年的事；《历史》，记公元 69 年至 96 年的事。——译者

特的胜利[1]。但是柏柏尔人的斗争并未中止，而且规模之大，迫使罗马人不得不把他们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增加了一倍。

公元24年，塔克法里纳特阵亡，运动趋向低潮，然而柏柏尔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息。罗马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征服热爱自由的柏柏尔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罗马历史的基础，是土地所有制的历史[2]。这个分析也完全适用于突尼斯。罗马人侵占了最肥沃的地区，把柏柏尔农民排挤到最贫瘠的地区，甚至撒哈拉沙漠地区，柏柏尔人在撒哈拉只得重过游牧生活。原先属于当地居民的土地，被统帅们和罗马的贵族们掠夺和瓜分，成了他们的领地。

在罗马加紧压迫北非的情况下，基督教得到

---

① 为了表彰对塔克法里纳特的胜利，在罗马建立了卡米路、阿普罗尼和布累兹的雕像。参阅：《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文集·编年史》，莫迭斯托夫译，圣彼得堡1887年版，第2卷，第108、149、184—185、207页。(Корнелий Тацит. Сочинения. Летопись, перевод В. И. Модестова, т. II, Спб., 1887, стр. 108, 149, 184—185, 207.)

② 马克思的原话是："例如人们只要略为认识一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他们就会知道，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形成该国的秘史。"详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59页注33。——译者

很快的传播。基督教是作为“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1]运动而产生的。柏柏尔人热情洋溢地欢迎“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2]宗教。它宣布，一个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天国即将降临。

基督教在叙利亚产生后，迅速传播到整个非洲。第二世纪末，这里已经有基督徒社团。三世纪时，迦太基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迦太基主教基普里安野心勃勃，想统辖所有的基督教会，而同罗马主教争夺领导权。

初具规模的教会，在非洲物色到了最勤勉的传教士[3]。四世纪初，天主教教会在罗马国家政权的正式支持下，脱颖而出。在此之前，教会变成大土地占有者和大剥削者的过程已经发生。在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内，基督教是最广大的居民阶层

---

①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25页。——译者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669页。——译者

③ 最早的基督教神学家之一、被尊为“有福者”的奥古斯丁*，生于北非，其母为柏柏尔人。

* 奥古斯丁的生卒年代是354—430年。他一贯利用反动的新柏拉图主义来宣传宗教神秘主义，著有《天主之城》、《忏悔录》等。——译者

的共同信仰。恩格斯曾针对中世纪社会讲过这么一段话:“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①]。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神学异端在非洲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自公元311年起,非洲教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教派:天主教和多那图斯教(该教是以多那图斯主教的名字命名的),这是同非洲僧侣界内部狭隘的教会利益的争斗有关。除了在努米底亚和摩尔塔尼亚的一部分地区出现的多那图斯教运动而外,阿哥尼斯特运动[②] 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说明在努米底亚的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并未能建立自己的统治。柏柏尔居民始终渴望从异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一般都认为阿哥尼斯特运动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同多那图斯教有联系,甚至直接渊源于该教。事实并非如此。多那图斯教义是非洲社会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01页。——译者

② 阿哥尼斯特原为希腊语,是“战士”、“斗士”的意思。四世纪和五世纪二十年代,北非的隶农和奴隶反对奴隶主、大土地占有者、罗马的官吏和官方的基督教会的革命运动,称阿哥尼斯特运动。——译者

不同阶层反对罗马统治的一种表现，而阿哥尼斯特运动则是民族解放运动，反映了被压迫群众的愿望，表现了对社会压迫的反抗。多那图斯教派的特点是其成份的极端复杂，而阿哥尼斯特派社会成份的特点则是阶级的单一性。凡是主张收复被罗马人侵占的土地，力求摆脱殖民压迫和奴役的被剥削的柏柏尔人民群众，都率先加入阿哥尼斯特运动。阿哥尼斯特派对于罗马殖民者是毫不留情的。他们焚毁罗马人的庄园，处死庄园主。奥古斯丁认为阿哥尼斯特运动的性质，是农民和奴隶反对罗马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运动。阿哥尼斯特派对待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变节者和叛教者”，也同样严厉。烧毁教堂，砸烂祭坛。他们对待罗马官吏也同样严酷无情。阿哥尼斯特派的领袖是柏柏尔人阿斯吉多[①] 和法西尔，关于他们两人的生平无从查考。

多那图斯教和阿哥尼斯特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四世纪初叶，到了这个世纪中叶，运动趋向低潮，而到四世纪末叶，阿哥尼斯特运动重又

① 原书作阿克西多（Аксидо），其他历史书均作阿斯吉多（Аскидо）。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壮大起来。当摩尔塔尼亚王子费尔姆领导运动的时候，其规模之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费尔姆的父亲努贝利是摩尔塔尼亚最具威望的人物之一。各个部落都团结在费尔姆周围，甚至有一部分罗马军队也投奔到他一边[①]。正如阿米安·马尔采林[②]所讲的："许多部落……同仇敌忾"，对罗马人"发动了激烈的战争"[③]。柏柏尔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费尔姆的领导下，势如破竹。起义者解放了一系列城市。费尔姆被拥戴为努米底亚人的国王，并且得到了整个北非的承认。

罗马皇帝瓦林斯指派老谋深算的罗马统帅提奥多西去镇压起义。提奥多西在抵达非洲时宣布："敌方田间的庄稼和收藏的粮食，均为我英勇战士的粮仓。"[④]掠夺、纵火、杀戮、贩卖为奴[⑤]——罗马

---

① 阿米安·马尔采林：《历史》，库拉科夫斯基译，基辅1908年版，第3分册，第173页。(Аммиан Марцеллин. История, перевод Ю. Кулаковского, вып. 3, Киев, 1908, стр. 173.)

② 阿米安·马尔采林系四世纪希腊历史学家，用拉丁文写作，著有《历史》一书，记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大事，现仅存后几卷。——译者

③ 阿米安·马尔采林：《历史》，基辅1908年版，第175页。

④ 同上，第170页。

⑤ 同上，第171、177、179页。

的统帅就是凭了这类手段镇压柏柏尔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柏柏尔人则运用"经常转移"、"突然袭击"和"暗中埋伏"的战术，重创了罗马人的军队[1]。

公元373年，柏柏尔人和罗马人进行了会战。柏柏尔人"将两万兵力投入最前线，后面还埋伏着辅助部队"[2]。两军"从日出"一直厮杀"到日落"，在交战中，费尔姆在阵前向罗马士兵喊话，揭穿提奥多西阴险的政策。费尔姆的喊话收到了实效：许多罗马士兵离开了战场。提奥多西被迫退却。事后，"他严惩了因为恐惧或者听信费尔姆的话而擅自停止战斗的"所有士兵，"有些人被砍掉右手，有些人被活活烧死"[3]。提奥多西看到用火烧和劫掠的办法不可能击败人民的抵抗，便贿买了柏柏尔人一个部落的酋长依赫马辛，后者把费尔姆关入黑牢。费尔姆不愿活着落入敌手，便自尽了。

费尔姆领导下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柏柏尔人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息。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柏柏尔人可歌可泣地抗击了殖民者，

---

① 阿米安·马尔采林：《历史》，基辅1908年版，第169页。
② 同上，第180页。
③ 同上，第181页。

对于奴隶占有制的罗马的崩溃，起了不小的作用。

柏柏尔人反对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民族解放斗争

公元429年，约八万汪达尔人，在国王该撒里克率领下，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侵入北非，经十年之久，才占领了这个地区。罗马在北非的统治所以相当迅速地倾覆，主要原因在于：到了四世纪末叶，罗马人在非洲的政权，由于柏柏尔人解放运动的冲击，已经摇摇欲坠。

北非人利用罗马帝国的崩溃，加强了解放斗争。努米底亚的爱国者严厉地惩治了罗马的地主，毁掉了他们的宅第和农具[①]。罗马在北非的统治倾覆之后，在北非"重又出现了一些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相当强盛、相当稳固，以致其领导人得以自立为王"[②]。

汪达尔人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他们的统治

---

① 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巴黎1931年版，第285页。

② 克里斯蒂昂·库图瓦：《汪达尔人和非洲》，巴黎1955年版，第333页。(Christian Courtois. Les Vandales et l'Afrique, P., 1955, p. 333.)

后，便没收了罗马豪绅巨富的田产，分配给汪达尔人自己。这就使得柏柏尔人和汪达尔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公元523年，爆发了柏柏尔人和汪达尔人之间的大战，结果汪达尔人一败涂地。自此之后，柏柏尔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又日益高涨了。

拜占庭人狡猾地利用柏柏尔人同汪达尔人的矛盾，向柏柏尔人作出慷慨的许诺，终于使得柏柏尔人在贝利萨留[①] 的军队入侵非洲时（公元533年）持观望的态度。拜占庭人战胜汪达尔人后，把曾经许下的诺言弃置脑后，竟步罗马人的后尘，千方百计想征服柏柏尔人。拜占庭政府企图在北非恢复奴隶占有制，于公元534年迫不及待地宣布，一切非法持有的土地必须全部交回原主。在被拜占庭帝国侵占的地区，开始征收重税，此外，当地的劳动居民还必须负担众多的军政官吏的全部给养和薪俸。

柏柏尔人很快就看清了拜占庭征服者的政策的真正性质。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参加者近五万人。公元534年，在拜占庭军队大

---

① 贝利萨留（约505—565），系拜占庭帝国大将，是镇压人民起义、指挥殖民战争的刽子手。——译者

败汪达尔人后不久，突尼斯境内就爆发了起义。拜占庭军队在起义者神出鬼没的袭击下，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柏柏尔人在库提兹纳[①]、艾斯迪拉萨、优尔富塔和美迪西尼萨的领导下，解放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大部分土地。

起义是对拜占庭人的公开抗议，抗议他们霸占田地、重新实行罗马的赋税制度以及他们的军队和官吏的种种暴行。拜占庭派大将所罗门率领军队去镇压起义者。所罗门企图劝说柏柏尔人言和，但遭到断然拒绝。在突尼斯中部的玛马地区的战役中，拜占庭人获得了胜利，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将近一万柏柏尔人惨遭杀戮，全部妇孺都沦为奴隶。

所罗门为了镇压起义者的反抗，数次进军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腹地。起义者退却了，向居住在努米底亚南部山区阿夫洛齐亚的摩尔人诸部落的首领优达求援。优达率领各摩尔人部落，拿起武器反对拜占庭侵略者。所罗门利用柏柏尔人阵营中的矛盾，转入反攻，结果非但未能取胜，反而

---

① 库提兹纳在安德烈·朱利安所著《北非史》俄译本中，作库特济纳（Кутзина）。——译者

不得不退出努米底亚，撤至迦太基。此后的斗争互有胜负。但是由于运动的无组织性和自发性，以及某些部落酋长之间的不和，使得所罗门终于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并把起义者赶出突尼斯中部。

公元 536 年初，在突尼斯爆发了由斯托扎领导的震撼拜占庭政府的新的起义。拜占庭军队本身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争夺土地的斗争是军队起义的根本原因。在军队内部，对于把田地移交给拜占庭政府、教会和奴隶主，普遍感到不满。起义的核心是普通的士兵。土地问题也使柏柏尔人群情激愤。劳动大众，首先是农村的奴隶和佃农纷纷参加起义，使得这场起义声势更加浩大。起义者的目标是消灭奴隶主，推翻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拜占庭政府。

为了镇压起义，拜占庭政府慌忙从西西里调来了援兵。就在公元 536 年这一年，在迦太基近郊，进行了会战，斯托扎的起义军在会战后退到南方去了。拜占庭军队中的士兵和当地居民纷纷投奔斯托扎。这时，拜占庭皇帝的侄子海尔曼，被派到非洲来镇压起义。公元 537 年，在斯卡拉斯-维捷列斯镇附近，海尔曼的军队和起义军进行了决

战。起义军在这次决战中失败了。海尔曼被召回拜占庭，所罗门重又被任命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在突尼斯，起义虽然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但并没有被扑灭。未隔多久，拜占庭军队和以优达为首的柏柏尔人之间重又开战。公元 543 年，解放运动以崭新的力量开展起来。起义军开进了毕撒曾地区。公元 544 年，在特韦斯塔[①] 城郊齐利乌姆镇的会战中，柏柏尔人的联军击溃了拜占庭的军队，连统帅所罗门也被击毙在战场上。

这一胜利为斯托扎的军队的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时斯托扎实际上已成为整个北非的主宰。斯托扎的军队攻克了哈德鲁梅特城，活捉了毕撒曾地区所有拜占庭军队的指挥官。起义的声势到了锐不可当的地步，以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不得不派他的心腹阿雷奥宾德去非洲。大约在公元 545 年，斯托扎领导的起义军同约翰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展开了激战。斯托扎在这次战斗中阵亡。斯托扎牺牲后，起义军不屈不挠地继续斗争。一批又一批柏柏尔人的民军充实起义军的行列，

① 原书作特贝斯塔（Тебеста），其他历史书均作特韦斯塔（Тевеста）。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使起义军得以进攻迦太基城。

公元546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失去了领导，开始走向低潮。但是斗争一直延续到548年，而且还获得了一些胜利。直到阿拉伯人进入北非之前，热爱自由的柏柏尔人对拜占庭军队的进攻，始终没有间断过[①]。

“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北非的革命事件，乃是军队的起义同广泛的人民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之一。这一系列革命事件标志着奴隶占有制帝国内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奴隶占有制陷入最深刻的危机的这个阶段内，兵士作为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一种力量，一变而为积极支持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②] 柏柏尔人在拜占庭军队的兵士支持下所进行的解放斗争，削弱了奴隶主反动派对西方的攻势，“从而使

---

① 迪耳：《拜占庭的非洲。拜占庭统治非洲的历史（533—709年）》，1896年版，第299页。〔Ch. Diehl. L'Afrique Byzantine.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Byzantine en Afrique (533—709), 1896, p. 299.〕

② 乌多利措娃：《查士丁尼执政期间北非民族运动》，载《拜占庭年鉴》1952年版第5卷，第48页。(З. В. Удольцова. Народные движения в Северной Африке при Юстиниане. «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1952, т. V, стр. 48.)

奴隶占有制奄奄一息，归根结蒂，促进了这一制度的彻底崩溃，加速了向新的、比较进步的封建社会结构的过渡”①。柏柏尔人的解放运动震撼了罗马人的统治，却为阿拉伯人渗入北非开了方便之门。

*　　　*　　　*

上文叙述了古代柏柏尔人反对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和拜占庭人的解放运动，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能否把古代和中世纪被压迫人民的战争的性质，说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回答只能是肯定的。既然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殖民主义的表现，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②。

解放战争，不论年代远近，都有益于今，因为“革命虽败犹胜”③。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① 乌多利措娃：《查士丁尼执政期间北非民族运动》，载《拜占庭年鉴》1952年版第5卷，第48页。

② 列宁：《论修改党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42页。——译者

③ 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02页。——译者

的解放力量，动摇了殖民制度。

古代柏柏尔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乃是一种促进的因素，推动着现代北非各族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拉比·布哈利讲过："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意识的泉源之一，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充满了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外国掠夺者、争取自由和土地的范例，同样也充满了象马西尼萨这样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柏柏尔国王们卓有成效的活动的范例。朱古达、塔克法里纳特、费尔姆的名字使我们回想起我们的祖先反对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总之反对一切外国侵略者的光荣的战争，他们的名字，即使在我们时代，也激发着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自豪感，促进我们年轻的民族解放军进行斗争。"①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北非人的民族意识的真实渊源时，往往加以歪曲。他们的借口是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在古代还没有形成为

① 拉比·布哈利：《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人》，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2期，第63页。（Ларби Бухали. Алжир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алжирцам.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1958, № 2, стр. 63.）

民族。这是事实，然而却根本不能作为理由。法国人民把贞德[1]视为民族女英雄是完全合理的，虽然法兰西民族的最后形成，是在这位洛林姑娘自我牺牲之后很久。突尼斯人和阿尔及利亚人完全有权怀着敬意追念自己土地上的爱国志士。柏柏尔人可以感到自豪的是，不管历史怎样盛衰荣枯，他们却保住了“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己的文化。正如哈比卜·布尔吉巴所说的：“突尼斯人民是具有悠久文明的人民，当突尼斯人民已经享有盛誉的时候，法兰西还只是个地理上的概念。”[2] 蒙森也讲过：“随同迦太基—罗马文明的消亡，这两个异国的语言也消亡了，然而古老的土著的语言却保存了下来……”[3] 蒙森公正地指出，柏柏尔人的古代语言，较之凯尔特人[4]和伊比利亚

① 贞德系百年战争末期法国抗击英国侵略的女战士，农民出身，1412 年生于洛林的杜列米村。1430 年春，被封建主出卖，在康边要塞附近为英人所俘，教会法庭诬其为妖异，判处火刑，贞德遂于 1431 年 5 月 30 日壮烈牺牲。——译者

② 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和法国》，巴黎 1954 年版，第 393 页。(Habib Bourguiba. La Tunisie et la France, P., 1954, p. 393.)

③ 蒙森：《罗马史》，莫斯科1949年版，第 5 卷，第567—569页。

④ 凯尔特人一译“克尔特人”，系法国北部、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北部、不列颠群岛和意大利北部等地的古代居民。——译者

人[1]的语言更善于保存它自己。

据布斯凯说，罗马的基督教文明，对于柏柏尔人的影响，大体上有八百多年之久，可是几乎没有任何结果[2]。柏柏尔人始终没有屈服于敌国的统治，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征服者的斗争。

阿拉伯文明在突尼斯

公元647年，阿拉伯人开始渗入突尼斯，然后渗入其他北非国家，经五次远征，征服了整个北非。公元644年，阿拉伯人兴建了凯鲁万城，成为阿拉伯非洲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至于迦太基，则又一次被焚毁殆尽，昔日繁荣昌盛的都市只剩下一堆瓦砾。

拜占庭在非洲的统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伊斯兰教替代了基督教，教堂的钟声换成昼夜五次召唤祈祷的呼声。拜占庭把奥古斯丁的祖国据为

---

① 伊比利亚人系西班牙东部及法国南部等地的古代居民。——译者

② 布斯凯：《柏柏尔人》，巴黎1957年版，第35页。(G. Bousquet. Les Berbères, P., 1957, p. 35.)

已有的企图成了泡影。突尼斯并入了哈里发国家[①]倭马亚王朝的版图。公元 750 年后则归附于阿拔斯王朝[②]。

在突尼斯，阿拉伯人并没有被视为征服者，而是被奉为救星。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企图证明，阿拉伯人征服突尼斯不同于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他们同柏柏尔人发生了全面的冲突，"造成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的对立，而且愈演愈烈"[③]。事实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关系由于结成同盟而发展了。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融合的过程，开始于很久之前，有人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把柏柏尔人(这个国家的古老的居民)和阿拉伯人(胜利者的后裔)区别开来"，这种想法是大谬不然的。"人类学的材料表明，所谓阿拉伯部落的人具有

① 哈里发系阿拉伯语，是加于所谓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的称号，掌握宗教和军政大权。以哈里发为首脑的国家称为哈里发国家。——译者

② 倭马亚王朝系公元 661 年至 750 年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朝代名。阿拔斯王朝系公元 750 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后建立的朝代名，该王朝至 1055 年灭亡。——译者

③ 杜齐：《西班牙穆斯林的历史》，莱顿 1861 年版，第 1 卷，第 229 页。(R. Dozy. 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 Leyde, 1861, t. I, p. 229.)

的身体上的特征，被称为柏柏尔部落的人也同样具有。”[1]

阿拉伯人在征服某个国家之前，通常是向这个国家的居民建议结盟，其形式是在平等的条件下皈依伊斯兰教：“……为你即为我，害你即害我。”[2] 阿拉伯人不同于迦太基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并不侵吞柏柏尔人的土地。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仍然拥有土地，就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结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还在第一批阿拉伯人进入伊非里基亚（即突尼斯）的时候，这一联盟就具有雏形了。哈里发奥斯曼当政期间，曾同以马格那部落为首的柏柏尔部落集团缔结了盟约。据伊本·赫尔东[3]记载，在同马格那谈判时，“穆斯林给予柏柏尔酋长们以特殊礼遇，这是对于其他任何部落从未有过的”。谈判后，柏柏尔

---

① 贝尔纳：《北非和西非》，莫斯科 1949 年版，第 74 页。

② 巴尔托利德：《穆斯林世界》，彼得格勒 1922 年版，第 30 页。（В. В. Бартольд.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 Пгр., 1922, стр. 30.）

③ 伊本·赫尔东（1332—1406），系著名阿拉伯历史学家。——译者

酋长们"满载礼物,欣然回国"[①]。这决不是偶然的。伊斯兰教宣布信奉一个真主,宣布所有教徒一律平等;每一个伊斯兰教徒,不论其出身如何,一概免缴人头税。这同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相比,无疑是个进步。

在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部落的支持下,凯鲁万城成了伊斯兰教的传教中心。然而阿拉伯人带到突尼斯和其他北非国家去的不仅是伊斯兰教,而且还有他们的政治行政机构、经济组织和语言。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于北非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致今天的北非人无不认为他们的命运是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统一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的[②]。

出现在突尼斯的第一批阿拉伯人,是城市和商业文明的代表。他们的技术胜过了中世纪欧洲的技术,他们是公认的出色的航海家。阿拉伯制

---

① 伊本·赫尔东:《非洲柏柏尔人和穆斯林王朝史》,阿尔及尔 1852 年版,第 1 卷,第 210 页;第 3 卷,第 228 页。(Ibn-Khaldoun. Histoire des berbères et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Alger, 1852, t. I, p. 210; t. III, p. 228.)

② 拉比·布哈利:《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人》,载《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 年第 2 期,第 63 页。

革工人的手艺驰名全球。阿拉伯人竭尽全力地发展灌溉，发展丝织品、棉织品、玻璃和纸张的生产。他们还传入了中国、印度、希腊的科学发明和科学成就。恩格斯指出："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1]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2]。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测定了经纬度；数学家创立了对数和新的代数方程式的演算法，制定了现代的数字和十进位制；医生创立了临床学，在外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发现了新的物质及其生产方法。学者伊本·路西德（阿威罗伊）[3]和伊本·赫尔东扩大了人类对于宇宙和社会发展的认

---

① "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第353页注释第29条。——译者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页。——译者

③ 伊本·路西德（1126—1198），拉丁名为阿威罗伊。出生于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西班牙，系阿拉伯的哲学家和学者。他的思想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如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永恒存在的，不为真主所创造；否认个人灵魂不灭和冥世生活等。——译者

识，巩固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

毫无疑义，阿拉伯人对于北非是起了良好影响的。然而柏柏尔人对于阿拉伯人的渗透还是作出了激烈的反抗，有时甚至发展成流血的冲突。公元683年，以国王考塞伊拉为首的阿乌拉伯各部落猛烈地抗击了乌克巴指挥的阿拉伯军队。阿拉伯人丢失了凯鲁万城，退回东方。公元686年至687年间，阿拉伯人重整旗鼓，出征突尼斯。柏柏尔的权贵们唯恐遭到本地穆斯林的夹攻，决定放弃凯鲁万城，在旷野中迎战阿拉伯人。考塞伊拉不幸阵亡，阿乌拉伯人迫不得已退往摩洛哥。但是，阿拉伯人也第二次丢下凯鲁万城，退兵东去。

公元688年，哈散·伊本·努阿曼率领四万阿拉伯军，再次出征突尼斯。残留在凯鲁万城内的拜占庭人首当其冲，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打击。然而以女王卡希娜为首的扎拉瓦半定居部落，却猛烈地抗击了阿拉伯人。扎拉瓦人冲下奥雷斯山，猛攻阿拉伯人，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哈散逃窜至的黎波里塔尼亚，他部下的八十名阿拉伯贵族，悉为卡希娜所掳。这次胜利的巨大战略意义是：封

住了阿拉伯人进入北非的道路。

但是，柏柏尔人越是了解阿拉伯人，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渴望也越是强烈。这种情绪也波及卡希娜的兵营，从而影响了她的军队的战斗力。公元695年，卡希娜的军队在同哈散交战时被击溃，卡希娜本人也阵亡了。卡希娜临终前，命令她的儿子们归顺阿拉伯人[1]。从此以后，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传播就畅通无阻了。

八世纪初叶，在突尼斯开始了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在伊斯兰教"异端"的旗帜下，爆发了空前的群众运动，即"哈瓦利吉派"运动。公元739年起义的原因，是穆斯林对于古莱西部落（相传先知就是出身于这个部落的）独占从他们族人中推举哈里发的权利一事极为不满。

穆罕默德死后[2]，由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先后继承哈里发一职，不论他们是委任还是推选出来的，都未曾考虑他们与先知家族的血缘关

---

① 伊本·赫尔东：《非洲柏柏尔人和穆斯林王朝史》，阿尔及尔1852年版，第214—215页。

②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和先知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译者

系[1]。当选为第三任哈里发的是奥斯曼[2]，他出身的家族(倭马亚家族)最初曾顽固地阻挠伊斯兰教的创立，自他执政以后，则敲骨吸髓地榨取穆斯林群众。

伊斯兰教分为两大派，一派称逊尼派，一派称十叶派。十叶派否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主张只有先知的后裔，即阿里和法蒂玛[3]的子女，才有权担任这个职务，宣称前三任哈里发是不信神的僭位者和暴君。

阿里的追随者，即十叶派，同逊尼派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斗争结果，十叶派的阿里同意进行仲裁，和平解决争端。但是阿里同意仲裁，就给在伊斯兰教内组织另一教派提供了机会。结果，从阿里的拥护者中分裂出一批人来，组织了另一个

---

① 伊斯兰教创建之初，教徒因与麦加部落贵族和富商发生冲突，被迫出走，领头人即穆罕默德及其岳父商人艾卜·伯克尔及另一商人欧麦尔。穆罕默德死后，艾卜·伯克尔继承哈里发，在位两年(634年)即死，由欧麦尔继承，在位至644年死去。可见这两人与穆罕默德并无血缘关系。——译者

② 奥斯曼于644年当选为哈里发，656年被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所杀。——译者

③ 法蒂玛为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则是法蒂玛的丈夫。——译者

教派，既反对逊尼派，又反对十叶派，后来这个教派即以哈瓦利吉（意为“走出”、“迁出”）这一名称而闻名于世。它指斥另外两个教派破坏教义，并公开声明自己的斗争动机和目的并非为了“神权的胜利”而是为了尘世统治权的利益。在哈瓦利吉派看来，“就充当哈里发而言，一名埃塞俄比亚的奴隶所具备的条件，决不亚于豪门贵族的后裔”①。哈瓦利吉派的这种民主的倾向，把备受压迫的阶级吸引到他们这边来了。

在北非，至今还有哈瓦利吉派的信徒。哈瓦利吉派在当年是人民力量的先锋队，为反对阿拉伯的世袭贵族政体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哈瓦利吉派运动的规模之大，使马格里布② 国家纷纷摆脱了哈里发的统治。公元 800 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派驻突尼斯的总督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在突尼斯建立了阿格拉布王国。他凭

① 霍尔茨盖尔：《伊斯兰教讲义》，圣彼得堡 1912 年版，第 180 页。（И. Гольдцигер. Лекции об исламе, Спб., 1912, стр. 180.）

② 马格里布系阿拉伯语“西方”和“日落”的意思。马格里布国家包括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译者

借强大的海军，并吞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马耳他岛。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被推翻之后，突尼斯以及其他北非国家同阿拉伯人的联系并未因此而中断，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联盟也并未因此而破裂，相反倒是消除了这一联盟中某些暴力的因素。

在北非，突尼斯是阿拉伯人同柏柏尔人完全融合的唯一国家。在今天的突尼斯，只有百分之一的居民讲柏柏尔语。正如特拉特利公正地指出的："在突尼斯不存在任何柏柏尔人问题。"①他还说："阿拉伯人的统治，是北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把阿拉伯的技术基础，而且还把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自觉性赋予了马格里布。"②

自公元 909 年起，突尼斯划入法蒂玛王国的版图。法蒂玛王国的建立是十叶派运动的结果。公元 972 年，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离开伊非里基亚迁居埃及之后，突尼斯的政权便转入伊利王朝手

① 特拉特利：《新突尼斯》，突尼斯市 1957 年版，第 40 页。(Tlatly S.-E. Tunisie nouvelle, Tunis, 1957, p. 40.)

② 同上。

中。这是柏柏尔人的埃米尔[1] 王朝，它承认自己是法蒂玛王国的藩属。

在这一时期，突尼斯的经济蓬勃发展。凯鲁万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都城，而突尼斯城则成为科学之城[2]。

1048年，伊利王朝否认了法蒂玛王国的宗主权，使突尼斯的情况大大恶化。公元十一世纪，法蒂玛王朝的埃及哈里发，慑于其藩属的强大，派出两个游牧部落喜拉尔族和苏拉伊姆族出征北非。这两个游牧部落的大举入侵，严重地妨害了突尼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突尼斯又遭到了西西里岛的诺曼人[3]的蹂躏。1148年，西西里王罗哲尔二世在突尼斯整个北部海岸建立了欧洲

---

① 埃米尔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统帅，是伊斯兰教国家中统治者的称号。自阿拔斯王朝起，哈里发所属各地封建主都称埃米尔。——译者

② 科斯东·洛特：《自古迄今的突尼斯历史》，巴黎1898年版，第142页。(Coston Loth. Histoire de la Tunisi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P., 1898, p. 142.) 也可参阅巴尔托利德：《穆斯林世界》，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22—23页。

③ 诺曼人系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自北欧原居地出发向欧洲大陆各国进行掠夺性远征的日耳曼人。其西支在十一世纪三十年代，由罗哲尔二世领导，于西西里岛建立王国。——译者

诺曼人的海盗政权。

摩洛哥人在伊本·图马尔特及其继承者阿卜德·穆明的领导下，同仇敌忾，大败游牧部落，并将诺曼人逐出突尼斯。自1160年起，突尼斯并入阿尔摩哈德帝国的版图。这是阿拉伯西方（马格里布）所有国家第一次同属一国。从那时候起，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便成为统一的马格里布帝国的组成部分。此后，在阿尔摩哈德帝国解体的过程中，突尼斯的政权转入哈夫斯王朝（1228—1534年①）之手。

马格里布各国之间政治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凯鲁万城对于马格里布各国的经济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此地区，条条道路通向凯鲁万”。“此地出售来自乌拉尔的皮货和用尼格利茨亚的黄金制成的工艺品。”② 除凯鲁万外，突尼斯、加贝斯、斯法克斯等城市也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些城市的市场上运销海外的有：黄

① 查哈夫斯王朝灭亡的年代，不是1534年，而是1574年。——译者

② 阿道夫·贝尔：《世界贸易通史》，莫斯科1876年版，第136页。（Адольф Бэр.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М., 1876, стр. 136.）

金、白银、乐园树、无烟煤、铜、生丝和丝织品、波斯的地毯和北方的皮货……”[1] 在阿尔摩哈德帝国建国初期，便建立了海军，这支海军就其军事素质而言在地中海是首屈一指的。但这支强大的海军的存在，并没有妨碍马格里布同欧洲国家发展贸易。“非洲的这个地区（指马格里布。——作者）是阿拉伯人传统的基地。在三个世纪内，他们一直用军事征服的桂冠和国际交往的花束来装饰它。”[2]

早在中世纪，欧洲同包括马格里布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就已经开展频繁的贸易。北非人乐意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北非的埃米尔们”就曾同查理大帝[3] 缔结过贸易协定[4]，同威尼斯商人建立了巩固的贸易联系。由马格里布输入威尼斯的有谷物、蜂蜡、兽毛和皮革[5]。意大利由于本国兽毛的质量

---

① 阿道夫·贝尔：《世界贸易通史》，莫斯科 1876 年版，第 136 页。

② 同上。

③ 查理大帝（1316—1378），系捷克卢森堡王朝的国王，称查理一世，同时又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

④ 治韦列哥夫：《中世纪的西欧商业》，圣彼得堡 1904 年版，第 29 页。（Дживелегов. Торговля на Западе в средине века, Спб., 1904, стр. 29.）

⑤ 同上，第 151 页。

低劣，因此宁愿从突尼斯进口兽毛。同时必须指出，欧洲商人在马格里布各国享有充分的自由。

马格里布各国经济的繁荣，同它们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可分割的。阿拉伯学术界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他是《非洲柏柏尔人和穆斯林王朝史》(1382年)一书的作者。伊本·赫尔东是第一个力图查明一个国家的盛衰荣枯同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学家。他写道："各国人民在习惯和制度上的差别，取决于每一国人民保障其自身生存的方式。"①

伊本·赫尔东是阿拉伯-柏柏尔文化的真正代表。正如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所说的：伊本·赫尔东是"马格里布各国人民文化统一的象征"②。

自十三世纪起，突尼斯的经济发展遭到欧洲

---

① 转引自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莫斯科1958年版，第23页。(М. Эгрето. Алжирская наци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М., 1958, стр. 23.)

② 阿里·亚塔：《摩洛哥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任务》，载《现代东方》1958年第8期，第10页。(Али Ята.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Марокко.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Восток», 1958, № 8, стр. 10.)

封建主的周期性侵犯的打击。在十一世纪末叶，发生了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十字军远征是封建制度的军事和政治的扩张。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企图占领阿拉伯国家，掠夺他们的财富，建立封建形式的完整的公国。“过去的十字军讨伐除了物质力量以外，还有一种信念，相信几百年以前曾经迫使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① “解放圣陵”和“同异教徒作斗争”的口号，只不过是远征组织者用来掩饰其真实意图的遮羞布而已。

1270年，发动了第八次十字军远征，矛头直指突尼斯。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迫使富强的突尼斯臣服于西西里王国。突尼斯所有的城市立即准备自卫，居民修葺城墙，储备粮食。突尼斯素丹②得悉这次远征迫在眉睫，便派出特使去见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要求缔和。但法国国王却傲慢地拒绝了和议。

1270年7月18日，路易九世的十字军在突

---

①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408页。——译者

② 素丹，君主的意思。一译苏丹。——译者

尼斯登陆，遭到了突尼斯穆斯林的顽强抵抗。军事行动持续三个月又十三天。突尼斯人的英勇抗战，迫使十字军同意谈判。1270 年 11 月 21 日，以突尼斯素丹为一方，以腓力三世[①]和安茹的查理[②]（当时路易九世已死）为另一方，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十字军应立即从它所侵占的突尼斯地区撤退。突尼斯素丹为了尽早摆脱欲壑难填的十字军，同意偿付为数二十一万盎斯黄金的赔款[③]，并向西西里国王交纳数额增加一倍的贡赋[④]。1390 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又组织了对突尼斯的远征，结果也同样以失败告终。

西班牙人继法国殖民主义者之后，于 1280 年也入侵突尼斯，将一个条约强加给了突尼斯人，根据这个条约，突尼斯必须向其纳贡。

突尼斯之所以能在十三和十四世纪顶住了法

---

① 腓力三世是当时的法国国王，又称“大胆腓力”。——译者

② 安茹的查理是当时的西西里国王。——译者

③ 伊本·赫尔东：《非洲柏柏尔人和穆斯林王朝史》，阿尔及尔 1852 年版，第 2 卷，第 369 页。

④ 乌斯宾斯基：《十字军远征史》，圣彼得堡 1901 年版，第 165 页。（Ф. И. Успен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крестовых походов, Спб., 1901, стр. 165.）

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唯一的原因就是哈夫斯王朝国家在经济方面远比法国和西班牙富强。

自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人和北非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十五世纪末叶，西班牙国王把柏柏尔人的肥沃土地，分赐给安达卢西亚贵族和半贫困的骑士[①]。西班牙历史学家阿耳塔米拉承认，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蹂躏柏柏尔人的田地、洗劫柏柏尔人的村镇是司空见惯的"[②]。西班牙人在侵袭突尼斯时，把俘获来的柏柏尔人一概卖到加那利群岛[③]充当奴隶。

在西班牙所发生的迫害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暴行，使马格里布各国人民大为震惊。1492年，在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压力下，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无数人在半途上死于非命。1502年，根据教会的要求，又同样残酷地把摩尔人驱逐出西班牙，随

---

① 当时欧洲盛行长子继承制，封建领地全部传给长子，余子成为无地骑士，即文中所谓的半贫困骑士。这类骑士便依靠服军役、打劫商旅、掠夺殖民地来进行剥削。——译者

② 拉斐尔·阿耳塔米拉-伊-克雷维阿：《西班牙史》，莫斯科1951年版，第1卷，第433页。(Рафаэль Альтамира и Кревеа. История Испании, т. 1, М., 1951, стр. 433.)

③ 加那利群岛位于大西洋，靠近非洲西北部海岸。——译者

后连摩里斯哥人[1] 也被驱逐出境。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基督教仁爱的教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到象在西班牙那样荒诞和粗暴的歪曲,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西班牙那样把这种教义当作进行兽性的残酷迫害的托辞。宗教裁判所因其狂热的教旨和残暴的形式,对整个民族的理智和生活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在宗教裁判所及其盲从的狂热的信徒们的促使下,摩尔人被疯狂地、无端地和残酷地驱逐出西班牙。因此人口、教育和各种事业,都显著下降,而贫困却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直至今天还可看到它可怕的痕迹。”[2]

被驱逐出西班牙的人,大部分在北非各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者千方百计地要消灭逃入马格里布各国的流亡者,他们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安排的厄运,同贩往美洲的非洲黑人无异。

从十五世纪末叶到十六世纪初叶,来自西班

---

① 十五世纪末,被迫放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教的摩尔人,称摩里斯哥人。——译者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1948年版,第4卷,第225页。(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Собр. соч., т. IV, 1948, стр. 225.)

牙的死亡的威胁，笼罩在北非各国人民的头上。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纷纷铤而走险，去当海盗，这是对西班牙人残酷迫害被俘的摩尔人、摩里斯哥人和阿拉伯-柏柏尔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抗。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海盗占据了马格里布沿海的许多城市，使之固若金汤，抵御了西班牙的侵略。

1535年，查理五世[①]发动了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参与者有三万之众。西班牙人占领了突尼斯，哈夫斯王朝承认自己为西班牙的藩属。西班牙的半贫困的骑士和宗教裁判者向突尼斯蜂拥而来。他们获得了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定居、从事商业活动、推广基督教宗教裁判所各种陋习的权利。

突尼斯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憎恨，有利于土耳其人在突尼斯建立统治。1574年，土耳其军队在帕夏[②]西纳安指挥下，侵吞了突尼斯，使其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辖区(即行省)。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系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年代1519—1555)，同时又是西班牙国王(在位年代1516—1556)，在西班牙称查理一世。——译者

② 帕夏是土耳其高级官员的爵号。——译者

第 二 章

十九世纪末突尼斯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法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前的突尼斯

突尼斯为土耳其人占领后，哈夫斯王朝就灭亡了，这个国家由土耳其素丹任命的帕夏和土耳其"雅内萨里"① 近卫军人组成的国政会议统治。不久，贝伊成了土耳其官吏中权倾朝野的人物。他本来的职责是掌管国库收入并统率军队向居民征税，但由于执掌了财政和军事大权，便得以把统治全国的权力，逐步集于一身。从1631年起，贝伊一职由穆拉吉德家族世袭。他们统治突尼斯近一百年。

① "雅内萨里"是奥斯曼帝国近卫军步兵的称号，系该帝国军队的核心。——译者

以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益衰落，突尼斯和土耳其的联系削弱了，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1705年，土耳其官吏侯赛因·本·阿里，利用人民群众对专横跋扈的土耳其“雅内萨里”近卫军人的不满，在当地封建主的支持下，建立了新的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掌权到1957年。统治突尼斯的全部权力，悉归贝伊。贝伊只在名义上臣属于土耳其素丹。

突尼斯对土耳其的名义上的从属地位，表现为：贝伊承认素丹的宗主权，素丹则赋予贝伊家族以世袭的权利，并扩大贝伊的权限。贝伊必须以素丹的名义铸造货币，保证不擅自宣战，一旦爆发圣战必须向素丹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按照1871年10月25日颁布的素丹敕令，免去了贝伊的贡赋。君士坦丁堡的素丹接受每一个新即位的贝伊的宗教宣誓和礼品，并赋予后者以全权。在突尼斯，可以用素丹名义进行祈祷。

虽然突尼斯被正式定为“贝伊摄政的国家”，但对其从属地位和土耳其的宗主权，双方仅在国际局势复杂化，需要反击欧洲列强侵略时才提及

此事。侯赛因王朝虽然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却推行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们改组了国家的统治机构，发展了国内外贸易。贝伊独揽大权，由首相、枢机大臣（贝伊枢机处长官）、财政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辅助，颁布法令，设立法庭，统治全国。代表贝伊治理各地部落的是州长（或称卡伊德），他们都是世袭的贵族地主。

那时，突尼斯划分成二十四个行政区，均由卡伊德管理。他们（每年由贝伊任命）下面又分设若干谢赫、卡希亚和哈利法[1]等官职，人数多寡按卡伊德辖区的大小而定。卡伊德保证执行中央政权的决定，裁判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在谢赫的协助下征收各种捐税。

法国资产阶级殖民政策的辩护士们，处心积虑地力图证实突尼斯在1881年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亟需法国保护，才能进行经济改革和保障政治安定。

---

① 谢赫（阿拉伯语）——意为酋长，系某一阿拉伯部落或它的一部分（支族）的首领。卡希亚（阿拉伯语）——意为长老。哈利法（阿拉伯语）——意为继承人，代理人，系管理突尼斯乡村或绿洲事务的负责人。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前夕，播种谷物的土地面积达到一百二十万公顷[①]，可是六十年后，却下降到九十八万公顷[②]。在法国占领前，突尼斯有四百万头绵羊[③]，但到了1948年，已降到一百五十八万七千五百头[④]，即减少了三分之二有余。

手工业生产在突尼斯国民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单是突尼斯城就有三百所制造土耳其帽[⑤]的工场，拥有七千名工人。制造毛织品、地毯和床单的工场，拥有一万二千名手工业工人。凯鲁万和其他城市的地毯驰名地中海区域。

---

①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73页。(La Tunisie martyre. Ses revendications, P., 1920, p. 73.)

②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9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1950年，第2卷，第152页。(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49, vol. II. New York, 1950, p. 152.)

③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117页。

④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9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1950年，第2卷，第153页。

⑤ 土耳其帽系某些亚非国家的一种帽子，平顶、圆锥形、带穗。——译者

1874年，突尼斯进口额不到六百三十万法郎，谷物、橄榄油、椰枣和肥皂的出口额共达二千六百万法郎[①]，纺织品出口额达一千万法郎。

拉马尔萨公约法方批准书全权起草委员会报告人安托南·杜博斯特，于1884年4月1日在法国众议院提到突尼斯丰富的资源时说："贝伊艾哈迈德死于1855年……突尼斯这个富有的领主，由于出色的行政管理工作，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高达一亿皮阿斯特[②] 的积蓄。仅农产品一项收入，已足够支付预算的需要了。这一繁荣的国家享受着安宁和幸福，而这一点我们在过去是不知道的。"[③]

这一时期突尼斯的民族文化也发展了。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之前，初等教育是由清真学校"古达布"负责的。按照突尼斯历史学家本·齐亚弗的说法，"没有一个乡村没有本村的'古达布'"，到1881年，这样的学校达到一千二百五十所之

---

① 引自《使命周报》(新宪政党机关报)，1951年5月12日。〔"Mission" (орган партии "Новый дестур") от 12 мая 1951.〕

② 皮阿斯特是当时土耳其币制单位。——译者

③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75页。

多[①]，毕业后可升入突尼斯城大清真寺深造。那里的学生不但来自全国各地，还来自国外。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因此贝伊政府于1875年进行了教育改革。就在这一年创立了萨迪基学校，该校除了教授阿拉伯文、古兰经和法学外，还讲解数学、物理和化学。1859年至1860年间，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文印刷所，它是突尼斯书籍印刷出版业的先驱。

资产阶级政客说，突尼斯建立保护制之前，"从文明的观点而言，突尼斯和摩洛哥曾经与人类思想的发展和人类合作的发展中的新潮流隔绝"[②]。这种说法显然是为法帝国主义的掠夺目的辩护。

如果说1881年前夕，突尼斯局势的特征是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那么也不是如法国反动分子所力图证实的那样，是由于突尼斯人民是劣等民

---

①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巴伦斯基翻译并作序，莫斯科1953年版，第197页。(Поль Себа. Тунис. Опыт монографии, перевод и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Н. Н. Баранского, М., 1953, стр. 197.)

② 《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第七届会议。全体大会。会议速记记录。1952年10月14日—1953年8月28日，纽约，第392次会议》，第209—210页。

族所致，而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和欧洲殖民主义者渗入突尼斯所造成的。

第一批欧洲移民来到突尼斯，还是在第八次十字军远征的时候。1478 年，突尼斯出现了第一个法国居民点内格罗角。法国移民们最初从事于采集珊瑚，到 1520 年就开设起商行来了。在使突尼斯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最活跃的是意大利。早在十四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商人便在突尼斯沿岸设立了不少商业分支机构①。到了十五世纪在突尼斯就已经出现了少数意大利移民②。

十九世纪末意大利所发生的移民运动，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意大利统一后，随着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在全国的生产过程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被排挤了出去，他们在意大利已无法生活，不得不到别的国家去另谋生

① 鲁登堡：《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史纲》，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1 年版，第 106、109 页。(В. И. Рутенбург. Очерк из истории ранне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талии, М.—Л., 1951, стр. 106, 109.)

② 马罗东：《意大利企图染指突尼斯而制造的谎言》，波尼(阿尔及利亚) 1939 年版，第 15 页。〔P. Marodon. Le mensonge de prétentions italiennes sur la Tunisie, Bône (Algérie), 1939, p. 15.〕

计"[①]。在1871年至1881年期间，意大利向国外移民的总数达到三十六万二千三百三十五人[②]。其中有一万一千二百零六人移居到突尼斯，他们大部分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居民。而当时在突尼斯的法国人只有七百零八人[③]。

1685年，法国政府为了保护贸易利益与本国公民的种种利益，强迫突尼斯的贝伊订立了关于侨民治外法权的条约[④]。后来又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1824年11月15日的协议，法国享有以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为基础的一些特权。其

---

① 塞伦尼：《1860—1900年意大利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莫斯科1951年版，第360页。（В. Серени.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деревне 1860—1900 гг., М., 1951, стр. 360.）

② 同上，第361页。

③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6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1947年，第55页。(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46, New York, 1947, p. 55.)

④ 《突尼斯贝伊、法国驻突尼斯领事与法国朝廷通信汇编(1577—1830年)》，巴黎1893年版，第2卷，第1—2页。〔Correspondance des Beys de Tunis et des consuls de la France avec la cour (1577—1830), P., 1893, t. 2, p. 1—2.〕

他强国如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也分别同突尼斯缔结条约，获得了同样的特权。其中特别应当提出的是1830年8月25日贝伊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签订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突尼斯贝伊必须保障这些国家贸易的自由和过境运输的自由。同时，废除了过去向美国和欧洲各国征收的一切捐税和关税。

各强国迫使突尼斯贝伊签订的条约有这样的共同点，即这些条约不是由有关双方共同磋商，也不是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而是由一方强迫对方接受的。欧洲列强借口侨民治外法权，得寸进尺，向突尼斯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要求，突尼斯人民则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勒索。

欧洲列强为了迫使突尼斯政府让步，曾不止一次威胁说要占领这个国家。法国在并吞阿尔及利亚（1830年）以后，便对突尼斯构成了最大的威胁。1837年，法军悍然侵占了突尼斯的许多绿洲。意大利也不止一次地攫取突尼斯的资源（1830年、1833年、1844年、1864年、1871年）。

突尼斯贝伊艾哈迈德（1837年至1855年）为了阻止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着手改组陆军和

海军。1848年，正规军达到二万五千人[①]。1840年，突尼斯创设了第一所军事学校。军事改革需要大量经费，突尼斯政府便乞灵于加重赋税，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起义(1840年、1843年)。

这一时期，封建的生产方式在突尼斯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村地区，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大土地所有制。大地主们以种种方式攫取了巨大的收益。他们与国外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贝伊的独裁是一大负担。依附于封建主的农民群众则与贵族地主相对立。

同欧洲各国的贸易（从中获得利益的是突尼斯本地的资产阶级，尤其是犹太裔的资产阶级）以及高利贷的流行，使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资本多半用于土地投机或者商业，只在罕有的情况下才用于生产。

---

① 腊法洛维奇：«一名俄罗斯医生东游随记。西班牙写照；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巡礼；撒丁与里窝那写照»，载«内务部公报»1849年第26卷，第301页。（А. А. Рафалович.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ого врача, отправленного на Восток. Картины в Испании; посещение Алжира и Туниса; картины Сардинские и Ливорнские. «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ых дел», 1849, ч. 26, стр. 301.）

农业和商业资产阶级势力日盛，成为限制君权、主张立宪的一股力量。这一运动被称为“达斯图尔”，意即宪政。

1861年，贝伊西迪·穆罕默德·萨多克在宪政运动的冲击下，颁布了宪法[1]。过去贝伊独揽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按照1861年的宪法，这些权力移交给最高议会。议会由六十人组成，其中二十名是高级军政官员，其余四十名是国内著名人士，即贵族和当地资产阶级的代表。最高议会成员每隔五年更换一次（宪法第45—49款）[2]。

不论是贝伊或是最高议会都有立法倡议权。内阁会议同时对贝伊和最高议会负责。

外国人可以经营工业和手工业，并可拥有不动产（宪法第105—109款）[3]。突尼斯政府承认欧洲人有上述权利，就使外国政府得以借此进一步践踏突尼斯人民的生存权。立宪后两年，按照突尼斯与英国订立的条约，英国臣民可以“在贝伊

---

① 《突尼斯大学生》，1954年2月，第4期。（“L'Etudiant tunisien”, fév. 1954, n. 4.）

② 同上。

③ 同上。

摄政的突尼斯拥有各种不动产"[1]。按照突尼斯与法国、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订立的条约，这些国家的臣民也都获得了同样的权利。

1863年，法国政府利用局势，强迫贝伊接受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为法国资产阶级插手突尼斯内政开了方便之门。因为需要偿付外债，"马杰巴"（人头税）从三十六皮阿斯特提高到七十二皮阿斯特[2]。

提高人头税使全国群情激愤。1864年突尼斯爆发了持续数年的起义。突尼斯各部落在民族领袖阿里·本·格达赫姆的领导下，奋起反对贝伊政权。贝伊急忙撤销增税法令，但是起义并未停息。起义者已兵临首都突尼斯城下，然而在那里遭到了失败。

起义刚开始，突尼斯贝伊就"御笔一挥"，恢复了独裁政权[3]，实行1861年前的旧制，实质上也就是废止了宪法。贝伊的行动使商业资产阶级大

①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42页。

②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8页。

③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210页。

为震怒，他们要求贝伊退位或者恢复宪政。贝伊只得让步，恢复了最高议会。但是，这个一度繁荣兴旺的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却一年不如一年。国家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政府准备停止清偿借款。列强特别是法国武装干涉的威胁，迫使贝伊同意成立由法、英、意等国代表参加的国际财政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在摸清突尼斯的财政底细后，强迫贝伊签署了全国财政法令。按照这一法令，贝伊授权委员会征税，以分期清偿国债本息。由欧洲国家监督财政，便使外国资本得以进一步向突尼斯渗透，同时也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在突尼斯取得经济优势而进行的斗争。

1871 年，英国的"突尼斯铁路公司"取得了在突尼斯城郊建筑突尼斯—古累特—马尔萨铁路线的租让权。1872 年，另一家英国公司取得了突尼斯—苏克-艾尔巴铁路线的建筑权，该线将使突尼斯城和阿尔及利亚连接起来。同年，英国公司获准在突尼斯城建造煤气厂。

英国资产阶级一帆风顺，使不甘落后于英国

① 委员会由包括一个法国人、两个突尼斯人的咨询小组和包括两个意大利人、两个马耳他人、两个法国人的监督小组组成。

的法国惶恐不安。1876年，突尼斯—苏克-艾尔巴铁路线的建筑权由英国公司转让给了法国的“巴提纽勒建筑公司”，不久该公司便把包工权转让给自己在阿尔及尔的子公司“波尼-格勒马股份铁路公司”。

把包工权转让给阿尔及尔的子公司，说明了法国资本家力图使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在经济上联系起来。1876年，“巴提纽勒建筑公司”在法国政府支持下，获得了开发杰巴铅矿的租让权。就在这一年，英法两国为争夺在突尼斯的经济优势展开了剧烈的斗争。

1880年，“波尼-格勒马铁路公司”取得了建筑突尼斯港的租让权。1879年，法国资本家在突尼斯设立了银行。这是突尼斯第一家信贷机构，后来改名为“突尼斯银行”。

法、英、意三国争夺突尼斯经济控制权的尖锐斗争，在1876年尤为剧烈；而1876年，用列宁的话来说，正是“西欧垄断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发展完了”[①]的时期。这不是巧合。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2页。——译者

在帝国主义国家为最后瓜分世界所争夺的对象中，突尼斯是首当其冲的。法国对突尼斯进行经济渗透的基本特点，就是购买农业土地。按照1824年11月15日的条约，法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按照贝伊在1871年6月12日颁布的法令，法国又取得了在突尼斯购置不动产的权利。法国人在获得了突尼斯的这些让步后，在1881年之前就已经把西迪塔贝（五千公顷）和扎尔加河流域（六千公顷）的大片土地买到了手。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而企图攫取位于萨黑耳地区的昂菲达这一最肥沃的区域，面积达十万公顷，相当于整整一个州。

法国“马赛信贷公司”在1880年与突尼斯前首相赫雷丁将军谈判购买他在昂菲达的土地一事，遇到了重重阻难。当公司代表和这个突尼斯将军谈妥地价，到法官那里立契时，法官拒绝做买卖双方的中人，因为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典，先购权属于和卖方土地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法官所以如此执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毗连土地的所有者英国人莱维，提出他有权优先收购赫雷丁的土地。

法国政府支持“马赛信贷公司”，而英国政府支持莱维，竞争双方为地中海滨这片极其富饶的

土地展开了剧烈的斗争[①]。昂菲达案件在突尼斯的法院里审理了很久。到了1881年3月，法国政府及其背后的"马赛信贷公司"才明白，原来莱维取得了"地方当局、司法当局和突尼斯政府"的全力支持[②]，而且伦敦方面也无意自动让步。在这以前，英国和法国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就已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只有在突尼斯建立殖民制度，"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③]。

意大利对突尼斯的殖民地化表现得非常积极。意大利人使得贝伊准许他们在突尼斯购置和拥有不动产。1868年，意大利公司取得了开发赖萨斯山铅矿的租让权。意大利"鲁巴蒂诺公司"[④]

---

① 《外交部。有关1914年战争起源的资料出版委员会。1871—1914年的法国外交文件》，巴黎，第1组，第3卷，第292、336、341号。以下简称《法国外交文件》。(Min. des Af. Etrangères. Commission de publication d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origines de la guerre de 1914.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 1871—1914. P., 1-ère série, t. III, n. n. 292, 336, 341. B дальнейшем сокращенно: "Doc. Dip. Fr.")

② 《法国外交文件》，第3卷，第396号。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页。——译者

④ 意大利政府是"鲁巴蒂诺公司"的后台，每年津贴该公司六十万法郎。

和法国“波尼-格勒马股份铁路公司”争夺突尼斯—古累特铁路的租让权(本属英国所有),经过长期斗争,意大利终于在1880年获得胜利。

意大利资产阶级所以如此积极,其原因是意大利全国统一后资本主义发展得相当迅速,需要寻找原料产地。于是突尼斯被选为殖民掠夺的第一个目标。正如列宁指出的,“意大利很早……就在觊觎北非。俾斯麦在1866年曾就此事写信给马志尼。”[①] 意大利资产阶级所以对突尼斯趋之若鹜,并不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心目中,突尼斯总是与历史上的布匿战争时代以及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的。意大利政府尽一切可能破坏法国在突尼斯的影响。

1878年12月20日,意大利新任总领事马乔来到突尼斯就职。此人是法国政府的老对手,曾在贝鲁特[②]用种种计谋破坏法国对叙利亚的影响。马乔一到突尼斯,就在五十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护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585页。——译者

② 马乔曾任意大利驻贝鲁特总领事。——译者

卫下会见贝伊。这一军事示威是对法国政府的直接挑衅。意大利政府支持马乔在突尼斯的活动，并支持伊斯兰教徒在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区的反法运动。在意大利政府的赞助下，卡利阿里[①]出版了阿拉伯文的《独立报》，号召所有伊斯兰教徒起来进行圣战，反抗法国的统治。这一切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安。

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在突尼斯的斗争，激化到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也采取了公开敌对的形式。例如，从1879年11月至1880年7月，意大利就没有向巴黎派出大使[②]。

1881年3月至4月间，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在这一年初，法国企业家取得了建筑突尼斯—苏萨铁路线的租让权，到了当年3月，法国公司就准备开始第一期筑路工程。但是，正在这时候，公司接到了突尼斯政府的通知："通往苏萨一线尚待研究、规划，在此之前，拟暂缓批准该段路线动工。"[③] 事实上这就意味着法国公

① 卡利阿里是地中海区域撒丁岛南端海港，与北非隔海相望。——译者

② 《法国外交文件》，第3卷，第101、194、136号。

③ 同上，第402号。

司必须停顿这段路线的全部工程。

1881 年 3 月，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鲁斯唐惊恐地向巴黎报告:“我们在此间发现突尼斯政府态度中某些新的特征正在日趋明显，他们听从意大利领事馆方面的建议和指示，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挠这一筑路工程。”[①] 外国资本的渗透和欧洲垄断组织争夺突尼斯资源的斗争，对突尼斯起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法国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原因

在自由竞争的全盛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在其殖民地推销商品，收购原料，但并不输出资本。因此，法国资本家在十九世纪中叶没有象在末叶那么重视殖民地，就不是偶然的了。1882 年 10 月，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茹尔·费里[②]说:“法国需要殖民政策。其殖民帝国的任何部分，即使是微不

① 《法国外交文件》，第 3 卷，第 402 号。

② 茹尔·费里(1832—1893)，系法国律师和政客，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70 年至 1871 年为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疯狂镇压革命运动。1880 年至 1881 年和 1883 年至 1885 年任内阁总理期间，又积极奉行殖民主义政策。——译者

足道的一小块，对我们都应当是神圣的……我们以此来保障自己，不是保障我们的明天，而是保障以后的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我们以此来保障我们祖国的前途。"①

列强的政策，包括法国的政策在内，发生了变化，转向殖民掠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② 而引起的。十九世纪末，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组织的形成。在法国，银行资本达到了最高度的集中。法国几家最大的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③ 和"总公司"）"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④。"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要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⑤

① 转引自阿尔迪：《法国殖民史》，巴黎 1928 年版，第228页。(G. Hardy.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 1928. p. 228.)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9 页。——译者

③ 早在 1851 年由垄断财团开设的"阿尔及尔银行"，于1904 年获得了可以在突尼斯流通的货币的发行权。参加该行董事会的有"里昂信贷银行"和"国民贴现银行"的代表。

④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2 页。——译者

⑤ 同上，第 73 页。——译者

列宁写道："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①

1869年到1880年期间，法国的国外投资从一百亿法郎增加到一百五十亿法郎②。英国资本主要向殖民地输出；法国的情形不同，即使在当时其资本输出也已经具有高利贷性质。法国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借贷资本，同时主要是向欧洲国家，而不是主要向殖民地输出。法国输出资本的这些特点，丝毫没有使法国资产阶级放弃争夺殖民地。恰恰相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正是法国加紧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列宁指出过，总想夺取殖民地的金融资本，不仅重视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已经发现的原料来源，也不仅重视目前立即可取之于殖民地的利益，而且还重视将来可能取之于殖民地的利益。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法国资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2页。——译者

② 参阅上书第56页。——译者

产阶级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夺取殖民地的趋向。这引起了列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的斗争。

应当指出，法国这些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1]。茹尔·费里好几次提出过，殖民地是“投资的最有利的形式之一”[2]。他把法国缺乏工业销售市场，归咎于德国的竞争和美国采取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列强纷纷打入邻近法国的市场，而过去，那里是不卖这些国家的商品的。

法国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是它在八十年代初加速推行殖民主义扩张的主要原因。

社会政治情况对金融寡头的计划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880 年在勒阿弗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

---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1 页。——译者

② 转引自皮埃罗·台德斯基：《非洲的觉醒》，莫斯科 1952 年版，第 26 页。（Пьеро Тедески.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Африки, М., 1952, стр. 26.）

了法国工人党的政纲。1880年5月，恩格斯写道："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①

法国资产阶级起用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之一茹尔·费里，来对付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费里狡猾地、恬不知耻地保护资本的利益。他为了保持共和党的地位，采取了一些应付性的措施。例如，在费里政府时期，宣布了出版自由，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革，解散了宗教团体。至于他的殖民掠夺政策同样也是旨在诱使人民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茹尔·费里坚决地走上了殖民掠夺的道路，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的坏透顶的代表之一"②。法国反动派指望用侵占别国领土的办法燃起国内小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狂热，以为借此就可轻而易举地遏制群众的革命高潮。同时，在

---

①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0年5月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1版第27卷，第86页。——译者

②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9页。——译者

法国反动派看来，侵占别国领土的军事行动可以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不去回忆 1871 年[①]。正如恩格斯在 1880 年所指出的，法国群众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②]。

法国金融寡头走上大规模殖民主义侵略的道路时，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突尼斯。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1880 年，法国占领突尼斯的前夜，突尼斯一亿二千五百万法郎的债券中，有一亿法郎的债券掌握在法国金融巨头手中[③]。突尼斯很久以来就以其地下资源著称。还在 1869 年，在突尼斯就着手开发赖萨斯山铅矿了。不久又发现了丰富的磷

① 1871 年法国发生的大事：一是巴黎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二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了向普鲁士投降的巴黎投降协定，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给德国，赔款五十亿法郎。——译者

②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0 年 5 月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 1 版第 27 卷，第 86 页。——译者

③ 《突尼斯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生活》，1952 年 1 月 28 日突尼斯共产党送交联合国第六届大会的备忘录。突尼斯市版，第 4 页。（Le peuple tunisien veut vivre libre et indépendant. Mémoire présenté par le Parti Communiste Tunisien à la 6 session de l'ONU, 28 janvier 1952, Tunis, p. 4.）

酸盐矿。突尼斯也是“物产丰富的国家”[1]，有“地中海国家的珍珠”[2]之称。俄国旅行家腊法洛维奇和叶利谢耶夫都曾经这样称誉过这个国家。腊法洛维奇是在1848年访问突尼斯的，叶利谢耶夫则是在1884年访问这个国家的。

法国军阀早就对突尼斯野心勃勃。从腊法洛维奇的记事中可以看出，法国参谋本部早在1848年前就已经掌握有关突尼斯的一切必要情报[3]。突尼斯位于地中海区域的中心，地处非洲大陆北岸山峦重叠的突出部分，在地中海有一千二百公里的海岸线，是联结欧、亚、非三洲最重要的枢纽。因此，要统治地中海区域，必须控制地中海西部的

---

① 腊法洛维奇：《一名俄罗斯医生东游随记。西班牙写照；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巡礼；撒丁与里窝那写照》，载《内务部公报》1849年第26卷，第301页。

② 叶利谢耶夫：《通过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对撒哈拉所作的人类学考察》，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1885年第21卷，第365页。(А. В. Елисеев.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курсия в Сахару через Триполи, Тунис и Алжир.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85, т. 21, стр. 365.)

③ 腊法洛维奇：《一名俄罗斯医生东游随记。西班牙写照；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巡礼；撒丁与里窝那写照》，载《内务部公报》1849年第26卷，第300页。

直布罗陀，东部的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克里特两岛，以及中部横贯于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狭长海峡。在这三大战略要点中，突尼斯—西西里一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非洲大陆天然港湾不多，只有北非，特别是拥有宾泽特[①]港的突尼斯北部是例外。宾泽特几乎位于苏伊士运河至直布罗陀海峡的中心。宾泽特和一个深水湖相连，有运河通海，最大的海轮也可驶入。

法国海军部认为，建立一个大型海港必须具备下列首要条件：(1)位于国际航运线上，船舶可以向两个方向通航，无须绕道。(2)可避风浪，进出方便，有条件建筑廉价的、便于船舶迅速卸货的码头，码头后面必须有宽裕的场地，以便建造仓库、货栈、铁路编组站等。(3)有发展生产可能，并能适应腹地需要[②]。

突尼斯大议会议员阿尔贝·热纳尔在他的《宾泽特——军港兼商港》一文中，研究了这些条件

① 宾泽特，旧译比塞大。——译者

② 《突尼斯》(特刊)，突尼斯市1920年版，第60页。〔"Tunisie" (Numéro spécial), 1920, T., p. 60.〕

后，肯定北非所有港口中只有宾泽特才符合这些条件。热纳尔在强调了宾泽特的军事战略意义后，呼吁法国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巩固这一最大的海军基地。而茹尔·费里在指出宾泽特作用的同时，叫嚷道："正是为了宾泽特，我才占领了突尼斯。"①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地中海区域形势的发展，显示了宾泽特越来越增长的军事战略意义。

法国历史学家顾巴看到了突尼斯在贸易和战略上的意义，写道："突尼斯关系到东方、欧洲和亚洲的命运。因为这个国家控制着联结欧洲和亚洲、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航道，它天然是一切过境商品的客栈、港口和仓库，一切船舶的停泊所和一切客商的歇脚点，也是一切军人的安身之处。"②

由此可见，对法国金融资本利益的表达者——执政的共和党来说，占领突尼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

① 菲茨哲腊利德：《非洲。它的主要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理》，莫斯科 1947 年版，第5页。(У. Фицджеральд. Африка. Соци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ее главных районов, М., 1947, стр. 5.)

② 尼瓦斯：《突尼斯》，巴黎 1948 年版，第 5 页。(Р. Нивас. Тунис, П., 1948, р. 5.)

侵占突尼斯的准备

在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法国有两个劲敌。法国统治集团明白，不论是英国，还是意大利，都不会听任法国侵占突尼斯。

法国在推行其殖民政策时碰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法国和德国的对立。德国入侵法国的威胁是如此严重，以致不论法国的激进派和帝制派都一致认为，法国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或力量集中到法德边界上。这就迫使法国在殖民舞台上避免与它的主要对手英国发生争执。此外，法国资产阶级要推行其殖民政策非依靠欧洲列强的支持不可。

法国侵占突尼斯的外交准备，早在 1878 年柏林会议上就已经开始。这次会议是英国和奥匈帝国建议召开的。在柏林会议上，英国和其他国家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变更了和约中对俄国和巴尔干各斯拉夫国家有利的条款。同时，英国力图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地中海区域的地位。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放后，西欧和印度洋、

太平洋各国之间的最重要的交通线，转移到了地中海区域。北非处于这一交通线的中心，而突尼斯则处于连接欧洲列强和它们广阔的殖民地的主要航道上，是这条航道上最为重要的据点之一。

早在1875年，英国即已着手侵吞苏伊士运河（首先购进运河股票的控制额）。在柏林会议期间，英国又出兵占领了塞浦路斯[①]，这使它在跟法国争夺埃及的斗争中占有了事实上的优势。

据出席柏林会议的法国代表团团长瓦丹通看来，似乎“最近这次战争替东方斯拉夫人创造了威胁这一地区其他居民的有力地位”[②]，他从这一完全谬误的前提出发，力主采取措施，削弱俄国在近东的影响。其实对法国来说，在近东的最大威胁显而易见是英国。瓦丹通不顾俄国过去几年中对法国的支持，一味讨好俾斯麦。法国千方百计地帮助英国和奥匈帝国掠夺土耳其，正如列宁指出

① 法国资产阶级认为：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直接威胁了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投资。见《法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331号。

② 《法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322号。

的，这是柏林会议的结果。

索尔兹伯里[①]为了多少报答一下法国人无条件的支持，口头上答应瓦丹通，如果法国想占领突尼斯，英国不会从中作梗。俾斯麦也唆使法国侵占突尼斯。瓦丹通经过在柏林的一系列谈判，信心十足地回到巴黎，满以为口袋里已经装着“突尼斯梨子”了[②]。

但是，瓦丹通在谈判过程中并未获得英国政府同意法国侵占突尼斯的书面保证。柏林会议后一星期，当法国政府要求英国作出同意法国侵占突尼斯的书面保证时，英国外交大臣复文说：“我们无从出让不属于我们的东西。”[③] 英军一经占领塞浦路斯，英国外交家们就忘掉了他们关于突尼斯的诺言。不仅如此，索尔兹伯里还授权驻突尼斯总领事伍德，叫他向贝伊保证，突尼斯政府在保卫其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时可以指望得到英国的支

① 索尔兹伯里（1830—1903），系英国政客，保守党首领，曾三度出任英国首相。——译者

② 达尔西：《法国和英国。殖民对立百年史……非洲》，巴黎1904年版，第204页。（J. Darcý. France et Angleterre. Cent années de rivalité coloniale……l'Afrique. P., 1904, p. 204.）

③ 《法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334号。

持[1]。这样，法国政府企图以塞浦路斯换取突尼斯这一着，就全盘失败了。

法国政府打算跟意大利谈判，建议用的黎波里塔尼亚交换突尼斯，结果也没有成功[2]。意大利政府不接受这一建议，反而强化了在突尼斯的反法活动。

德国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态度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在1870年至1871年的战争后，德国要置法国于死地的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这就使俾斯麦和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确信，要顺利地推行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非结盟不可。1879年德国跟奥地利缔结条约后，又力求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而在其他国家中，能够成为德国盟国的只有意大利，但这要在意法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俾斯麦同时分别建议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侵吞突尼斯。俾斯麦认为，一旦法国占领突尼斯，意大利就会站到德国一边。同时，俾斯麦要求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法国政府默认了俾斯

---

① 达尔西：《法国和英国。殖民对立百年史……非洲》，巴黎1904年版，第205页。

② 《法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352号。

麦的要求。俾斯麦就从柏林会议起，始终支持法国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计划。至于意大利和英国，显然对法国的计划抱有敌意。

法国只有德国一国支持，于是只得把针对突尼斯的行动局限在施展外交阴谋和巩固经济地位方面。

1880 年，当法国政权落到茹尔·费里政府手中时，法国金融寡头在突尼斯遇到了英国和意大利的越来越坚决的反抗。它们不同意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1881 年 3 月 21 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圣-瓦利埃写信给法国驻罗马大使诺阿耶说："对突尼斯事件，你我的看法是一致的，那是我国历史上一切事件中最致命的失败和最难受的屈辱；这意味着我们在地中海区域失去了影响和地位，也许，甚至会失去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意大利人由于我们意志软弱而得寸进尺，他们将会毫不迟疑地在阿尔及利亚向我们发动进攻。"①

法国统治集团很清楚，只有诉诸军事干涉，法国才能在突尼斯保持其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

① 《法国外交文件》，第 2 卷，第 406 号。

费里政府加紧准备入侵突尼斯。法国驻突尼斯总领事向突尼斯所有最大的城市派出了间谍，他们的使命是进行便于殖民军推进的活动[①]。此外，“法埃银行”的金融资本家费里兄弟（包括总理本人）、驻突尼斯总领事鲁斯唐，还有甘必大[②]，通过报刊发动了一次使突尼斯债券贬值的战役。在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和政府大员的通力合作下，突尼斯债券的价格从五百法郎跌到一百法郎，后来又跌到七十五法郎[③]。

从军事和财政的观点看来，侵占突尼斯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剩下了一个问题：如何就无端出兵征服突尼斯一事向舆论作出解释。办法终于找到了。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远征军司令，用三万法郎收买了赫鲁米尔部族的酋长，唆使他对邻

① 《1881—1882年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巴黎1888年版，第26—27页。〔L'Expédition militaire en Tunisie (1881—1882), P., 1888, p. 26—27.〕

② 甘必大（1838—1882），系法国政客，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70年至1871年为国防政府成员。1881年至1882年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译者

③ 罗希福尔：《我的冒险生涯》，第4卷，第242—264页。(H. Rochefort. Les aventures de ma vie, t. IV, p. 242—264.)

近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发动袭击①。这一袭击在1881年4月发生了②。于是法国军队借口要严惩赫鲁米尔部族，就不宣而战，从三面向突尼斯进攻。

突尼斯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

法国政府在作出入侵突尼斯的决定时，以为当地居民的武力抵抗是不堪一击的③，因为他们"没有正规军"④。1881年4月24日，法军二万四千人(三个师)，在福尔若莫尔·德·博斯康纳尔

① 《突尼斯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生活》，突尼斯市版，第4页。

② 1888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关于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的著作，编著者是这样开始叙述对突尼斯的入侵史的："1881年2月初，有一个赛德耳部落的土著，是赫鲁米尔人，在与他的情人，一个奈哈德部落(阿尔及利亚的部落)的年轻姑娘，在君士坦丁省境内相会时，突然被女方的一个亲戚杀死。"按照编著者的意见，这就是赫鲁米尔部族袭击阿尔及利亚的原因。见《1881--1882年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巴黎1888年版，第7页。

③ 1848年突尼斯正规军的人数是二万五千人，到1875年是一万五千人，到1881年前夕则减少到最低限度。参阅腊法洛维奇：《一名俄罗斯医生东游随记。西班牙写照；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巡礼；撒丁与里窝那写照》，载《内务部公报》1849年第26卷，第301页；《十九世纪大百科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第15卷，第584页。

④ 《法国外交文件》，第2卷，第329号。

统率下，越过突尼斯边界，侵入突尼斯领土。突尼斯人民虽然没有正规军，却对侵略者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非兹到卡勒一线和哈扎尔-门库尔地方发生了激战。经过这几次战斗以后，侵略军逼近了曾经以攻不破的要塞而闻名的克夫城。

这一城市周围的部落同仇敌忾，决心阻止法国人前进。因此，法军司令部就不凭借武力而依靠他们的间谍攫取该城。法国间谍鲁瓦是克夫城电报局局长，他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唆使市长西·拉希德下令打开城门[①]。但是，法军刚想入城，突尼斯爱国者就开了火。法国人遭到失败以后，便对突尼斯北海岸发动了两次海盗式的突然袭击。法国舰队驶抵塔巴尔卡港，残暴地炮轰该港。从法国土伦开到的八千名法军，在布雷亚尔将军率领下，攻陷了宾泽特。

虽然如此，突尼斯人仍坚持斗争。5月12日，布雷亚尔包围巴尔杜的贝伊王宫，把一份条约交给突尼斯的贝伊，要他在当晚九时前签字。突尼斯贝伊穆罕默德·萨多克（按族系说是土耳其人），以

① 由于这一功绩，鲁瓦后来获得了一级公使头衔和突尼斯政府秘书长的职位。

法国保证他本人不遭受任何危险为交换条件，在限期之前签署了条约，并且下令突尼斯军队停火。

在条约的第一条中，突尼斯贝伊向法国保证，一切条约与协定，“凡目前存在于法兰西共和国与突尼斯贝伊殿下之间者，均加以确认并重新生效”。法国金融寡头获得了它在突尼斯的投资不受侵犯的充分保证，以及“凡法军当局认为有必要占领的任何据点均可占领的权利”。按照条约，突尼斯贝伊必须偿付赔款并确立法国总督的权力，法国总督将监督对“已缔结的条约”的履行情况，“并且就双方一切共同事务，充任法国政府与突尼斯当局之间的中介人”。突尼斯贝伊不得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联系或缔结独立的国际条约。突尼斯的国防也由法国军阀接管。这一条约事实上使法国获得了“在突尼斯任意行动”[1]的权利。

在条约签署后不久，法国人深信自己军力的优势，决定撤走部分军队。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执行这一决定，突尼斯全国，特别是南方，人民

---

[1] 鲁阿尔·德·加尔:《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与土耳其》，巴黎1916年版，第72页。(E. Rouard de Gard. La Turquie et le protectorat Français en Tunisie. P., 1916, p. 72.)

已经纷纷起义。起义的中心是斯法克斯城。斯法克斯的居民摧毁了欧洲人的住宅区，枪毙了巴尔杜条约签订后进驻该城的法国参议们，而且号召突尼斯全国人民仿效他们的榜样。

法国人企图强迫贝伊的军队去残杀自己的同胞。但是派到斯法克斯去的一千名突尼斯兵士却归顺了起义者。游牧部落跟斯法克斯城的居民联合了起来。突尼斯农民也纷纷起义，首领是阿里·本·哈利法。1881年7月2日，他率领几千名骑士进入斯法克斯城。

起义很快地蔓延到毗连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地区。在克夫地区，阿乌纳、阿乌埃尔和德里德三个部落都起义了。这个地区起义者的首领是阿里·本·阿马尔。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一直蔓延到突尼斯北部的贝贾地区。

当时在突尼斯旅行的《莫斯科新闻报》的记者报导说："自阿拉伯人破坏扎尔加河车站后，通向法国领土阿尔及利亚的铁路已被切断。贝贾周围地区至今尚在敌方手中。"[①] 过了一个月，1881年

---

① 《莫斯科新闻报》，1881年10月30日。（«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от 30 октября 1881.）

11 月 30 日，这位记者又报导说：“这个国家从苏克-阿腊斯到加尔迪马乌，亦即到最近的火车站为止，骚动迭起，连军队也不敢穿越这个地区。到十月底，法国军队已无法越出贝贾车站，因此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直至加尔迪马乌的特别扫荡，以便打通铁路全线。”[①] 起义农民在阿里·本·阿马尔领导下，决定于十月份攻占克夫城。连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在其记述 1881 年至 1882 年战役的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克夫城内的法国人在 1881 年 10 月处境“异常危急”[②]。

1881 年 8 月 15 日，在斯贝特拉城（上草原区）召开的部落会议上，决定举行起义。南方和上下草原区爆发了起义。起义领袖是艾哈迈德·本·优素福和侯赛因·本·迈萨伊。

突尼斯人民的斗争，在 1881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突尼斯爱国者反抗法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使得旨在奴役突尼斯的军事征伐有失败的可能。

---

① 《莫斯科新闻报》，1881 年 11 月 30 日。

② 《1881—1882 年对突尼斯的军事远征》，巴黎 1888 年版，第 69 页。

但是,解放运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例如,阿里·本·阿马尔、艾哈迈德·本·优素福和侯赛因·本·迈萨伊,固执地拒绝承认声誉卓著的阿里·本·哈利法为全体起义者的领袖。这就导致了民族解放力量的分裂,遂使政府军有机可乘,把起义者逐一镇压下去。法军司令部决定首先攻打起义中心斯法克斯城。1881 年 7 月 14 日,法国地中海舰队在加尔诺海军上将统率下驶抵斯法克斯城,各装甲舰旋即按照海军上将的命令,炮击斯法克斯城。敌人的炮弹炸开了城墙,轰毁了城门。法军冲进了城去。尽管斯法克斯城的居民英勇抵抗,城市还是被占领,并且被“洗劫一空”。

斯法克斯城陷落后,阿里·本·哈利法退往突尼斯南方。在加贝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间的地区内,爆发了更猛烈的起义。法军司令部急忙占领了加贝斯城和杰尔巴岛,并把加贝斯城与杰尔巴岛作为镇压突尼斯内陆地区起义者的桥头堡。

1881 年 9 月初,强大的援军开到突尼斯来增援殖民主义者。远征军总数达到了五万人。以索塞将军为首的远征军分三路向凯鲁万城进发。开拔日期分别如下:第一路 10 月 16 日,第二路 20

日，第三路22日。经过艰难的进军，三路军队在凯鲁万城下会合。凯鲁万城在法军优势力量的进攻下终于陷落。

但是，即使法军的这一胜利，也未能结束突尼斯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斗争。起义者的基本力量转移到突尼斯南方去了。洛热罗将军率领大军，在1881年最后几个月中出征南方，企图俘获著名的阿里·本·哈利法。

洛热罗将军刚回到斯法克斯，南方各省就爆发了声势更大的武装起义。只是在南方实行了军事管制（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1955年）以后，法国人才得以管辖这一地区。

从1881年至1883年期间，镇压突尼斯人民的战争连绵不绝，有三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惨遭杀害[①]。法国殖民当局的恐怖统治，迫使十万突尼斯人离开祖国，移居的黎波里塔尼亚。在法国人的蹂躏下，突尼斯许多地方十室九空，不仅如此，法国还把一份掠夺性的条约强加在突尼斯人民头上，连法国议院的反对派领袖克列孟梭也承认这

① 《突尼斯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生活》，突尼斯市版，第3页。

一条约是强制性的。他在议院发言时指出，法国是用军事力量把这一条约强加给突尼斯的，因而在突尼斯“立即引起全国暴动”[①]。

突尼斯人民在捍卫独立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埃及人民的支持。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特别有力，特别宝贵。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北非人民中最先遭受法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此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法国人借口赫鲁米尔部族侵犯阿尔及利亚人民而要派军队到突尼斯严惩这一部族的消息，一经传开，阿尔及利亚全国为之哗然。阿尔及利亚的爱国者不能坐视法国反动派借口保卫阿尔及利亚，把奴隶的枷锁套到突尼斯人民的脖子上去。但是，法军入侵突尼斯速度之快，使君士坦丁省和阿尔及尔省的居民来不及聚集力量阻止殖民主义者实现其侵略计划。在阿尔及利亚，只有离突尼斯最远的瓦赫兰省的居民做到了这一点。瓦赫兰省的居民奋起反对法国统治以支

---

① 《法国众议院年鉴。1881年非常会议》，第3卷，第158页。(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Session extraordinaire de 1881, t. III, p. 158.)

持突尼斯人民，这一斗争最初是自发的。但是，起义很快具有了组织性，起义者的首领是穆拉比特派教徒布·阿迈纳[1]。1881年4月27日，起义者和法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1881年6月10日，起义者歼灭了法国的驻防军。起义者神速的进军和狙击，打乱了法军司令部的全盘计划。法军包围起义者的企图也遭到了失败。奋起捍卫突尼斯人民的阿尔及利亚人，得到了摩洛哥各族人民的支持。起义者不止一次越过摩洛哥边界，在那里补充他们的粮食和弹药。

北非的事件证明，突尼斯人民认为他们不受1881年条约的束缚。1881年至1883年的事件表明：突尼斯人民的正义斗争获得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突尼斯人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最后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双方力量悬殊，斗争还带有自发性质。

法国统治集团声称：他们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似乎并未遭到“明显抵抗”。但是突尼斯人民反

---

[1] 布·阿迈纳（生于1840年），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的组织者。他因为在居民中进行宣传而遭到法国当局迫害。法国当局于1878年曾经下令逮捕他。

对法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驳倒了这一谰言。

突尼斯共产党书记穆罕默德·恩纳法在他的《什么是突尼斯问题?》一文中写道,突尼斯劳动人民永远怀念保护制建立初期赛义德部落对“马赛信贷公司”的英勇反抗。同时他又指出,对这一斗争的回忆,一如对1864年农民起义的回忆,“鼓舞着劳动人民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进行当前的斗争”①。

1953年在巴黎出版了乔治·戴伊的《联合国面临的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②。作者企图证明联合国大会无权审核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其借口是这一问题纯属法国内政,因为在1881年突尼斯还是个独立国家,它是“自愿”将行使主权的权利转让给法国的③。法国统治阶级如此粗暴地歪曲

① 恩纳法:《什么是突尼斯问题?》,载《新民主》月刊巴黎1948年第8期。(M. Ennafaa. Qu'est-ce que la question tunisienne? "Démocratie Nouvelle". P., 1948, n. 8.)

② 见戴伊:《联合国面临的突尼斯和摩洛哥问题》,巴黎1953年版,第23—30页。(G. Day. Les affaires de la Tunisie et du Maroc devant les Nations Unies. P., 1953, p. 23—30.)

③ 也可参阅:《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第七届会议。全体大会。会议速记记录。1952年10月14日—1953年8月28日。纽约,第392次会议》,第208页。

历史事实，是因为他们力图使掠夺突尼斯人民的行径合法化。

对突尼斯的掠夺战争，甚至在法国也激起了愤怒的浪潮。1881年11月5日，法国经过改选的众议院开始工作。在环绕突尼斯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人们纷纷斥责总理茹尔·费里破坏宪法，不经议会同意就擅自对突尼斯宣战。费里力图使公众舆论相信，法国从未对突尼斯采取过军事行动，只是采取了一些惩罚措施而已。克列孟梭和许多议员都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①]。众议院中的大部分议员对费里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三百五十五票赞成，十票反对，一百二十四票弃权），同时众议院按照甘必大的提议通过决议，表示"议会有决心彻底执行1881年5月12日由法国人民签订的条约"[②]。

这样，议会在形式上谴责了在突尼斯的战争，而在实质上不仅承认战争是合法的，而且指示新政府对突尼斯进行全面的奴役。

① 《法国众议院年鉴。1881年议会辩论记录》，第3卷，第158—198页。(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ébats parlementaires de 1881, t. III, p. 158—198.)

② 《十九世纪大百科辞典》，第17卷，第1274页。

法国历史学家、帝国主义者的忠实走卒莫利斯·福桑，在他所著《法国占领前后的突尼斯》一书中，在赤裸裸地供认法国金融资本的掠夺目的时写道："排除了金融资本的参与……法国还能有什么殖民政策可言？既然要有殖民政策……难道政府不应当用一切手段保护和维持法国的这些利益？……我们能在突尼斯占政治优势，难道不正是靠了金融资本的参与吗？"[①]

自 1882 年 2 月起，法国金融界代表保罗·康崩出任法国驻突尼斯总督。他体现金融资本的意图，决计逐步建立一个"由法国人担任大臣的贝伊政府，以便自上而下地统治突尼斯"[②]。

法国把许多大兵团派往突尼斯。不久，"甚至大柏柏尔帝国的故都凯鲁万城内也出现了法国军人"[③]。

---

① 《突尼斯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生活》，突尼斯市版，第 4 页。

② 转引自康崩：《摄政时期突尼斯史》，巴黎 1948 年版，第 168 页。(H. Cambon. Histoire de la Régence de Tunis. P., 1948, p. 168.)

③ 叶利谢耶夫：《通过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对撒哈拉所作的人类学考察》，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1855 年第 21 卷，第 365 页。

意大利对法国人占领突尼斯很不甘心，直到1896年，意大利始终不承认突尼斯属于法国。意大利资产阶级殖民侵略的野心很大，但实现这一野心的可能性却极其有限。"由于突尼斯而产生的仇恨……促使意大利接近德国。"[①] 1882年5月20日，意大利参加了德奥同盟。它准备依靠同盟国的力量，在适当时机提出自己对殖民地，特别是对突尼斯的要求。两国同盟变成了三国同盟，法国不但受到来自德国的威胁，也受到来自意大利的威胁。

法国在签订了巴尔杜条约（1881年）后，碰到了一连串外交上的困难。土耳其素丹阿卜德·哈米德借口突尼斯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宣布1881年条约无效，并向欧洲各国致送备忘录，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突尼斯问题。英国外相支持了土耳其的声明[②]。英国资产阶级对巴尔杜条约极其不满，因为"通往印度途中的重要战略据点宾泽特落到了法国手里"[③]。

---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第585页。——译者

② 《法国外交文件》，第4卷，第9、21、37号。

③ 马特拉：《法英关系史》，巴黎1957年版，第103页。(J. Matrat. Histoire des relations franco-anglaises. P., 1957, p. 103.)

法国政府唯恐欧洲各国讨论突尼斯问题，便向柏林求援。俾斯麦又一次支持了法国。德国政府正式声明，土耳其的观点不值得注意，法国在突尼斯签订的条约是完全合法的[①]。英国人在支持土耳其的同时，又把突尼斯问题和埃及问题联系了起来。如果英国在埃及能获得行动自由，伦敦方面就准备同意法国奴役突尼斯。

日趋衰落的土耳其，利用欧洲各国来对付法国的企图，终于失败。突尼斯遭到了奴役，法国金融资本为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而进行的斗争就此开始了。

法国资本对突尼斯的奴役

法国政府在取得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后，就决定在突尼斯建立一种制度，借以保障用最少的费用最大限度地开发该国的自然资源。1881年的条约远不足以保障这一点，它并没有规定法国可以干预突尼斯当局的立法和行政活动，仍然保持了突尼斯的“对内主权”不受侵犯。只有管理

① 《法国外交文件》，第4卷，第6、32、37号。

财政的权利，根据法国政府和突尼斯贝伊之间的协议，属于例外。

1882年，法国总督康崩依靠军事力量强迫突尼斯贝伊订立一个公约，根据公约法国人可以获得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个公约的奴役性质太明显了，连法国众议院一时也不敢批准。1883年7月8日[①]，公约在拉马尔萨签署了，突尼斯贝伊从此有责任"进行法国政府认为必要的行政、财政和司法的改革"[②]，而法国金融资本的代理人——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则按照法国总统1884年11月10日的命令，可以全权"代表法国政府同意在突尼斯颁布和实行贝伊殿下的一切法令"[③]。保护制建立后，法国政府便大造舆论说，尽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突尼斯有人试图限制君权，但是贝伊仍然是唯一执掌国家大权的人。散布这一说法是为了适应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需要，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贝伊更

---

① 查拉马尔萨公约签署于1883年6月8日，作者称7月8日，有误。——译者

② 鲁阿尔·德·加尔：《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与土耳其》，巴黎1916年版，第72页。

③ 《突尼斯人民渴望自由和独立的生活》，突尼斯市版，第6页。

容易、更方便地统治突尼斯。

法国总督不仅独揽立法大权，兼任外交大臣，而且还是陆海军司令。此外，他对有关欧洲人利益的事务，还有权颁布具有立法和行政效能的总督特别命令。

总督属下有六大机构：(1)财政总署；(2)公务总署；(3)经济总署；(4)邮电总署；(5)公安总署；(6)文教总署。

由此可见，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后，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落到了法国人手里，虽然名义上国家元首还是贝伊。其实贝伊保持的只是主权的形式而已，诸如他有权主持宫廷和国家的典礼，拥有一支六百人的卫队。各种立法和行政的法令都以贝伊名义颁布。但贝伊的法令只有经总督签署后方能生效。事实上，贝伊只是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决定上盖印，在法令上签字，却不参与决策。贝伊为了保持自己的宝座，已沦为法国殖民主义者豢养的一名傀儡。

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对法国资产阶级来说，是极其有利的。又是那个费里，对法国资产阶级说："事情十分清楚，取得保护权更合算，突尼斯这

个国家，除了要法国供给占领军的经费外，不花法国预算一分一文，如果突尼斯象阿尔及利亚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不知道要花费多少。”① 的确，在突尼斯，殖民机构的一切开支是由地方当局负担的；但在阿尔及利亚，原有地方行政机关全部撤销，行政管理费用都在法国预算内支付。“突尼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虽说是个国家，不过是装装门面罢了，一切对内对外政策的实施，都由法国机构监督和直接领导……其实，突尼斯与法国其他殖民地并无二致，只不过保留了它的地方行政机构罢了。”②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迫使突尼斯中央政权机构服从其统治之后，又千方百计使地方政权机构为其效劳。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地方机构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全国划分为民政管辖区和军事管辖区。民政管辖区由三十四个卡伊德辖区组成，军事管辖

① 引自《使命周报》，1950 年 5 月 12 日。

② 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斯基：《布哈拉和突尼斯的经济概况》，圣彼得堡 1905 年版，第191 页。（А. Губаревич-Радобыль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Бухары и Туниса. Спб., 1905, стр. 191.）

区则由南方四个卡伊德辖区组成。在南方卡伊德辖区实行军事管制，目的是镇压突尼斯人民起义，同时还可以把民政管辖区里的“危险分子”和“可疑分子”放逐到南方，由军事当局加以监视。

卡伊德跟过去一样，行使行政、司法、财政的职权，也可以裁决并不重大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征收捐税，统辖谢赫、卡希亚和哈利法。卡伊德由贝伊从法国殖民主义者宠信的那些人中间遴选任命。卡伊德既然拥有广泛的权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代表驻在当地的话，就会成为土皇帝。法国政府唯恐出现这种情况，就由法国总统于 1884 年 10 月 4 日颁布法令，建立民政督察制。按照这一法令，民政管辖区划分为十九个专区。每一个专区最多包括四个卡伊德辖区。专区的最高领导者是民政督察，由总督任命和撤换。

民政督察对地方政权进行监督。按照 1887 年 7 月 22 日总督通令，他们的权力又大大扩充。民政督察有权监督突尼斯人的行政官员的活动，可以召见他们，与他们公文往来，而且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没有民政督察在场，任何突尼斯人官吏不得向其上司请示或接受命令。突尼斯政府机关

的公文只有在民政督察加盖“阅。转发。”的公章之后才能生效。事实上，民政督察同时又是行政长官，也就是说，直接领导地方政权的官员。

在军事管辖区，地方机关的领导权属于法国军官。他们领导四个民事管理局。由直属总督领导的警备司令担任局长。突尼斯民事管理局的法国军官不但具有民政督察的职能，而且还具有警察法官的职能，可以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人课以罚金或者关进监狱。

法国殖民主义者也十分重视突尼斯的城市管理。1887年，在突尼斯各主要城市设立了市政府。市政府官员由贝伊下令任命。市长(突尼斯人)，副市长(法国人)，以及若干名参议(有突尼斯人，也有法国人)，均由贝伊下令任命。在市政府官员中，法国人总是占多数。由于贝伊的每项委任令都得经过总督签字才能颁发，因此他所任命的市政委员会成员，无一不是死心塌地为法国效劳的人。按照贝伊在1914年1月14日颁布的法令，市政委员会的决定只有事先取得首相亦即秘书长的同意方能生效。只有突尼斯这个城市，经过长期的顽强斗争，才于1945年获得了民选市政府的权利。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这一套行政机构从上到下地保证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完全的统治权。七十多年来法国人在突尼斯建立的就是这样的制度：人民被剥夺了任何政治自由，不得参与有关国家命运问题的决定。然而用于支付殖民机构费用的多如牛毛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却沉重地压在突尼斯人民头上。

这一残酷制度的建立，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得以把这个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从属于法国的利益。1883年6月8日在拉马尔萨的贝伊王宫签订的公约第二款规定："法国政府在其认为最适当的时间与条件下，为贝伊殿下发行之债券提供担保，此项债券用于调换并偿付达一亿二千万法郎的长期债券和不超过一千七百五十五万法郎的短期债券。

"未经法国政府方面同意，贝伊殿下将不同其他国家签订贷款协定。"①

法国政府为突尼斯的债券提供担保，就使国际财政委员会名存而实亡。这个委员会终于在

① 鲁阿尔·德·加尔：《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与土耳其》，巴黎1916年版，第74页。

1884年10月2日解散，让位于新设的财政总署，由法国总督控制。

法国人从1884年起，用征收重税的办法，才做到了岁入超过岁出。从1884年至1900年的十六年间，历年岁计积余使“国库储备了三千六百万法郎的闲置资金，这笔巨款再加上债券调换的余款两千万法郎和扣下作为特殊开支的储备金八百万法郎，共达六千多万法郎，政府可以用来建筑铁路和建设海港”[①]。法国殖民主义者无情地掠夺突尼斯人民，在1884年、1889年和1892年三度调换债券，将突尼斯债券的固定利率由五厘变成还本时的三厘。法国殖民主义者顺利地偿清了五厘利息的债券，使他们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财政。

遍及各地的殖民机构，为法国资本打开了从经济上奴役突尼斯的道路。法国资产阶级对突尼斯肥沃富饶的土地馋涎欲滴。然而他们想侵吞突尼斯的土地却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在突尼斯，一切未耕种的土地，即“死地”，是由国家控制的，直到它们经过人力耕种变成“活

① 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斯基：《布哈拉和突尼斯的经济概况》，圣彼得堡1905年版，第132页。

地”为止。“活地”可分成三类：“迈勒克”土地，“阿尔什”[1]土地以及“哈布斯”[2]土地。“迈勒克”（或“穆勒克”，是所有物的意思）是指地面及其一切地下资源均属私人所有的土地，而且这类土地的所有者只能是伊斯兰教徒。“阿尔什”是指属于突尼斯部落公有的土地。“哈布斯”是指经业主提出而成为永远不能变卖、不能征用的土地。这类土地的

---

① “阿尔什”或“贾马阿”（即阿拉伯语社团之意）——系属于全部落的公有土地，是过去伊斯兰教国家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② 收益归私人的土地叫做私有“哈布斯”。收益归教会或用于慈善事业的土地就叫做公有“哈布斯”。还有第三类土地叫“哈布斯-哈布斯·扎维亚”（阿拉伯语，意为“带来贡赋的哈布斯土地”）。特别有意思的是，北非不少居民点的名称，到现在还保留着“扎维亚”的字眼，只要举出下面的例子就够了：扎维亚-阿兹鲁尔（位于突尼斯），扎维亚-库恩达（位于阿尔及利亚）。这说明这种地区四周的土地收益，基本上归伊斯兰教会所有或者用于慈善事业。

“哈布斯·扎维亚”土地同时具有公有和私有“哈布斯”的特点，因为它的收益必须立即用于社会性的需要，只有余款才在原来享有全部收益的私人之间分配。“哈布斯·扎维亚”制度不仅具有宗教目的，它也使业主有可能改变继承地产的法律程序，它可以保护后代子孙的利益，防止业主本人的挥霍；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防止中央政府滥用权力加以征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大批的“迈勒克”土地（特别是大贵族的封建领地），还有大批的“阿尔什”土地，转变成了“哈布斯”土地。参阅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巴伦斯基翻译并作序，莫斯科 1953 年版，第 43 页。

收益名义上规定用于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以及各种慈善事业，而事实上却由伊斯兰教的长老们支配。

按照伊斯兰教法典，一切地产由一方转让给另一方，都必须得到突尼斯法院同意。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排除这一障碍，就设立了法国法院。1883 年的一条法律规定，在突尼斯按照宗主国法国的一套建立法国司法制度。法国法院的权限是受理一切“至少其中一方是非突尼斯人”[1] 的案件。一切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案件，地方法院概不受理，转交给法突双方代表组成的会审法庭。会审法庭最初只限于审理法国人用现款购买的大贵族领地中属于“迈勒克”一类的土地。法国人大量购买农业用地完全出于投机目的。1892 年，法国人在突尼斯掌握了四十四万三千公顷最肥沃的土地[2]。这四十四万三千公顷土地中，有四十一万六千公顷属于十六个业主，其中有一些是大股份公司。

---

①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6 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 1947 年，第 50 页。

②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 1953 年版，第 45 页。

法国政府对意大利移民日益增多极其不安。例如，意大利移民人数，从1881年的一万一千二百零八人增加到1901年的七万一千六百人；但在同一时期，法国移民只增加到二万四千人[1]。使法国人担心的还有这么一点，尽管法国已经取得保护权，但是意大利仍旧对侵吞突尼斯怀有野心。因此，法国殖民主义者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加紧把法国人移入突尼斯。移民的鼓吹者之一，茹尔·索朗于1899年写道："如果能有十万个法国人在突尼斯定居下来，从中提供三万名后备军或地方部队，那么，我们的势力将大大扩充！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并把突尼斯变为真正的法国殖民地，由我国的农民定居其间，使他们同这块殖民地结成牢不可破的关系。"[2]

在突尼斯政府中设立了管理国有土地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大大地扩大了殖民化的国有土地

---

①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非自治领土。1946年11月5日。文件第A/178号》，第61页。(Nations Unies. Assemblée Générale. Première session.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5 novembre 1946, doc. A/178, p. 61.)

② 转引自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45页。

的总额。按照1896年1月13日法令，一切“死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法国殖民主义者甚至把可以耕种的土地也算作“死地”。这首先就殃及了公有土地（“阿尔什”）。

公有土地的所有者斯拉马部落向会审法庭控告对他们土地的非法侵吞，会审法庭在1904年2月2日却作出了如下判决：“作为业主的先决条件就是确有业主其人。可是在突尼斯，部落不过是道义上的结合，作为法人它是不存在的。”[①] 这就使得土著农民们不得不离开自古以来一直耕种的土地。

非法扩大国有土地的另一来源就是所谓“法有林”。以土地边缘有几棵小树或几丛灌木作为借口，就把一百零九万六千公顷的土地收归了国有[②]。同时，国家还从突尼斯的预算中拨出一笔专款，用于向大封建主和破产农民购买土地。由于这样的巧取豪夺，才能从国有土地总面积中拨出达一百万公顷之多的土地作为“殖民土地”，也就是说，把这许多土地分配给法国侨民。

---

①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88页。

② 同上，第100页。

由法国总督在 1932 年公布的《保护权经济研究小组报告》[①]，毫不隐讳地说明了突尼斯农民被逐出自己土地的过程。在这个报告中，对剥夺突尼斯人财产继承权的过程叙述得十分清楚："保护权建立的初期，殖民运动主要依靠个人的主动性进行。侨民用自己的钱购买当地业主的土地，亲自经营。在这个崭新的地方，地价极其低廉，有无限的发展可能性，这就便于经营农田，确保收益。但是不久就发现，这样做还不足以在突尼斯农村形成稳定的法侨人口，还不足以使法侨人口多到能为我们的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突尼斯经济生活的发展，单凭个人的主动性已很困难；我们的侨民不能没有保护权的帮助。政府的殖民原则是：从国有土地中拨出一部分闲置土地，供我国同胞移居，并用特别基金购买正待出售的农业用田，转卖给需要置办农田的我国侨民，并给予付款和生产的优惠条件。"

---

① 《联合国。正式记录。大会。第七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538 次会议，1952 年 12 月 6 日》，第 4—5 页。(Объедине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дьмая сессия.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538 заседание, 6 декабря 1952, стр. 4—5.)

《保护权经济研究小组报告》的结尾部分说："如果对待土地问题过分咬文嚼字，那是错误的。只要这片或那片土地可以被国家用来供私人开垦和私人收益，那么它就应为国家所有，成为国有土地总面积的一部分，政府就可以依靠它以最有利的条件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政府无须考虑涨落无常的地价行情而把卖价规定下来。"

农民的土地遭到兼并，加之连年歉收，造成了土著农民大规模破产，形成了农业无产阶级。法国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发展出口农产品（橄榄油、水果、小麦、椰枣等等）的生产，结果造成突尼斯农业的经常性危机。

法国金融巨头在开采突尼斯地下资源时，其劲头也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保护制建立后，宣布了采矿业国有化的原则。1917年"加夫萨公司"已拥有二百万公顷土地[①]。在突尼斯找到了丰富的矿藏：磷钙石、铅、锌、铁，以及铜和锰，所有这些矿区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垄断组织手里。1892年至1901年期间，突尼斯输出了六十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吨铅，六十万二千八百三十三吨锌，五十五万

①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108页。

五千八百八十五吨铁砂，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吨锰，四千四百十二吨铜矿石，总值三亿六千三百零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七法郎。

1921年，仅采矿业就有两万名突尼斯工人[①]，他们的工资要比欧洲籍工人低得多。突尼斯工人阶级得不到社会法律的保障，他们也没有政治自由。

突尼斯的手工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国货的泛滥，造成了手工业工人普遍破产。

由此可见，保护制在突尼斯建立后，法国大企业家厚颜无耻地掠夺该国的民族财富，使突尼斯人民陷入极度贫困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中。工业大公司和农业大公司成了突尼斯的主人，它们所推行的，正如恩格斯在1883年指出的，"是那种为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实行的殖民地化"[②]。

---

① 《突尼斯》，突尼斯市1923年版，第70页；《政府公报》，议会文件，巴黎1922年，第464页。("La Tunisie". T., 1923, p. 70. Journal Officiel. Document Parlementaire. P., 1922, p. 464.)

②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9月1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本第2版第36卷，第53页。——译者

二十世纪初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突尼斯被占领后，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促成了统一的国家经济生活的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突尼斯人民更深刻地感到了自己被奴役的状况。备受剥削和种种限制的突尼斯社会各阶层，坚决地起来反抗殖民压迫。

在反对保护制的斗争中，成立了各种党派和组织，它们负起了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使命。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突尼斯发生了一连串自发性的农民起义。突尼斯农民不承认土地已归法国殖民者所有，他们继续使用这些土地。农民们烧掉了殖民者的庄园，夺走谷物和牲畜，毁坏庄稼。

正如农业局副局长费雷说的，在离大城市较远的农场里，殖民者“朝夕提防，几无宁日”[①]。为了镇压农民运动，殖民者组织了私人武装保卫队，设立了宪兵骑巡队的哨所。同时，反对日益残暴

① 《摄政时期的突尼斯。咨询会议记录。第九届会议》，突尼斯市1895年，第109—110页。（Régence de Tunis. Procès-verbaux de la conférence consultative. 9 session. Tunis, 1895, p. 109—110.）

的突尼斯封建主的运动也展开了。

十九世纪最末几年，出现了青年突尼斯人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是出身于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突尼斯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一部分，在法国的大学里受过教育，跟西方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突尼斯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很软弱，他们和地主阶级中的自由派结成了联盟。1895年，产生了第一批青年突尼斯人的组织和团体，它们的宗旨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有阿里·巴什·汉巴，巴希尔·萨法尔和阿卜德·阿齐兹·萨阿列比[①]。青年突尼斯人致力于演说、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等活动。他们还密切关注在东方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萨阿列比用法文出版了《古兰经真铨》一书。这本书为维护“真正的伊斯兰教”而提出的论据，在突尼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青年突尼斯人领导下开始的运动，到了二十世纪初起了重大的变化。据《摄政时期突尼斯史》的作者、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康崩承认：到

---

① 有的历史书作塔阿列比(ат-Таальби)。——译者

1904年，工人问题已经在突尼斯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①]。诚然，工人阶级人数还不多，而且没有组织起来，但是工人运动日益发展这一事实本身，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革命因素。在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了。

第一次俄国革命唤醒了东方各民族"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②]，并在阿拉伯各国引起了反抗外国压迫的广泛的社会运动。1905年，阿拉伯祖国联盟向欧洲和亚洲各强国发表了宣言，宣布了这样的要求：让阿拉伯各国得到独立，让阿拉伯人结成统一的国家[③]。

1905年，在突尼斯成立了共和党，它包括青年突尼斯人的各种组织，以及法国资产阶级中以德斯特雷为首的具有激进倾向的代表人物。共和党在城市居民的支持下，发动了一系列群众性的

① 康崩：《摄政时期突尼斯史》，巴黎1948年版，第206页。

② 列宁：《亚洲的觉醒》，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8页。——译者

③ 安德烈·维奥利：《我们的突尼斯》，巴黎1939年版，第33页。(André Viollis. Notre Tunisie, P., 1939, p. 33.)

政治运动。1906年3月24日，青年突尼斯人的领导人之一巴希尔·萨法尔，公开地一一提出了突尼斯人民的要求。

殖民制度的加强和政治自由的缺乏，引起了共和党内法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裂。结果阿拉伯人退出共和党，于1907年成立了青年突尼斯进化运动小组，其领导人是：阿里·巴什·汉巴，阿卜德·阿齐兹·萨阿列比。不久，这一组织又改组为独立的政党，开始出版《突尼斯人报》。创刊号就宣称：由于“一无宪政组织可言，突尼斯人在国家政权中至今没有任何代表。他们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可以宣传宪政、表达民众的需要和希望”[①]。《突尼斯人报》力求成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喉舌。

进化党举行公开集会，发表各种演说。法国殖民主义者起初以为这并不会起什么作用，结果却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的事件。1906年4月26日，一群破产农民冲进一个广有权势的移民的大农庄，打死了农庄的主人。在殖民主义者的追击下，农

① 引自《世界报》，1950年9月7日。（“Le Monde” от 7 сентября 1950 г.）

民隐蔽到民政督察的房子里，向殖民主义者开火。经过流血冲突以后，四十七名起义者被捕受审。

二十世纪初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证明了："1905 年俄国革命的声音响彻云霄，即使十年后，仍然余音不绝。"[1] 著名的阿拉伯作家萨阿德写道："俄国革命的火焰直到此时此刻还在熊熊燃烧，这次革命使人类状况发生了变化，促使各民族获得了进步，其程度可与其姊妹——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媲美。"[2]

1905 年后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使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出让步的样子。1907 年，成立了突尼斯人的社会救济机构；1901 年至 1909 年期间，在法律上承认村社的土地为特种土地。还在 1891 年，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就召开了由三十九人组成的咨询会议；但是，只有法国人才有权根据普选的原则推选咨询会议成员。

---

① 克腊奇科夫斯基：《1905年革命在阿拉伯文学中的反响》，载《苏联东方学》1945 年版第 3 卷，第 5 页。（И. Ю. Крачковский. Отзвуки революции 1905 г. в араб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45, т. 3, стр. 5.）

② 同上，第 12 页。

由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而蓬勃开展的突尼斯人民运动，迫使法国政府对咨询会议的成员作了某些变动。贝伊于1907年2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突尼斯人的代表增加到十六名。法国代表认为阿拉伯人是劣等民族，拒绝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这样，政府便把这个"国会"分成两部。从此以后，咨询会议由两个部组成：法国人部（三十九名）和突尼斯人部（十六名）。但是，咨询会议的权利是极其有限的，它对突尼斯的事务并不能产生重大影响。

法国当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能削弱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进攻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更加激化了。到处举行援助的黎波里塔尼亚人的基金募捐大会。突尼斯人给予了反抗意大利侵略者的战士以大量的物质援助。

对解放斗争的发展起了特别重大影响的是突尼斯市的贾里亚扎区事件。1911年殖民主义者下令对贾里亚扎的伊斯兰教徒的墓地进行登记。聚集在墓地上的一大群突尼斯市居民，对法国当局的决定提出抗议。殖民主义者召来武装部队，下

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火。突尼斯爱国者抵挡不住军队的袭击，只得离开墓地。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也在突尼斯市其他地方发生。在斗争过程中击毙了三个法国人、六个意大利人，警察局的好几个特务受了伤。当局逮捕了将近四十名运动参加者，其中七名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也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贾里亚扎事件增强了突尼斯人反抗殖民主义的斗志。这在1912年抵制乘坐电车的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突尼斯电车公司”对意大利籍的职员和工人特别优待。这自然激起了阿拉伯人的不满。突尼斯人要求在录用职工时与意大利人有同等权利，要求实现“同工同酬”原则。当电车公司拒绝这些要求时，首都居民宣布抵制电车。殖民当局把“抵制电车”看作反对法国的“政治阴谋”，宣布全国特别戒严。进化党和《突尼斯人报》均被查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当局总算把民族解放运动暂时镇压了下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青年突尼斯人领导下，突尼斯各城市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联合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队伍——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地主结成了同盟。青年突尼斯人要求实行宪政制度，改变农业政策，实行某些旨在发展民族工业的措施。突尼斯的工人阶级没有参加这一运动。当局还没有承认他们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无从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地下活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方才起了根本的变化。

第 三 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法国资产阶级使“很多殖民地人民的部队卷入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战争”[①]。譬如，在法国军队内参加对德战争的突尼斯人就有六万名。他们被“编成突击队，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任随机关枪象割草一样把他们随便射死。他们终于学会一些东西了”[②]。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37页。——译者

②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57页。——译者

对于法国来说，突尼斯不但是炮灰供应处，而且是原料产地和法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自1915年至1916年间，法国人从突尼斯运走的农产品总值达三千三百万法郎。由突尼斯运走的原矿总值达一亿一千万法郎，几乎占1881年至1921年期间突尼斯输出的全部原料价值的三分之一[①]。而且法国还在1915年至1916年度的突尼斯国家预算中，拨款八千二百万法郎作为军费[②]。1914年，突尼斯还征收人头税，这个国家的一切成年男子，不问其实际收入多少，都要交纳同等数额的税金。

帝国主义战争唤醒了突尼斯，把它卷进了国际政治生活。法国武装了突尼斯人民，帮助他们“熟悉了军事技术和新式机器”[③]。战争擦亮了突尼斯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无权地位。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突尼斯人民指明了一条摆脱深重灾难的出路。十月革命向东方各

---

① 《1919年总年鉴》，第723页。(Annuaire général, 1919, p. 723.)

② 《突尼斯》，突尼斯市1923年版，第70页。

③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137页。——译者

国人民表明，“不论这些国家的人民如何弱小，不论欧洲压迫者的力量如何貌似强大，把技术和军事艺术的一切奇迹都用之于战争，但是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只要它确能唤醒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那么就有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即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在今天是确实可以实现的。这不但从世界革命的前景来看是如此，而且从直接的军事经验来看也是如此”[①]，而这种军事经验正是苏联已经积累了的。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突尼斯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运动在1919年至1920年间以崭新的力量开展了。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导致1919年在突尼斯建立了隶属于法国社会党的突尼斯联盟。

1920年，在法国社会党召开的图尔代表大会上，突尼斯共产党人一致赞同加入第三国际。突尼斯共产党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并入法国共产党，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个联盟。当时突尼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

突尼斯工人阶级就其民族成份而言是相当复

① 《突尼斯》，突尼斯市1923年版，第70页。

杂的。工业无产阶级由突尼斯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组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移民是熟练劳动力的唯一来源。法国总督和企业主给予欧洲籍工人以优惠的待遇，力图使他们同突尼斯的无产阶级疏远。

1920年，在突尼斯召开了第一届工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创立地区工会联合会，并加入法国总工会。然而这个新建的工会组织的大权却落到了改良主义者的手里。突尼斯人被拒于工会领导之外。

地区工联主张维持法国人和突尼斯人的工资差距。突尼斯的无产阶级本来就“对外国殖民者和大公司恨之入骨”，而且久已对“不公平和残忍的待遇以及法籍工人和突尼斯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①]忿忿不平，因此，对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就大为不满。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巴什·汉巴和萨阿列比为首的进化党中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就创立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独立委员会。这

① 阿里·哈马穆：《突尼斯工人运动的演变》，载《红色工会国际》1952年第6期，第96页。（Али-Хамаму. Эволюция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Тунисе. «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 1952, № 6, стр. 96.）

个委员会的宗旨是建立独立的马格里布国家。巴什·汉巴在日内瓦发行《马格里布评论》杂志，出版他写作的小册子[1]，以反对法国的殖民压迫。1920年，在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建立了自由宪政党(简称宪政党)，这个党的党纲是由萨阿列比撰写的，题为《苦难的突尼斯》[2]，这是一本著名的抨击性的政治小册子。

萨阿列比在其著作中把法国当局的苛政和淫威同自由制度作了对比。根据他的说法，突尼斯在1881年以前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自由制度。他起草的这份党纲的基本论点可归结如下：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由法国人和突尼斯人组成的立法议会；成立对立法议会负责的政府；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突尼斯人可以在一切政府机关中任职，突尼斯籍官吏和欧洲籍官吏同职同薪；在普选基础上选举市政府；

---

① 巴什·汉巴：《法国对突尼斯的"保护权"》，格勒诺布尔1918年版；《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人民的要求》，格勒诺布尔1919年版。(M. Bach-Hamba. Le "protectorat" Français en Tunisie. G., 1918; Les revendications du peuple algéro—tunisien. G., 1919.)

② 此书1920年于巴黎出版，全名为：《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

实施初级义务教育制；赋予突尼斯人以土地所有权；人民有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①]。

尽管宪政党的纲领是温和的，但是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该党很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把民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工人阶级中的某些部分，都联合到它的队伍之中。

宪政党利用突尼斯工人对法国总工会的不满，于1921年10月倡议建立自治的工会联合会——突尼斯劳工总同盟，这就开了突尼斯工人运动长期分裂的先例。

由宪政党组织的运动，甚至把王室和侯赛因王朝的代表人物都网罗到了它的行列之中。1922年4月，贝伊纳赛尔威胁说，如果不在最近的将来实行改革，他就宣布退位。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防止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虚伪的改革。法国驻突尼斯的新任总督吕西安·圣在巴黎的同意下，宣布成立大议会、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州议会。虽然卡伊德辖区议会是纯粹的突尼斯组织，却并不妨碍总督把居住在卡伊德辖区的法国人安

① 《苦难的突尼斯。它的要求》，巴黎1920年版，第210—212页。

插到这类议会中去。无论是卡伊德辖区议会，还是州议会，都无权作出任何决定。

根据1922年的法令，咨询会议改组为大议会；大议会分两部，一部由法国籍议员组成，一部由突尼斯籍议员组成。法国人部共有四十四名法籍议员，其中二十一名代表财阀的利益，二十三名则由选举产生；凡年满二十一岁，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并已在突尼斯居住了不少于两年的法国人，均有权当选。突尼斯人部共有十八名议员，其中十名代表州议会，二名代表各州，六名代表商业机构。另设二名议员，代表犹太人的团体。

大议会无权对军费和殖民机关的经费开支，也就是说预算的基本项目提出意见。当法国人部和突尼斯人部发生意见分歧时，总是以前者的意见为准。即使两部意见一致，大议会作出的决定，根据法令所附带的条件，也必须经法国外交部长批准[①]。

---

① 卡米尔：《非洲属地的代议制》，波尔多1929年版，第30—31页。(M. Camill. Représentatif des possessions africaines. B., 1929, p. 30—31.)

由此可见，1922年的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建立在暴力和专制基础上的殖民制度。这不过是法国占领者“运用虚伪的改革和同民族解放运动中某些投机分子达成妥协的办法，来挽救殖民制度”① 的初次尝试罢了。

与此同时，法国人在1922年2月颁布了一项专门的法令，旨在“取缔共产党煽动分子在穆斯林居民中的破坏活动”。这项法令得到了宪政党右翼的赞同。宪政党的右翼主张同帝国主义者合作，代表了豪绅贵族的利益，同样也代表了同外国资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宪政党的领导甚至对法国共产党议员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突尼斯独立一事，表示抗议。这个党的某些领导人深信穆斯林的宗教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是

---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为了和平、土地和面包。突尼斯共产党从费里维尔大会到突尼斯市大会的斗争的三年：1948年5月—1951年5月》，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16页。以下简称：《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Pour une Tunisie libre et indépendante. Pour la paix, la terre et le pain. Trois années de lutte, mai 1948—mai 1951, du congrès de Ferryville au congrès de Tunis du Parti Communiste Tunisien. Tunis, 1951, p. 16.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окращенно: "Pour une Tunisie libre et indépendante".)

无比优越的。

宪政党的右翼对于社会改革和人民的遭遇素来漠不关心。这就使这个党在1924年站到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摩洛哥在阿卜德·克里姆领导下爆发的起义和叙利亚爆发的起义，以及起义者在突尼斯所得到的同情，多少改变了这个党的政策。它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突尼斯是突尼斯人的"，"结束摩洛哥的战争"[①]，"打倒法帝国主义"，并在这些口号下开展活动。

工人阶级在1924年的活动，对宪政党的工作影响很大。这年9月，宾泽特的警察总监大肆逮捕突尼斯工会领导人，并把他们驱逐出突尼斯国境。突尼斯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的暴行。警察对示威游行者的镇压，使得全国群情激愤。于是法国把一个叫作莱昂·若奥的社会党人派到

① 1921年7月，在摩洛哥的里弗地区，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人民大起义。这个地区的人民在阿卜德·克里姆领导下，掀起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多次击败了西班牙和法国的侵略军，于1925年建立了里弗共和国。同年7月，法国和西班牙调二十万重兵到摩洛哥，疯狂地镇压里弗人民。里弗共和国遂于1926年失败。——译者

突尼斯来安抚工人。但是工人对待莱昂·若奥这个叛徒并不友好，在各次群众大会上一再嘘他。莱昂·若奥离开突尼斯以后，罢工的浪潮重又席卷全国。

1926年，殖民主义者又大肆镇压突尼斯的爱国人士。对于社会自由设下的种种限制、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作的迫害，使得突尼斯劳工总同盟宣告解散。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到了三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重又爆发了。1929年至1930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殃及突尼斯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引起工资急剧下降，劳动日大大延长。许多矿场倒闭，大股份公司纷纷破产，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国家经济状况的严重”[1]。在经济危机时期，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均告破产，而高利贷者却大发横财，资本集中到了一小撮企业主和银行家手里。

在这样的形势下，突尼斯国内的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了。1931年，萨阿列比长老被任命为北非

---

① 劳夫：《暴力和剥削的膜拜(突尼斯来信)》〔Рауф. Юбилеи насилия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письмо из Туниса).〕，载《红色工会国际》1931年第8期，第27页。

驻耶路撒冷泛阿拉伯大会的常驻代表。这一事件在突尼斯激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开始出版两种新的民族主义报纸。其中的一种是由木纳斯提尔城的律师——曾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哈比卜·布尔吉巴[①]主持的。

自1931年起，宪政党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而日趋分裂。老的领袖们依恋于穆斯林传统，而新的成员则以"欧洲的"和"现代主义的"理论处处加以抵制。于是形成了两种倾向，分裂为两个派别。由突尼斯的大清真寺教育出来的人大部分都选择"传统主义者"派，而由法国大学和突尼斯市的萨迪基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却往往追随"现代主义者"派。后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深受殖民制度束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在三十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竭力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借此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在这个时期内，工人运动也活跃起来了。三十年代初期，法国统一劳工总联合会花了不少力气建立一批新的工会来代替1926年解散了的那

① 哈比卜·布尔吉巴自1934年起为新宪政党首领。

些工会。直到1932年至1934年间，统一劳工总联合会才在突尼斯工人阶级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甚至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但是发行八期之后就被总督查封了。到1933年底，统一劳工总联合会团结了二千二百名工人，基本上都是欧洲人。在这个时期内，突尼斯的一部分工人加入了总工会或统一劳工总联合会领导的工会组织。

就突尼斯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而言，1934年可以认为是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内，突尼斯建立了九十二个工会组织，团结了两万工人[1]。工会站稳了脚跟，并且成长了。

随着工人阶级组织性的提高，反帝斗争也加强了。法国殖民当局用所谓“归化”(转入法国籍)的办法，强迫当地居民法国化，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全力抵制。

在这个时期内，法国国内各种法西斯团体的活动极为嚣张。1933年2月11日，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道：“如此明目张胆地提出修改宪法和取消民主的问题，在法

① «人道报»，1934年11月4日。(“L' Humanité” от 4 ноября 1934, г.)

国还是第一次。”① 这种倾向在法国统治阶级对待突尼斯的政策中也表现了出来。

法国资产阶级慑于突尼斯人民的斗争日益壮大，于1933年8月任命马塞尔·佩鲁东为法国驻突尼斯总督，这是个持有法西斯观点的臭名昭著的人物。他一到突尼斯，便实行“鞭子加蜜糖饼干”的政策。1934年5月初，他在大议会的会议上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说，声称：“低工资的工人也好，公务员也好，至少现在还有东西可以果腹，可是两百万阿拉伯居民却根本没有充饥的东西。”② 1934年，贝伊发表通令，将公务员的工资总额减少一千一百万法郎。而民族主义者提出应当裁减的是占总预算20%的管理机关的庞大行政费用。佩鲁东挑动人们就贝伊的决定争论不休。在全国群情激愤的气氛下，佩鲁东故作姿态，表示向“人

① 《莫里斯·多列士选集》，巴黎1951年版，第2卷，第4分册（1932年6月—1933年2月），第167页。〔Oeuvres de Maurice Thorez. Livre deuxième, tome quatrième (juin 1932—février 1933). P., 1951, p. 167.〕

② 波哥列利斯卡娅：《突尼斯的革命事件》，载《革命的东方》1935年第3期，第75页。（А. Погоре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события в Тунис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1935, № 3, стр. 75.）

民大众的意志”让步。宪政党人因为他答应裁减行政费用，对他大为感激，甚至在他的示意下，组织了游行。

法国当局的蛊惑性的姿态未能遏制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愤怒。突尼斯市一系列企业的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纷纷举行罢工。失业者和涌入城市的无地佃农，要求“工作和面包”，他们没有一天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共产党人号召群众采取断然行动。农村也动起来了，尤其是在政府决定向农民征收全部欠税之后，更是如此。

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扑灭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便乞灵于镇压措施。突尼斯市兵工厂和造船厂的统一工会被勒令解散，参加统一工会的工人悉被解雇，积极的工会活动家被流放到实行军事管制的南方。有六名共产党人和九名宪政党人，其中包括哈比卜·布尔吉巴和马泰里博士，被流放到南方地区。殖民主义者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凡撰写反法文章的作者以及刊登这些文章的报社编辑，均受法律制裁，并严禁输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刊。殖民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促使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在这些日子里，突尼斯处

于总罢工的前夕。

法国殖民主义者还出动军队来镇压革命运动。在所有“人心浮动”的州内都派驻了重兵。许多地区，根据非常法令，实行戒严，凡与反法活动有牵连的人，一概逮捕入狱。工人阶级以战斗的姿态来回答佩鲁东的武力威胁和挑衅。1934 年 9 月，突尼斯港口的码头工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但是，宪政党领导人优柔寡断，他们的行动远不及突尼斯的法国殖民当局迅捷而果断。宪政党领导人一味指望感化佩鲁东，迟迟不肯采取紧急措施。然而在群众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宣布总罢工。

9 月 4 日，在“释放流放者和废除非常法”的口号下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轮船无法卸货，只得离开港口，铁路交通停顿，电话和电报通讯中断。为了支持罢工者，十八个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很快就有二十三个城市，也就是说突尼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举行了罢工和罢市。自 9 月 3 日至 9 月 6 日，在突尼斯一共举行了二十多次示威游行。连官方报告也承认，在许多城市中，成年的居民全都参加了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

农民群众也投入了运动。1934年8月底，凯鲁万市四郊的农民进城举行示威游行。殖民当局逮捕了将近四百个佃农，并宣布凯鲁万市戒严。木克宁市近郊的农民，土地被剥夺的情况甚于其他各地，他们一听到总罢工的消息，立即到木克宁市集中，烧毁了市政局，砸烂了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并袭击了前来镇压的宪兵队。9月6日，农民与军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许多法国移民害怕受到惩罚，纷纷逃离自己的农场。在突尼斯的殖民主义者惊恐万状。1934年9月至10月，佩鲁东到全国各地视察，到处遭到抵制。只要他一到，不论城市和乡村，一切活动立即停止，市场和商店全部打烊，连家家户户的护窗板和大门也关得严严实实。从苏萨到木克宁的路上，人们向总督的汽车投掷石块。法国军队布满突尼斯。1934年11月，佩鲁东在大议会的会议上发言时承认:“突尼斯是法属北非最不太平的地区。”①

突尼斯在1934年所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莫里斯·多列士在1934年所作的论断：“革命转

① 波哥列利斯卡娅:《突尼斯的革命事件》，载《革命的东方》1935年第3期，第65页。

折点的因素正在全世界成熟。”[1] 在突尼斯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宪政党的左翼大获全胜。1934年3月1日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所谓少壮派宪政党人，在赫拉尔堡召开的该党的非常大会上，经过努力，终于解散了该党已同法帝国主义彻底妥协的旧执行委员会。会议选出了由新宪政党人组成的政治局，其成员是：斯法尔，穆罕默德，哈比卜·布尔吉巴，巴赫里·吉加和马哈茂德·马泰里博士。

于是在旧的自由宪政党（今称旧宪政党）以外，又有了一个与之对立的自由宪政党——新宪政党。新宪政党希望把广大群众的代表人物都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因而采用了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新宪政党由于其党员的积极努力，很快就在城市资产阶级、农民和一部分工人中间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宪政党与旧宪政党迥然不同，力求加强它对城乡劳动人民的影响，此外，还认真地把希望寄托于法国的资产阶级左派政党。新宪政党把最开明的人士都联合到了自己的队伍中来，因此在9月和10月的风潮中，就能使劳动人

① 《莫里斯·多列士选集》，巴黎1951年版，第2卷，第5分册（1933年2月—1934年1月），第227页。

民都跟随着它。对于宪政党人的镇压，提高了这个党的威望，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

突尼斯人民在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得到了法国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援助。1934年2月，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堵住了法西斯夺取政权的道路，1936年1月，公布了人民阵线的纲领。在法国进步力量的压力下，1936年3月21日，法国将佩鲁东由突尼斯召回，改派阿尔芒·吉荣接任总督。人民阵线在1936年春的选举中获胜之后，总督吉荣不得不释放一切政治犯，并着手实行民主的社会改革。法国殖民当局减低了农民的税赋。法国有关工人的法律，在突尼斯也生效了。根据1956年① 8月4日的法令，在突尼斯实行了集体合同制、缩短工作周、休假日工资照付等条例，还宣布人民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

1937年3月1日，法国外交部次长皮埃尔·维埃诺在突尼斯广播电台发表纲领性演说时称，法国准备实行改革，结束专制和暴力行动。所有爱国的和民主的政党和团体都支持人民阵线政府

① 此处年份有误，应为1936年。——译者

的方针。法国移民中的大富豪们，对于人民阵线的纲领怒不可遏，竭尽全力阻挠这一纲领的实施。正如哈比卜·布尔吉巴所说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后，斗争已不是法国和突尼斯之间的斗争，而是“突尼斯人民所支持的法国和一小撮顽固地维护自己特权的金融寡头之间的斗争”[1]。

1936至1937年，在共产党和工会的号召下，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了罢工，人数之多，在突尼斯是空前的。矿工在1937年5月以前，每天要劳动十个小时，经过斗争，缩短了工作日。企业主们依靠警察对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1937年3月，警察在梅特劳伊市枪杀了十九名工人，5月20日，警察又悍然枪杀了杰里萨地区各矿场的罢工工人。

在人民阵线时期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弱点是，即使在各民族主义的政党之间也缺乏团结和统一。萨阿列比长老于1937年7月5日由开罗返回突尼斯，召集各党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作为新宪政党代表人的布尔吉巴，

[1] 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和法国》，巴黎1954年版，第83页。

在党员群众的压力下，无法对满脑子都是泛阿拉伯主义思想的改良派宪政党人作出让步。

更其严重的事情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当法国的劳动人民重又取得一致，团结在总工会的队伍中时，新宪政党又先下手，倡议恢复旧的突尼斯劳工总同盟。于是在突尼斯工人中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仍旧留在总工会，另一部分则参加突尼斯劳工总同盟。这种分裂只能有利于殖民主义者进行反扑。

法国殖民主义者利用1937年的“喘息机会”，为1938年开始新的进攻积聚力量，扼杀法国的人民阵线。

宪政党的一些积极的党员再三要求履行莱昂·勃鲁姆[①]和维埃诺所许下的诺言，力主缔结法突条约。他们要求建立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选举国民议会，撤销大议会[②]。但是法国反动派反对巴黎和突尼斯之间缔结条约的任何方案。

① 莱昂·勃鲁姆(1872—1950)，系法国社会党首领，1936年6月出任法国第一任社会党人的总理，1937年6月辞职。1938年和1946年又两度出任总理。——译者

② 安德烈·维奥里：《我们的突尼斯》，巴黎1939年版，第60页。

法国当局拒绝向突尼斯人让步，从而激起了新的抗议浪潮。1937 年 11 月 20 日的总罢工和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表明了人民的愤怒。民间的抵制运动开始了，罢工和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在全国各地此伏彼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突尼斯的政治局势由于意大利法西斯对突尼斯虎视眈眈而更趋紧张。早在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初，法西斯报刊就叫嚷意大利对突尼斯的权利。"在托拉斯……其中包括军事工业托拉斯的赤裸裸的恐怖统治下"，意大利工业迅速发展，使得这类侵略意图日益强烈。所有这一切，"向意大利金融资本统治集团提出了占领新市场的课题"[1]。意大利的大托拉斯"蒙特卡蒂尼化学联合工厂"就同突尼斯的磷酸盐的开采发生了密切关系。1938年，意大利在突尼斯的资本总额为二亿二千八百三十三万法郎[2]，而法国资本则为十五亿六千零七十万五千法郎[3]。

---

① 塞伦尼：《意大利的土地问题》，莫斯科 1949 年版，第 281 页。(Э. Серени. Аграрный вопрос в Италии, М., 1949, стр. 281.)

② 皮埃尔·马罗东：《意大利企图染指突尼斯而制造的谎言》，波尼 1939 年版，第 39 页。

③ 同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同意大利之间争夺突尼斯的尖锐斗争白热化了。1935 年，法国政府提出了有关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国籍以及改变他们现有地位的问题。通过谈判，法国方面成功地使意大利政府同意到 1965 年时废止 1896 年签订的协定。双方约定，凡 1945 年以前在突尼斯出生的意大利儿童保留意大利国籍。自 1955 年[①]起，在突尼斯的意大利学校应与法国私立学校同等待遇[②]。由于达成了上述协议，意大利在 1935 年便巧妙地利用并暂时地依靠法国的支持，发动了 1935 年至 1936 年对阿比西尼亚的远征。意大利在侵占阿比西尼亚之后，千方百计地扩大它在突尼斯的地盘。在 1936 年至 1937 年期间，罗马通过学校和大量的法西斯组织以及领事馆，建立了

① 据法意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于 1935 年 1 月 7 日在罗马签订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协定》第四部分“法意关于意大利人在突尼斯的议定书”第四款称：“关于突尼斯所设意大利王家学校，该专约将规定这些学校应继续维持至 1945 年 3 月 28 日止。自是日起，这些学校将成为私立学校，并须服从在突尼斯的法国教育法。”因此 1955 年显系作者之误，应作 1945 年。可参阅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条约集。1934—1944》。——译者

② 爱德华·赫里欧：《往事片断》，莫斯科 1958 年版，第 596 页。（Эдуард Эррио. Из прошлого, М., 1958, стр. 596.）

“法西斯分子对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全面统治”[①]。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同时还积极地在穆斯林居民中进行宣传。1938年11月30日，在意大利议会内，组织了黑衫党人的反法示威，提出对“突尼斯、科西嘉和吉布提[②]”的领土要求。接着，报刊上就掀起了反法运动。意大利报纸纷纷叫嚷：“地中海，是我们的海”，“突尼斯，是我们的土地”。然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想在突尼斯建立“第五纵队”的阴谋未能得逞。法西斯分子的计划终于破产，这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巨大功绩。

意大利共产党对侨居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十分重视。1938年领导侨民工作的是乔治·阿门多拉和维利奥·斯巴诺。在突尼斯出版的意大利文的民主主义的报纸《突尼斯日报》，就是由乔治·阿门多拉领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报纸就停刊了，乔治·阿门多拉被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往法国。斯巴诺虽然被法国“维希政府”的

① 《意大利共产党生活和斗争的三十年》，莫斯科1953年版，第297页。(Тридцати лет жизни и борьбы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М., 1953, стр. 297.)

② 科西嘉系位于地中海的岛屿，吉布提系东北非的法属索马里首府。这两个地区当时均为法国殖民地。——译者

司法机关两次缺席判处死刑，但他仍然留在突尼斯，直到1943年。

突尼斯共产党也同样为建立反法西斯和反战的统一战线而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支持。法国共产党遵循列宁的学说，把法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①]。1938年至1939年的事件表明，突尼斯共产党在劳动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突尼斯共产党在1939年5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劳动人民反对压迫者的运动进一步加强了领导。

1938年4月8日，在突尼斯爆发了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殖民当局逮捕新宪政党首领萨拉赫·本·优素福和苏莱曼·本·苏莱曼[②]博士，在示威游行的过程中，法西斯分子组织人马冲击游行队伍。4月9日，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宪政党人被捕。新宪政党被查禁，该党领导人，包括马泰里和布尔吉巴在内，均遭流放。

---

① 《莫里斯·多列士选集》，巴黎1951年版，第2卷，第5分册，第39页。

② 苏莱曼·本·苏莱曼一译斯里曼·本·斯里曼。——译者

在突尼斯重又推行了殖民地的警察恐怖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突尼斯

1939年9月，法国达拉第政府在解散法国共产党的同时，解散了突尼斯共产党。1940年，佩鲁东又被任命为驻突尼斯总督。但是不久就由德国人的盟友海军上将埃斯特瓦接替了他。埃斯特瓦遵照“维希政府”的指示，解散了大议会、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州议会，实行了反犹太人的法律，解散了工会，取消了政治自由。

在这种形势下，突尼斯共产党开展了反对“维希政府”的地下斗争。新宪政党采取了观望态度。该党某些成员竟然相信法西斯分子的诺言，以为他们真会让突尼斯独立。布尔吉巴自狱中寄出的信件中一再指摘那种“幼稚的信念：以为法国的溃败是真主的惩罚，以为法国的统治就此结束，以为随着轴心国的胜利，我国的独立就将来到”。突尼斯共产党和新宪政党的某些领导人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使突尼斯人识破纳粹宣传的欺骗性。

当法属北非的人民正在进行反对法国“维希政府”、反对德国和意大利占领者的斗争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官们却忙于攫取非洲的经济财富。1940年，美国政府派出一批代表去北非，他们带有阻止德国人“并吞这一地区”的指令。美国人勾结法国“维希政府”，于1941年同它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美国可以把商品运进北非，以换取北非的货物。他们并且可以建立一个副领事衔的检查团，其职责是检查运至北非的美国货物的使用情况和搜集英美今后入侵北非时所需要的情报。

艾森豪威尔在其所著《十字军在欧洲》一书中承认突尼斯有巨大的意义，因此美国人“首先必须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崩角登陆”[①]。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就可以切断德国隆美尔的军队同欧洲的联系。然而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讲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②]，这个计划被否决了。英美军队估计到法国军队、政府官员和西北非居民是不会抗击美国人的，因此决定在法国人控制的北非地区登

①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十字军在欧洲》，纽约1948年版，第79页。(Dwight D.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New York, 1948, p. 79.)

② 同上，第80—81页。

陆。美国将军克拉克奉命完成这一任务的准备工作。此后他便同罗伯特·墨菲[1] 一起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接应他们的是法国的夏尔·马斯特将军。

墨菲、克拉克同达尔朗[2]进行了交易，于是达尔朗答应，“维希政府”的将军们所指挥的军队将不抵抗美国人。

1942 年 11 月 8 日，美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一帆风顺地向突尼斯方向推进。1942 年 11 月 7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突尼斯贝伊发出呼吁，信誓旦旦地说，美国人“除了尽速消灭……共同的敌人之外，决无其他目的”[3]。艾森豪威尔将军则向北非人民保证：“我们是作为朋友到你们这儿来的……你们解放的时代开始了。”[4] 突尼斯人民听信了这些诺言，并积极参加反对德意法西斯的斗争。正如布莱德利所承认的，构成同盟国在北非的兵力的，不但有英美的师团，而且还有法国的

① 罗伯特·墨菲系美帝国主义的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表美国政府在法属北非活动。——译者

② 达尔朗系法国卖国政府“维希政府”的头子之一，海军上将。1942 年底，美国军方任命其为北非行政机构的首脑。——译者

③ 《真理报》，1942 年11 月 11 日。(«Правда» от 11 ноября 1942 г.)

④ 同上，1942 年 11 月 9 日。

政治侨民和柏柏尔人所组成的法国非洲军团①。

德国统帅部认识到，突尼斯北部是德军从非洲撤退的唯一捷径，如果被美国人全部占领，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就必然面临投降的绝境，于是德国统帅部匆忙聚集力量投入战场，以便把突尼斯北部保持在自己手里。还在1941年12月，轴心国占领埃及的企图告吹之后，墨索里尼就曾致函希特勒说："攻打昔兰尼加一役并非败在沙漠之中②，而是败在海上……取道突尼斯势必安全得多。在突尼斯建立基地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占领宾泽特市和突尼斯市，轴心国的战略地位将起根本变化。那时我们的军队和物资供应部队就可以畅通无阻，同时又能切断敌军的交通线。这一措施的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③ 他的意见促使德国统帅部于1942年11月10日将空降部队空投到突尼斯北部，占领了突尼斯市和宾泽特市。

① 布莱德利：《一个士兵的回忆录》，莫斯科1957年版，第108页。(О. Брэдли. Записки солдата, М., 1957, стр. 108.)

② 昔兰尼加是利比亚东部地区的名称，境内有卡兰舒等沙漠。——译者

③ 《夏尔·德·富科尔笔记·突尼斯》，巴黎1944年版，第67页。(Cahiers Charles de Foucauld, La Tunisie, P., 1944, p. 67.)

德意入侵突尼斯，使得突尼斯的一部分贵族和接近贝伊的大资产阶级，企图借此机会摆脱殖民压迫。1942年8月，贝伊蒙塞弗想使“维希政府”让步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因此一俟法国在突尼斯的统治崩溃，蒙塞弗便着手进行改革，并于1943年12月31日建立了以穆罕默德·谢尼克为首的民族政府。这就意味着废除了保护制度。谢尼克政府取得政权后，没有屈服于来自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阀的压力，严格遵守中立的政策。

突尼斯主权的恢复，并没有对同盟国构成任何威胁。虽然地中海中部的重要据点已落到了“轴心国”手里，但是德国和意大利在突尼斯的地位并不稳固。1942年11月14日，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后，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根据意军总参谋长梅塞将军的看法，“突尼斯失守是不可避免的”①。1942年11月26日，意大利空军司令富齐·里诺·科尔索将军讲：“……几天以后，我们就会被撵出突尼斯。”② 连墨索里尼也同意这种

① 《齐亚诺日记》，纽约1945年版，1942年11月14日日记。(Diarys of Ciano. New York. 1945, 14/XI 1942.)

② 同上，1945年11月26日日记。

看法。但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并未在1942年11月被撵出突尼斯，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1943年5月。

美国人之所以不在1942年11月把“轴心国”逐出突尼斯，无非是不愿减轻希特勒军队对苏联的压力。美军登陆突尼斯的原定计划之所以被放弃，也只能是出于这个意图。美国司令部本已约定在1942年12月25日在突尼斯战线发动进攻，但是临时变卦了。据艾森豪威尔讲，所以会变卦，是因为他这个总司令于12月24日视察前线时，看到摩托车都陷入泥淖，便得出结论，进攻是无望的[①]。连邱吉尔在《命运的转折》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虽然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北非掌握了主动权，而且也利用了突然袭击的时机，然而“兵力的集中还是不可避免地进行得很慢”[②]。1943年1月，北非一片沉寂。这时，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建议在高加索“援助”苏联。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外交手腕罢了。无怪乎一位著名的美国将军在同苏联元帅科涅夫谈话

---

①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十字军在欧洲》，纽约1948年版，第123—124页。

② 温斯顿·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转折》，1950年版，第660页。(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Hinge of Fate, 1950, p. 660.)

时承认说，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们“为减轻盟国苏联的负担所做的事情，实在微乎其微”[①]。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给予法西斯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北非）举行会晤。会晤后，罗斯福接见了艾森豪威尔。据艾森豪威尔讲，罗斯福对于如何“控制法帝国的某些战略据点一事”极为关注，他认为“法国已无力保住这些据点”。与此同时，罗斯福指出：“在向法国人提供他们所亟需的大量军事装备时，附以交换条件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必须同意我们使用法国的军事基地，并且逐步撤换美国政府反对其留任的法国官员……如果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不支持我们，那么武装他们显然是没有意义的。”[②] 美国人出于以上的想法，要亨利·吉罗将军离开法国，让他到北非去充当首领[③]。

---

① 《真理报》，1955年2月11日。

②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十字军在欧洲》，纽约1948年版，第76—78页。

③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莫斯科1958年版，第292页。（Роберт Шервуд. Рузвельт и Гопкинс, М., 1958, стр. 292.）

艾森豪威尔将军把前法国驻突尼斯总督马塞尔·佩鲁东从阿根廷召来，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总督。曾在1942年11月协助美军在北非登陆的马斯特将军获得晋级。但是，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承认的，甚至连法国的上层人士起初对马斯特也极度仇视，以致美国人不敢委任他行政职务。直到1943年，艾森豪威尔才任命马斯特为法国驻突尼斯总督。

由此可见，美国军阀自他们到达北非的第一天起，就竭尽全力为美国资本渗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创造有利条件。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历史性胜利，也决定了争夺突尼斯的斗争的结局。1943年5月，德国人被迫停止抵抗。

在美国占领期间，突尼斯人民的处境更加恶化。1952年，纽约出版了哈奇所著的《艾克将军》一书。作者大肆渲染艾森豪威尔如何“经常关注”美国的利益。哈奇在谈到美国人怎样管理法属北非时讲：“我们的金钱和粮食并没有付诸东流。他们以这个国家的磷酸盐、钴和其他贵重产品以及一千六百万美元的现款，全部偿还了我们的贷

款。"[1] 仅1943年初，从北非运往美国和英国的各种原料就达五万吨。突尼斯公民的财物被美国的士兵和军官洗劫一空。连美国报刊也承认，美国的大兵在突尼斯留下的是蔑视和怨恨。

"轴心国"被逐出突尼斯和英美军队入侵突尼斯，意味着旧殖民制度根据美国的走卒吉罗将军的命令在突尼斯全面复辟。吉罗将军首先解散了谢尼克政府，废除了他所实施的一切新政。1943年5月8日，贝伊蒙塞弗被捕。同年5月14日，他由于拒绝逊位而遭废黜，并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被流放到拉格瓦特[2]。

英美军队把突尼斯从法西斯军队的铁蹄下解放了出来，却把它交给法国殖民主义者，让法国重新奴役它达十年之久。

---

① 哈奇：《艾克将军》，纽约1952年版，第151页。（A. Hatch. General Ike, New York, 1952, p. 151.）

② 拉格瓦特系阿尔及利亚北部城市。——译者

第 四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突尼斯压迫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资本加紧向突尼斯扩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法西斯主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这就强有力地推动了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战后有十二亿多人，近乎全世界人口的一半，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属地位的枷锁。

一系列亚洲国家，不久前还是殖民地，现在却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帝国主义殖民者由于其在亚洲的殖民地日益减少，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便把注意力集中于非洲的市场及其原料产地。非洲成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

主要中心。美国记者约翰·根室写道:“非洲大陆对西方世界极其重要，不仅因为它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极为丰富的重要原料，而且还因为它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亚洲大部分已经丧失，非洲还保留着。”[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削弱了，本国的经济受到了破坏。1929年法国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6.4%，1945年则下降到4.7%，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相应地从5.9%下降到0.94%[②]。法国工业生产的总指数(如果将1937年作为一百)1944年下降到35%[③]。战争和军事占领制度破坏了国家财政，引起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战后，法国资本加紧向国外输出，国家黄金储备急剧下降，越发加剧了财政危机。“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1938年估

①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纽约1954年版，第4页。(John Gunther. Inside Africa, New York, 1954, p. 4.)

② 巴库林:《资本主义各国对外贸易统计》，莫斯科1952年版，第135—137页。(С. Н. Бакулин.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2, стр. 135—137.)

③ 《联合国。1948年统计年鉴》，纽约1949年版，第123页。(Nations Unies. Annuaire Statistique 1948, New York, 1949, p. 123.)

计为二十四亿三千万美元，1945 年下降到十亿九千万美元，而以后几年连续下降，到 1949 年年中，竟下降到五亿四千八百万美元[①]。

法国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起了变化。海军已被击溃，陆军和空军丧失了以前的战斗能力。

我们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作估价时，应该注意到法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些特点和几个重要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了胜利，法帝国主义虽然因此而被削弱，但在一个时期内仍居于西欧和中欧的霸主地位。法国资本在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有巨额投资。这些投资一半以上是政府贷款，用于建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防疫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中欧，还是东南欧，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从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迈上了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① 《统计月报》，联合国统计局，1948 年 7 月，第 7 期，第 143 页。(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July, 1948, 7, p. 143.)

在战后时期，法国资本输出的性质起了变化。1914年法国向殖民地的投资按现在的比值计算只有八千亿法郎，近来却增加到了五万亿法郎[①]。

这一切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的作用对法国大垄断组织来说是大大增加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深化，表现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殖民体系危机的进一步激化。法国失去了对其过去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控制。印度支那与法殖民帝国脱离了关系。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斗争，动摇了法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在战后年代，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对法国垄断组织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殖民地是法国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人口四千二百万，其中一半是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非洲的这一地区，资源最为丰富。法国垄断组织竭力要摆脱从外国进口石油和煤的局面，因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57年第5期，第722页。(“Cahiers du Communisme”, 1957, № 5, p. 722.)

此特别重视撒哈拉。最近几年，在撒哈拉发现了大量天然气的产地，找到了铀矿、钨矿、锡矿和蕴藏丰富的油田。

撒哈拉的大部分石油为“法国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所攫取。对法国垄断组织来说，能否牢固地控制非洲广大殖民地，有极大的利害关系。非洲殖民地是最大利润的最重要源泉，是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对法国来说，一方面是法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基地，另方面是保障法国在整个非洲的势力的前哨。

大垄断组织旨在完全奴役突尼斯的计划，遭到突尼斯人民的顽强抵制。早在1952年，帝国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担心地说：“如果法国不幸被迫离开突尼斯，那它就不可能长久地留在摩洛哥，接着就要退出阿尔及利亚。”[1] 事实证明果然如此。继突尼斯之后，摩洛哥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如今阿尔及利亚人民又在进行着英勇的解放斗争。

法国大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表人维阿累在《阿

---

[1] 法让：《北非的警报》，巴黎1953年版，第84页。(R. Fajans. Alerte en Afrique du Nord, P., 1953, p. 84.)

尔及利亚仍将是法国的》[1]一书中一再论证说，如果法国失去阿尔及利亚，四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就会建立统一联盟，成为法国和非洲之间的障壁。

1951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共产党在声明中指出："那些帝国主义者在亚洲已处于被彻底驱逐出境的前夜，在中近东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便指望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找到一个有利的基地来保持其殖民地特权。"[2]

在战后时期，北非这个原料产地的作用大大增加了。法国金融巨头们把突尼斯看作为比较可靠的地区，认为在那里投入大量资本是有利可图的，何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已将其主要劲敌意大利排挤出了突尼斯。早在1945年3月，意大利就放弃了意大利公民在突尼斯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是法国占领突尼斯后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大约有两千意大利人

---

① 维阿累：《阿尔及利亚仍将是法国的》，巴黎1957年版。(G. Vialet. L'Algérie restera Française, P., 1957.)

② 《人道报》，1951年11月28日。

被遣回意大利，许多人加入了法国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开始有系统地掠夺海外领土，并于1946年1月3日颁布法令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在1946年至1947年间，详细制订了法国海外领土经济发展的十年总计划。法国资产阶级企图使世界舆论相信，这些计划是为法国殖民地人民谋福利的。然而只要对突尼斯经济发展计划严密地审查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力图巩固大垄断组织在突尼斯的势力。法国现代化和技术装备基金所提供的垫款，成了投资经费的主要来源。拟议中的投资，基本上用于发展采矿工业和某些农业部门。从1949年至1950年，拨给保健事业的款项，只有四亿九千零七十万法郎，而改建突尼斯的港口，仅1950年一年就拨款十二亿四千五百万法郎[①]。

法国政府使用一切手段，保证私人资本大量投入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例如，1949年私

---

①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50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1951年，第2卷，第384—385页。(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50, New York, 1951, vol. II, p. 384—385.)

人投资额为五十二亿六千三百万法郎[1]，1953年就高达九十亿八千四百万法郎[2]。

如果说突尼斯人民为建筑铁路、公路、港口等一切工程以及添置国家技术装备方面付出了代价的话，那么殖民主义者却从一切投资和信贷中取得了利益。

采　矿　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企业家加紧在突尼斯开发自然资源，扩大勘探工程，为金融巨头提供新的租让企业。例如，仅仅1946年一年，就给工业和金融巨头们提供了八个开采铁矿、一个开采褐煤、四十八个开发其他矿产的租让企业。1946年发出了二张开发褐煤矿、一张开采铁矿、十八张

---

①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52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1953年，第2卷，第415页。(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52, vol. II, New York, 1953, p. 415.)

②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3页。("Economie et Politique", 1959 № 59, p. 53.)

开发其他矿产的许可证[1] 和七百三十七张进行勘探工程的许可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尼斯的采矿业发展得相当迅速。例如，1943年铁矿的开采量相当于一万五千吨[2]，1951 年就达到了九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四吨[3]，这个数字超过了计划所规定的采矿水平。磷酸盐的开采量从 1943 年的三十三万五千吨增加到 1951 年的一百七十四万二千吨[4]。

由此可见，突尼斯开采的原料的主要品种，都达到或超过了战前水平。

突尼斯的采矿业是按照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发展的。采矿业的产品几乎全部出口，并没有用于

---

①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7 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 1948 年，第 92 页。(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47, New York, 1948, p. 92.)

② 《联合国。1948 年统计年鉴》，纽约 1949 年版，第138 页。(Nations Unies. Annuaire Statistique 1948, New York, 1949, p. 138.)

③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52 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纽约 1953 年，第 2 卷，第 420 页。

④ 《联合国。1953 年统计年鉴》，纽约 1953 年版，第153 页。(Nations Unies. Annuaire Statistique 1953, New York, 1953, p. 153.)

本国的工业化。下列第一表，略可说明突尼斯原矿开采和输出的情况。

第一表 1953—1958年原矿的开采和输出①

（单位：千吨）

年份	磷酸盐		铁矿	
	开采	输出	开采	输出
1938	2034		822	
1953	1719	1504	1057	1087
1954	1822	1917	949	898
1955	2222	1904	1140	1154
1956	2077	1795	1169	1157
1957	2067	1693	1175	1182
1958	2278	1967	1103	993

控制突尼斯经济的，是少数法国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依附于几个与国际垄断组织有关的金融企业家集团。例如，突尼斯锌矿开采量的60%就是归“宾雅罗亚公司”的。

铁矿差不多完全集中在“杰里萨”（86%）和

---

① 普雷让：《独立后的突尼斯经济》，(P. Préjean. L'Economie tunisienne depuis l'indépendance.) 载《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8页。

"明·德·杜阿利亚"(13%)两家公司手里。铅矿由"阿斯杜尔·恩·德·明"(35%),"宾雅罗亚"(22%),"西迪·乌·阿乌昂"(15%)和"哈鲁夫"(10%)这几家公司开发。萤石的开采完全集中在"索米纳公司"手中,这家公司是冶金托拉斯"尤西诺"的子公司。"加夫萨公司"生产的磷酸钙占65%,"麦蒂拉公司"占18%。"雷诺过磷酸钙公司"垄断了过磷酸钙的生产,"突尼斯盐业总公司"垄断了海盐的开采。突尼斯的铁道掌握在"突尼斯铁道租让公司"、"加夫萨磷酸盐和铁道公司"和"突尼斯电力和运输公司"这三家公司手里。

凡在突尼斯占控制地位的工业公司,都与法国大银行有密切的关系。

法国工业公司和金融公司垄断了突尼斯的采矿业,用残酷剥削劳动者的手段捞取巨额利润。例如,十家公司所获得的净利,从1947年的五亿零一百万法郎增加到1951年的二十二亿四千六百万法郎[①]。大垄断组织的所作所为,不仅榨取了突尼斯人民的脂膏,而且使突尼斯在宣布独立后

① «世界工会运动», 1953年第2期, 第17页。(«Всемирное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1953, № 2, стр. 17.)

无从自力更生地解决经济问题。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的讲话中谈到援助不发达国家的资金来源时，说："如果外国剥削者把他们靠剥削被压迫民族得来的哪怕是一部分财富归还原主，使这些通过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形式而归还的资金用来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用来提高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那是应该的、合理的。"[①]

殖民主义者获得了巨额利润，却不考虑用最新设备去装备采矿企业。法国企业家只向这样一些企业投资：它们能取得巨额利润，而又不会与宗主国的采矿企业竞争。

农　　业

根据法国政府的资料，1945年掌握在欧洲人手中的可耕地，有七十七万零五百公顷[②]，这些土

---

① 尼·谢·赫鲁晓夫：《生活在和平与友谊中》，莫斯科1959年版，第164页。(Н. С. Хрущев. Жить в мире и дружбе, М., 1959, стр. 164.)

②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非自治领土。1946年11月5日，文件第A/178号》，第54页。

地都是从突尼斯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其中六十九万公顷属法国人，五万五千公顷属意大利人，二万五千五百公顷属其他欧洲人。到1948年欧洲人已经占有八十万公顷最肥沃的土地以及九十八万公顷所谓森林和灌木丛。

那些属于欧洲人的农场，专门生产谷物，成了大型的资本主义企业。

如果注意到"保护国"当局给予法国移民的各种帮助和对农业的大笔投资（农业机械、矿物肥料），那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大地主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能够收到平均年产量三十四万九千七百公担的谷物，占全国总产量的46%，虽然欧洲人的播种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22%。

法帝国主义者除了侵占突尼斯农民的土地外，还举办有损于佃农但有利于法国臣民的信贷。"突尼斯福利社"在1948年贷给四十五万突尼斯农民大约十亿法郎；然而同年，二千一百六十七个法国移民却得到十五亿多法郎贷款[①]。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利贷就在突尼斯农村中猖獗起来，虽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49页。

然放高利贷是法律所禁止的。

法国殖民主义者用横征暴敛的手段，掠夺突尼斯农民。向佃农征收的间接税，在1951年至1952年间占突尼斯预算收入的84%[①]。此外，农民还必须为橄榄树、棕榈、谷物和豆类作物缴纳各种各样的税款。

法国殖民主义者把最肥沃的土地都掠夺去了，逼得突尼斯人只得在草原区和南方的干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结果谷物的产量下降了。在1947年至1949年间，突尼斯人平均每年播种谷物一百零九万三千四百公顷，其中小麦占六十万零四千三百公顷[②]。在突尼斯人的田地上，每公顷小麦的平均产量约三公担，而在欧洲人的田地上却有十公担[③]。从1945年至1954年，突尼斯人的田地和欧洲人的田地的平均产量从未超过六点九公担，1945年仅二点二公担，1948年二点四

---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48—49页。

②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133页。

③ 同上，第85—86页。

公担，1951 年二点二公担[1]。

从 1945 年至 1947 年，突尼斯遭受到严重的饥荒[2]。许多突尼斯农民都饿死了，可是法国殖民主义者仍然从突尼斯输出谷物。仅在 1952 年至 1953 年间，农业尽管歉收，还是从突尼斯输出了二十六万六千吨小麦，十三万二千吨大麦[3]。法国金融资本在谷物经济部门实行的掠夺政策，使得突尼斯在 1955 年重又遭到严重的饥荒。法国驻突尼斯总督鲍耶·德拉都·杜马兰在 1955 年 2 月 7 日同《费加罗报》驻突尼斯记者的谈话中宣称："突尼斯的经济濒于破产。必须及时防止饥馑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动乱。"[4]

---

①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6、1947、1948、1949、1950、1951、1952 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Nations Unies.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Résumés et analyses des renseignements transmis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au cours de l'année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②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自 1952 年 2 月 20 日至 3 月 3 日）》，维也纳 1952 年，第 9 页。〔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Всемирн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офсоюзов о поездке в Тунис (с 20 февраля по 3 марта 1952). Вена, 1952, стр. 9.〕

③ 《国外商情公报》，1953 年 10 月 17 日。(БИКИ от 17 октября 1953 г.)

④ 《费加罗报》，1955 年 4 月 18 日。("Le Figaro" от 18 апреля 1955 г.)

畜牧业同种植业一样，在突尼斯人的农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突尼斯北方和中部，马和骡既用来耕地又作为运输工具，在南方则靠骆驼。养牛业基本上集中于多尔萨勒山脉往北的地区。绵羊和山羊则绝大多数集中于草原区和南方。如果说在突尼斯北方和草原区，畜牧业是作为农民微薄的农业收入的补充，那么在突尼斯南方，畜牧业就大都是佃农收入的唯一来源。

农民因为没有钱造畜棚，他们的牲畜一年到头待在露天。畜牧者没有资金建造饮水场、人工牧场或饲料储藏库。再加上法国殖民主义者霸占了特勒地区的牧场，使得突尼斯畜牧者的状况更是每况愈下，佃农们因为没有条件把自己的牲畜转移出草原，只得让牲畜长期留在草原上，仅仅以青草为饲料。结果大牲畜的总头数年年缩减。例如，仅从1945年至1946年，属于突尼斯人的牛的总头数就减少了20%，而属于欧洲人的牛的总头数却增加了15%①。

法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实现其预谋，肆无忌惮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1952年，第17页。

地掠夺突尼斯，并且只发展那些能使法国垄断组织有利可图的部门。例如，突尼斯在保护制建立以前，葡萄园总共才占一千一百公顷[①]。随着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到来，葡萄园所占的面积在1933年达到了五万零六百公顷[②]。后来由于限制向法国出口葡萄酒，1952年葡萄园的面积就下降到了三万五千七百公顷。当宗主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法国当局就不再鼓励栽培葡萄了。在保护制建立以前，橄榄树面积占二十万公顷[③]。法国移民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扩大橄榄树种植场的面积。殖民主义者之所以特别重视橄榄种植场，是因为在世界市场上橄榄油的销路很好，他们的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

加　工　工　业

农业原料的加工，在突尼斯加工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据1947年统计，在突尼斯二十三

① 《政府公报》，议会文件，巴黎1922年，第454页。

②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88页。

③ 《政府公报》，议会文件，巴黎1922年，第454页。

家面粉企业和一百零四家通心粉企业中，只有六家是工厂或半工厂形式的企业。那些生产面制品的企业一年能制六万吨白面包，但在1954年，只有一半生产力投入生产。

1919年，突尼斯计有二百家畜力带动的油坊和将近十家机器榨油厂，1948年则增加到九百二十八家畜力带动的油坊和六百七十二家机器榨油厂[①]。最大的榨油企业都掌握在法国大垄断组织或某些企业家手中，要不就受他们控制。关于橄榄油饼的加工情况也同样如此。从事橄榄油饼加工的，在1925年有十三家工厂[②]，而到1948年就有二十三家工厂，其中十二家最大的工厂属于法国人。葡萄酒酿造厂和葡萄园完全操纵在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手中。冰块和啤酒的生产是由外国大公司垄断的。

在突尼斯，罐头工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1938年只有两家加工果品和蔬菜的企业，一家加工鲔鱼的工厂，十家加工鲭鱼的手工业式企业。到1947

①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106页。

② 《1927年总年鉴》，第721页。

年，突尼斯已有七十家罐头厂，其中四十九家专门生产果品和蔬菜罐头，十七家专门生产鱼类罐头。1948年法国政府在每年向联合国提供的资料中透露："现有设备可以将全部剩余蔬菜、果品和鱼类进行加工。"然而在1954年至1955年间，罐头企业的生产能力只利用了三分之一。这不是偶然的。1954年，突尼斯进口了五万公担罐头，但原来只准备进口三万公担。外国的竞争束缚了本地工业家的主动性。凡是其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畅销的那些罐头工业企业，法国殖民主义者就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它们完全受法国大公司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建筑材料工业和建筑工业的发展方面发生了特别巨大的变化。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泥的年产量大约七万吨，1946年大约八万吨，1948年是二十万八千吨，而1955年达到了四十万吨[①]。至于冶金业到最近为止，只有铅矿砂在当地冶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突尼斯冶金工业公司"在突尼斯市近郊建造了一座废金属加工厂，这个厂在1953年生产了

①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1页。

七千六百吨金属[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突尼斯建造了许多生产冶金设备的工厂。早在1939年，在斯法克斯的金属小型筒筛厂就开工了。与此同时，不少加工废金属的小型翻砂企业也开工了。

突尼斯富有磷钙石和碳酸钾。突尼斯相当大一部分土地需要加施矿物质肥料，但是直到最近，法国公司对生产矿物质肥料还不感兴趣。突尼斯的磷酸盐本来是全部出口的，只是由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那些金融巨头才不得不在突尼斯建造了一些生产过磷酸钙和重过磷酸钙的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突尼斯"雷诺过磷酸钙公司"在斯法克斯建造了一座过磷酸钙细碾厂。这个厂在1939年就生产了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九吨过磷酸钙[2]，而1951年却只生产了五万四千吨[3]。

---

① 《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非自治领土。文件第A/2654/Add 2号，1954年8月18日》，第29页。(Nations Unies. Assemblée Générale. Neuvième session.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doc. A/2654/Add 2, 18 août 1954, p. 29.)

②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110页。

③ 《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非自治领土。文件第A/2654/Add 2号，1954年8月18日》，第29页。

1954年至1955年，那些生产矿物质肥料的企业，因为没有销路，只有三分之一的生产力投入生产[①]。

在十分落后的加工工业中，主要企业或是宗主国大公司的直接分支机构，或是从属于这些大公司。在法国殖民统治年代，加工工业基本上是指靠国外销路的。法国殖民主义者没有认真注意发展突尼斯国内所需要的那些采矿业部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导致某些工业部门（水泥的生产、磷酸盐的加工）生产的萎缩。许多本来可以在国内生产的产品，都从国外进口。1952年至1954年，突尼斯平均每年出口生牛皮一千吨，绵羊皮和山羊皮一千吨到二千吨。同时，突尼斯每年进口加工过的皮革一千吨到二千吨。因此，突尼斯的一些皮革加工企业只好纷纷关闭。

突尼斯本来可以年产大约七十万双皮鞋，却只生产了二十五万双。沦为殖民地的突尼斯出口生皮，却不得不每年进口总额七亿至八亿法郎的皮鞋[②]。在殖民制度下，亚麻加工企业也停工了。

---

①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0页。

② 同上，第52页。

在突尼斯，是完全有条件利用下等橄榄油生产肥皂的，但是并未利用，每年还是要进口三千吨到四千吨肥皂，国内只生产五千吨左右。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无论是手工业企业，还是现代化企业，都不可能利用当地的原料生产国内需要的商品。

殖民制度阻碍了突尼斯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当地的皮革工业，就是因为从法国进口皮制品，最近已经衰落了。在战争期间，以突尼斯的资本成立了“突尼斯布匹和针织品公司”。这个公司因为经不住法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在1946年倒闭了。

在其他工业部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殖民主义者制订关税制度、发放银行信贷，霸占原料产地、操纵电力生产——他们就是利用这一切来扼杀突尼斯资产阶级的主动性的。1953年，在突尼斯三百十一家工业企业中，有二百七十八家为外国资本所操纵[①]。由于建立了残酷的殖民制度，突尼斯遭到拥有资本达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法郎的

① 《人道报》，1957年5月3日。

一百四十六家公司的掠夺[①]。

对 外 贸 易

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突尼斯对外贸易的性质。

法国政府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法突之间的贸易制度，向垄断资本家充分提供了出口原料和进口商品的极为有利的条件。法国殖民主义者倾其全力，扩大有利于出口的农产品——谷物、葡萄酒、植物油、椰枣、柑桔和软木皮——的生产规模。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采矿工业的大量投资，使他们得以出口磷酸盐、铁矿砂、铅、锌和食盐。欧洲技术的引进和欧洲居民在突尼斯的增加，促进了机器、燃料和消费品的进口。外国工业产品，首先是法国工业产品的大量输入，不仅使许许多多当地手工业生产部门倒闭，而且造成了突尼斯经济的单一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突尼斯原料出口猛增。例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1952年，第6页。

如1938年，突尼斯输出铁矿砂八十万零二千五百吨，1946年输出十七万五千五百吨，1953年却超过了一百万吨[1]。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突尼斯输出原矿和农业原料，而输入工业产品。拿1938年至1955年突尼斯对外贸易的资料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输入大大超过输出。进口值之所以高于出口值，是因为出口商品的每吨平均价格在1948年为四千零四法郎，而进口商品的每吨平均价格却高达三万四千零九十法郎[2]。因为宗主国靠得近，法国人自己在突法贸易中充当中间人。甚至在突尼斯的法国商行担任代理人的，也是法国人自己。

法国强加于突尼斯的关税制度，是掠夺该国的手段之一。

美国资本向突尼斯渗透

美国资本向突尼斯渗透由来已久。美国反动

① 《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非自治领土。文件第A/2654/Add 2号，1954年8月18日》，第32页。

②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163页。

记者德马利·贝斯在《我们又进入北非》一文中不得不承认："在地球上所有'不发达地区'中，没有一个象法属北非那样为美国人所熟悉。我国国务院早在1791年就向那里派去了自己的代表。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十分详尽地研究过这块领土的战略意义。我国的企业家向那里投入了资本。"[1]

美国前任驻巴黎大使狄龙，强调北非对美国垄断组织的意义，要使法国的政策服从于美国的利益。他声称"北非给法国增添了翅膀。如果不把这对翅膀砍掉，高卢雄鸡[2]总是要远走高飞的"[3]。在战后时期，美国统治集团竭尽全力来巩固其在北非的地位。

美军对北非的占领，加速了美国资本和美国商品向突尼斯渗透。1938年美国在突尼斯进口额中的比重为5%[4]，到了1945年，就增加到48%[5]。1947年，在突尼斯设立了美国商务代办

① 《星期六晚邮报》，1949年6月18日。("Saturday Evening Post" от 18 июня 1949 г.)

② 高卢雄鸡系法国民族象征之一。——译者

③ 《真理报》，1958年1月23日。

④ 《国外商情公报》，1950年5月18日。

⑤ 《联合国。非自治领土。1946年度递送秘书长的情报摘要与分析》，第53页。

处，于是就从一笔总数为一千二百万美元的所谓开发突尼斯的贷款中，拨出了七百多万美元来进口“美元区”国家的商品[①]。这便是设立这个代办处的结果。

美国资本加紧向突尼斯和其他法国殖民地渗透，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大为不满。1938年法国向殖民地的出口占法国总出口额的26.8%，而1952年就上升到42.2%[②]。在战后年代，法帝国主义者把美国竞争者排挤出了突尼斯，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例如，1945年美国在突尼斯进口额中的比重为48%，1946年减少到26.4%[③]，随后几年又连续下降[④]。由此可见，美国在与法殖民帝国所属各国进行的贸易中并不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在突尼斯丧失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占据的地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向美国提出了一系

① 《为法国服务》，1948年3月。(“Service de la France”, mars 1948.)

② 《真理报》，1954年7月19日。

③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非自治领土。1946年11月5日，文件第A/178号》，第58页。

④ 《国外商情公报》，1950年5月18日。

列新问题。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急剧削弱，使美国有机可乘，利用象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的战后经济困难而加以控制。美国政府因为力求在法国建立不妨碍美国资本向宗主国及其殖民地渗透的制度，就想方设法把共产党人从法国政府中排除了出去。法国反动派慑于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赶忙接受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贷款。1948 年4月 3 日杜鲁门签署了所谓“援外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凡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都要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1948 年 7 月 28 日[①]，法美之间签订的协定[②]，不仅规定扩大美国和法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且还规定在法国殖民地的美国公民享有与法国公民同样的权利。

从 1945 年开始，外国资本只有赢利可以携带出法国货币区，而资本本身是冻结的。马歇尔

① 查《美法经济合作协定》订于 1948 年 6 月 28 日，生效日期为 1948 年 7 月 10 日。作者说该协定订于 1948 年 7 月 28 日，显系错误。详见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条约集。1948—1949》。——译者

② 《联合国。条约汇编》，纽约 1948 年版，第 19 册，第 10—11 页。(Nations Unies. Recueil de Traités, New York, 1948, t. 19, p. 10—11.)

计划打破了这些障碍。按照外汇管理局的决定，向“法郎区”投资的美国人随时可以要求用他们原来的货币收回这些投资，并可将资金汇出法国货币区①。

在1949年9月华盛顿财政会议上，法国政府作了一系列的让步，为美国资本渗入法国各殖民地大开方便之门。不过法国政府保留了一项权利。这项权利是：向法国和法兰西联邦领地的任何投资，对法国商业企业的任何入股，都必须得到由法国财政部负责官员和有关各部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许可。法国的让步对美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为后者打开了攫取突尼斯石油资源的道路。

早在1931年12月29日，为勘察突尼斯的石油，成立了“地质勘察和石油勘探公司”。1938年，“佩歇耳布龙石油公司”与该公司合并。1939年，“地质勘察和石油勘探公司”的资本总额为十亿一千万法郎，全部为法国公司所控制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突尼斯发现了油砂和天然气。进一步

① 《世界报》，1949年9月5日。

② 《新民主》月刊，1949年8月。

的勘探工程于1940年中断了。在德军被逐出突尼斯以后，“地质勘察和石油勘探公司”于1947年恢复了勘探石油的工作。结果发现了“良好”的储油构造，引起了各个国际石油公司很大的兴趣，这些公司根据法美之间签订的协定，开始准备在世界石油托拉斯之间瓜分突尼斯。1948年12月17日，大议会混合委员会根据突尼斯卡阿克傀儡政府的提议，批准瓜分突尼斯的石油。

按照通过的决议，把突尼斯划分为三个勘探区，由三家公司经营，其中包括“石油开采和勘察公司”，该公司是由“地质勘察和石油勘探公司”改组为股份公司而成的。法国政府和突尼斯傀儡政府，以及“法国石油公司”和“佩歇耳布龙石油公司”，都是这个新改组的公司的股东。“佩歇耳布龙石油公司”获得许可在崩角、宾泽特地区、上草原和南方地区勘探。

“突尼斯石油公司”（其股票35%属“石油开采和勘察公司”，而65%属“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获得许可在萨黑耳和下草原北部勘探。

“北非石油工业公司”（其股票35%属“突尼斯石油开采和勘察公司”，而65%属“美国海湾石油

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的石油康采恩“美孚油公司”的分公司)获得许可在南方、下草原,以及克肯纳群岛和杰尔巴岛(总面积二万平方公里)勘探。

在把突尼斯划分为三个区以后,美国人拨出十五亿法郎来开发石油资源。从1946年至1952年,对石油工业的投资总额为七十八亿法郎。其中法国资本只有四十四亿法郎,其余均属外国公司[①]。

臭名昭著的“欧非共同体”计划,也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赞同。1950年5月9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共同开发非洲的可能性时说,非洲能给德国经济提供新市场。接着,德国金融活动家沙赫特就拟订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西德的垄断组织必须重建一个新式的德意志殖民帝国,“为此单是经济渗透是不够的,还应辅以文化渗透和政治渗透”[②]。西德垄断资本家们非常卖力,1954年就在突尼斯用德国股份公司的资金

---

① 《突尼斯。法突合作的七十二年》,巴黎1953年版,第65—68页。(Tunisie. 72 années de collaboration Franco—Tunisienne. P., 1953, p. 65—68.)

② 《真理报》,1955年3月17日。

积极筹建一座生产鱼类罐头的大工厂[①]。

与此同时，意大利垄断组织也想染指北非，其中包括突尼斯。它们力图走上经济扩张的道路，为打进法国各殖民地的市场，尤其是突尼斯的市场，花了不少气力[②]。

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时，遭到了法国垄断组织的顽强抵制。在北非建造工业设施，需要"极其长期的巨额投资，而这不可能使法国资本家感到兴趣，他们还是喜欢种植可以迅速收益的农作物或建造可以迅速收益的工业企业。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至今还从法国输入百分之六七十产品的地区，由于德美联盟（这一联盟其实是势所必然的）投资规模之大，就必将为这一联盟所优先控制"[③]。

美国和西德垄断组织实施这些计划，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注意殖民政策问题的法国工

---

① 《真理报》，1955年3月17日。

② 古卡襄-甘扎克戚：《"欧非共同体"的实质》，莫斯科1959年版，第30页。（А. Г. Гукасян-Гандзакеци. Сущность "евр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М., 1959, стр. 30.)

③ 《国际论坛》周刊，1954年11月24日。("La Tribune des Nations" от 24 ноября 1954 г.)

商界坐立不安。华盛顿和波恩力图将外国资本广泛渗入突尼斯，使得法国与美国之间、法国和西德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大垄断组织所以对突尼斯感到兴趣，不仅是因为它们要追求暴利，而且还因为突尼斯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一些新战争贩子的著作中，有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即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势必要放弃欧洲，把力量集中于北非，以便打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1953年出版了西德历史学家兼政论家菲利普·希尔特布兰特博士所著的《争夺地中海的斗争》一书。作者断言，谁握有地中海的统治权，谁就会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者把地中海看作开展反苏的侵略行动的最重要地区，他写道："从查理十二[1] 和拿破仑[2] 到威廉二世[3] 和希特勒的历史表明，西方要从陆地上击败俄国是不大容

---

① 查理十二(1682—1718)，系瑞典国王(在位年代1697—1718)。在位期间，进行了北方战争，对抗俄国、波兰、丹麦三国联盟。1707—1708年再度进军俄国，1709年为彼得大帝所败。——译者

② 拿破仑(1769—1821)，系法国皇帝(在位年代1804—1814，1815)。1812年曾进军俄国，结果失败。——译者

③ 威廉二世(1859—1941)，系德意志帝国皇帝(在位年代1888—1918)，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译者

易的；然而，在克里木战争[①]中，却比较容易地制服了它，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是从地中海下手的。”接着作者宣称：“丧失整个西欧，对美国来说，还不及丧失地中海区域危险……因为没有北非，美国人就失去了展开军事行动的基地。”[②]邱吉尔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便坚决主张在整个非洲沿岸，特别是在突尼斯海角，每隔一定距离就建立一个空军基地[③]。

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以后，美国人加快速度巩固其在突尼斯的军事设施。首先，采取了最紧急的措施修复在战时被破坏的海港。一切设施所需均由国家拨款。工程是由宗主国的资本所操纵的大建筑商行承包的。美帝国主义者特别重视宾

① 克里木战争：1853年6月，俄国借口土耳其拒绝保障东正教会特权，悍然出兵强占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0月，土耳其对俄国宣战。11月，俄国舰队袭击黑海南岸锡诺普港中的土耳其舰队，引起英法干涉。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同年秋，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登陆，并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次年2月撒丁王国参战。9月英、法、撒、土联军攻陷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大败。1856年3月签订了《巴黎和约》。——译者

② 希尔特布兰特：《争夺地中海的斗争》，斯图加特1953年版，第529页。（Ph. Hiltebrandt. Der Kampf ums Mittelmeer, St., 1953, S. 529.）

③ 温斯顿·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命运的转折》，1950年版，第654页。

泽特，把它看作地中海区域的主要海军基地。1950年4月，作为军事援助向法国政府提供的第一批美国武器运到了宾泽特。美国战略空军第二十军以北非为其基地[1]。

美国资本和美国军阀向突尼斯渗透，使得突尼斯本来就极其严重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殖民化的社会后果

法国占领和奴役突尼斯以后，法国的企业家便蜂拥而来。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竟有三千人左右麕集在沦为殖民地的突尼斯。资产阶级拥有大量地产和廉价劳动力，拥有巨额资本和贷款，因而可以采用现代技术种植谷物、葡萄、柑桔，发展畜牧业。其中某些代表人物从事农产品加工，便过渡而为工业资产阶级。这部分企业家虽然在汽车运输和面粉工业方面经营得法，但又千方百计地反对突尼斯的工业化，深怕工业的发展会部分地消灭失业现象，使"雇农们"成为

① 《真理报》，1955年2月8日。

“过于独立自主的人”。

在突尼斯也同样出现了法国商业资产阶级，它们全力以赴地支持法国政府掠夺突尼斯人民。法国小地主、小工业家和小商人，因为与殖民主义者属于同一民族，总是能够得到信贷和国家机关的支持。每个欧洲籍的小资产者按照各自的方式参与剥削突尼斯人民，站在法国殖民主义者一边，成了他们可靠的支柱。

这样，法国殖民主义者便操纵了突尼斯的国家机关，侵占了最好的土地，拥有必要的技术装备、资本和贷款，从而完全控制了采矿业和加工工业部门，控制了对外贸易和农业。

突尼斯资产阶级对于本国的剥削是极其有限的。例如，根据1948年很不完全的资料，在突尼斯计有六千八百名欧洲人，他们在偿清抵押债款以后，收入都超过二十万法郎。同年，突尼斯人在偿清抵押债款以后，收入超过二十万法郎的，只有一千二百九十人（他们收入总数为六亿一千七百万法郎）①。这个事实证明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突尼

① 保罗·塞巴：《突尼斯》（专题学术论文），莫斯科1953年版，第178页。

斯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而本地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却是有一定限度的。

突尼斯先前的封建主应归入该国的资产阶级之列，在保护制建立以后，他们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演变。一部分先前的封建贵族出卖了自己的土地，而另一部分则保留了过去的田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多半不再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不再采用分成制，而改为直接开发自己的土地，部分或完全使用雇佣劳动。这一部分封建贵族，变成了突尼斯人民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构成突尼斯农业资产阶级的，除了先前的封建主而外，还有发财致富的农民和投资购买土地的商人。本地的农业资产阶级拥有肥沃的土地，并得到贷款(不过比法国地主得到的要少得多)，因此可以使用最新式的农业机械和合理的耕作方法。

突尼斯有一小批本地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把突尼斯商品输往法国市场，把法国商品输入国内。与法国市场的密切联系，使这种资产阶级具有显而易见的买办特点，然而他们与限制其活动的帝国主义又有矛盾。商业资产阶级所以会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其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可见，

突尼斯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指农业和商业资产阶级而言的。

突尼斯居民的中等阶层的特点，是社会成份和民族成份极为复杂。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有小地主、中小商人、小厂主、公务员、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的代表。突尼斯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不尽相同。突尼斯籍的公务员（法国人只准许他们充任次要的职务，而且在一万七千个公务人员中只有七千五百个是突尼斯人）[①]和私人企业的职员，照例薪金极其微薄。突尼斯小资产阶级大多数处于贫困的边缘，因此他们对法国殖民主义者侵犯他们的权利，蔑视他们的民族感情，首先是损害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他们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因所在。

突尼斯为数最多的被剥削民众是农民（约有四十万到四十五万）[②]。资本主义在突尼斯的发展，引起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许多农民变成了雇农，或者充当加工工业和采矿业的搬运工。粗

---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1952年，第16页。

②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48页。

粗算一下，一个欧洲籍地主的收入在 1948 年平均为一百万法郎，而一个突尼斯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万五千到两万法郎。

由于突尼斯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富农阶级，其经济实力是相当大的。他们是突尼斯最富裕的一部分农民，已成为大块土地的所有者或承租者。中农占有小块土地，不使用雇佣劳力耕种。至于突尼斯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则是遭受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的贫农。

依据突尼斯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有几种形式的封建剥削：胡姆西亚制、鲁卜耳亚制和穆斯格特制。胡姆西亚制是北非中世纪农奴依附的一种形式，佃农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通常大约十公顷）、种籽和牲畜。佃农们不得不一年到头耕种土地，否则就会饿死。收割以后，收获物根据下列原则分成五份：土地有权得两份，牲畜一份，种籽一份，劳动一份，就是说，在分配时，地主得收获物的五分之四，农民只得五分之一。农民由于极端贫困，不得不借债度日，而债款要在所得的一份收获物中扣除。农民在没有偿清全部债务以前，不得离开地主他去，结果永远被困在一小块土地上。

在突尼斯中部和南方，采用的不是胡姆西亚制，而是鲁卜耳亚制的地租形式。鲁卜耳亚制与胡姆西亚制不同之处，就是收获物不是分成五份，而是分成四份，其中三份属地主，一份归农民。鲁卜耳亚制的情况丝毫也不比胡姆西亚制好，因为突尼斯中部和南方的收成通常不及北方。

至于种植果树，地主则采用穆斯格特这一分成制的地租形式。业主将果园交给农民，农民必须负责完成一切工作，以换取收获物的五分之一。

凡种植橄榄树的，法国殖民主义者根据穆格拉斯制地租的方法，订立契约，广泛使用突尼斯贫农的廉价劳动。按照契约，业主将荒地交给农民，由农民种上橄榄树，并保证在若干年(通常是十五年到二十年)内加以培育，就是说，直到橄榄树结出果实为止。按照穆格拉斯制契约的规定，到了结果期间，所有土地和橄榄树在业主和佃农之间平均分配。但是在十五年到二十年这段时间里，农民通常因向地主借贷而早已债台高筑。因此，到分配橄榄林的时候，农民分得不是树林的一半，而是少得多。

必须指出，凡是以合理方式经营农业并且已

经实行机械化的地方，各种不同的分成制地租形式便由雇佣劳动制取代，而这种制度对业主更为有利。

歉收象瘟疫一样，祸及农民的一切社会阶层。在1945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里，突尼斯居民遭到五次饥荒。每逢荒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和牧民，因为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手段，便涌向突尼斯北方，涌向歉收影响较小的地区。在这样的时期，北方一些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灾民，他们在垃圾箱里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警察围捕他们，把他们押回原籍。

那些被困在土地上的农民，情况并不好些。他们的住所是用乱石堆砌、盖上树枝或稻草的窝棚，他们的家属和家畜就混居在一起。正如《人道报》所报导的，在突尼斯南方，突尼斯人散居在沙漠中稀疏的绿洲上，其中有一万人和牲畜一起住在洞穴里。结核病、沙眼、痢疾在这里造成了田地的严重荒芜[①]。

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帝国主义侵占突尼斯的结果。农业无产阶级在突尼

① 《人道报》，1952年2月11日。

斯大约有十五万人[①]，工业无产阶级有十八万人。突尼斯工人阶级分布在各生产部门的情况如下：矿工一万三千人，码头工人二万三千人，面粉工业工人一千人，榨油工人五百人，化学工人一千三百人，建筑工人一万人，食品业工人九千五百人，自来水和煤气事业工人两千人，铁路工人七千五百人[②]，等等。

在矿区，工作面的工头和支柱工照例是从欧洲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而矿井的粗工则是突尼斯人。在汽车运输业中，司机都是欧洲人，随车搬运货物的工人则是突尼斯人。国际石油公司付给突尼斯籍工人的工资要比欧洲籍工人低得多。

突尼斯工业无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争取到了“同工同酬”的原则，然而这一原则仅仅适用于熟练工人，而熟练工人绝大部分是欧洲人。关于四十小时工作周的法律在突尼斯未被采用，关于职业病的法律也未被采用，因此根本没有社会保障。法国殖民主义者实施种种敲骨吸髓的制度以组织劳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 1951 年版，第 48 页。

②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 1952 年，第 16 页。

动，使劳动强化到疲惫不堪的程度，这种强化程度首先表现为工作定额和剩余价值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又造成了失业现象。

农业工人的状况更为严重。他们没有任何劳动法令作为保障。突尼斯工人一小时可赚五十到六十法郎，而农业工人一天只能赚二百四十六到二百七十四法郎，还要看他在什么样的地区干活。相当大一部分突尼斯农业工人有没有活干，要由经济情势和季节来决定。

突尼斯工人阶级的弱点，就是他们不够集中。在突尼斯全部工人中（包括农业工人在内），只有三万五千人在工人人数五十名以上的企业里干活。失业现象是这个国家的祸患。从1949年起，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型企业发生危机而大量解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加了。1953年计有三十五万失业工人，占以工资为生的居民总数的30%[①]。

甚至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突尼斯的食物

---

① 《海外每月汇刊》，巴黎1954年，第300期，第293页。(Encyclopédie mensuelle d'outre-mer. P., 1954, № 300, p. 293.)

生产指数从1934年至1938年的一百下降到1951年至1952年的八十二[1]，而物价指数却从1940年的七上升到1952年的一百六十三(1948年等于一百)[2]。要使突尼斯工人的购买力恢复到1938年的水平，他们的工资就必须增加60%。

劳动者生活水平低下，是居民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统计资料，一千个新生婴孩中有五十名刚出生就死亡，在一周岁以内的一千个婴孩中有二百一十二名死亡，然而在一千个欧洲籍婴孩中只有七十八名死亡[3]。1948年，突尼斯籍成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一，而欧洲籍成人的死亡率则是千分之九点九。在突尼斯，实际上没有医疗服务可言。根据法国政府的资料，1949年，在突尼斯计有五百名医生[4]，其中三百零二名集中在突尼斯市[5]，而在其余地区，一万五千个居民中才

---

① 《联合国。1953年统计年鉴》，纽约1953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第412页。

③ 《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非自治领土。文件第A/1270号，1950年7月24日》，第73页。(Nations Unies. Assemblée Générale. Cinquième session. Territoires non autonomes, doc. A/1270, 24 juillet 1950, p. 73.)

④ 同上。

⑤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1952年，第14页。

有一个医生。

法帝国主义者完全控制了突尼斯的一切经济部门，在把突尼斯变成宗主国的经济附属品以后，便竭尽全力来保持突尼斯的落后状态，不让其发展民族文化和造就技术人员。

法国移民在突尼斯开办了几种类型的学校。在法国小学和法国—阿拉伯小学里，年幼的穆斯林学习法文，所有科目都是用法文教授的；同时在突尼斯籍教员的指导下，学习用古阿拉伯文阅读和书写。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纯粹的阿拉伯学校。小学毕业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升学考试，方能升入中学六年级[①]。突尼斯的中学，是按法国学制办的，为六年制。读完六年以后，学生还得再学习一年，方可取得毕业文凭。同时，中学生只有在中学毕业会考及格以后，才能升入高等学校。会考是在校外进行的，由政府的委员会监考。

据统计资料，1953年，突尼斯学龄儿童计有七十七万五千人，入学的只有九万五千人，占12%，而二万七千个法国儿童却全部上学读书。突

---

① 法国中学年级的循序为六、五、四、三、二、一，与我国习惯完全相反。——译者

尼斯儿童入学率之所以低，无非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经济困难。1953年，三百万突尼斯人中受中等教育的，只有七十人；而十五万法国人中却有二百七十九人。要进一步深造就必须到法国去。突尼斯人能去法国留学的寥寥无几。1949年，在法国所有学校中，只有一百二十六个突尼斯留学生①。法国殖民主义者对于突尼斯妇女入学横加阻挠。1953年，欧洲籍的女孩进中学六年级的有九百四十七人，而突尼斯女孩只有四百四十八人。同年，只有九个穆斯林女孩在中学毕业②。除此以外，殖民主义者还千方百计地力图保存陈腐的教育制度。突尼斯有一所梓橄大学，或称大清真寺，约有一万五千名大学生。在这里主要教授神学和各种宗教科目。梓橄大学学生的物质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在清真寺里上课，也没有学生宿舍。突尼斯人在这所大学毕业以后，仍然没有资格升入法国高等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学生中间增强了一种信念，认为解决教育问题正如解决改善工

① 《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非自治领土。文件第A/1270号，1950年7月24日》，第76页。

② 《突尼斯经济和社会公报》，1953年12月。(Bulletin economique et social de la Tunisie, déc., 1953.)

人阶级和农民状况的问题一样，是与恢复突尼斯民族依附地位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①]。

1952年在突尼斯展开了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时候法国总督刊印了一本插图精美的小册子[②]，他把突尼斯的发展与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的发展作了比较。这本小册子所引用的资料，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似乎突尼斯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方面走在象巴基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的前面了。这位总督拿来与突尼斯作对比的那些国家，所遭受的殖民剥削丝毫也不亚于突尼斯。如果把突尼斯的经济发展与过去曾沦为沙皇殖民地的一些国家如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对比，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1905年，在彼得堡出版了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斯基所著《布哈拉和突尼斯的经济概况（对两

① 此句原文有误，应作“是与恢复突尼斯民族独立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系原文将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独立）误印为 Зависимость（依附地位）之故。——译者

② 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府：《突尼斯和中东各国的发展比较》，突尼斯市 1952 年版，第 3—5 页。（Résidence Générale de France à Tunis. Développement comparé de la Tunisie et des pays du Moyen Orient, Tunis, 1952, p. 3—5.）

种保护制试作比较研究)》一书[1]。他在这本书中说道:“突尼斯和布哈拉一样，是伊斯兰教统治的国家。突尼斯的贝伊正象布哈拉的埃米尔一样，保留了推行新国家体制（布哈拉的旧国家体制并未完全废除）的职能。突尼斯和布哈拉受宗主国二三十年的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对此同时加以研究，也许能提供一些有趣的类比和对照吧。”作者在分析自然条件时指出:“突尼斯水利灌溉的成效比布哈拉灌溉总渠的效果要超过一倍……除此以外,布哈拉水源不足;没有水,土地就会荒芜,五谷不生。然而在突尼斯,甚至在撒哈拉境内,多石的山坡上冬季整整三个月都是绿草如茵。”[2] 如果说作者认为突尼斯的气候是地中海沿岸最好的气候，那么据他看来，布哈拉的气候对“没有人工灌溉的植物的生长”是极为不利的。同时，作者指出，布哈拉的工业带有单纯手工业的性质。他完全正确地认为，突尼斯具有发展一切经济部门所必需的较为有利的条件。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

---

① 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斯基:《布哈拉和突尼斯的经济概况》,圣彼得堡1905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28页。

斯基在总结他的比较时，怀着羡慕的心情讲道，从1884年至1900年这十六年来，法国单单用征税的办法就获得了巨额收入，至于大垄断组织的收入就更不用说了。作者在其著作的结尾部分呼吁沙皇政府学习法国殖民主义者掠夺突尼斯的经验，用之于布哈拉。

1917年，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完蛋了。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四十二年来，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下，在从前的殖民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是其组成部分)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在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乌兹别克斯坦就已经建成了数百个工业企业。这个共和国的农业以及文化和艺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乌兹别克人民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与突尼斯人民的状况作比较，就使人看得很清楚，法国在突尼斯建立的殖民制度，阻碍了突尼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等。

1950年，以苏莱曼·木·苏莱曼博士为首的一批突尼斯劳动者，访问了中亚细亚。代表团的成员怀着惊喜的心情，在突尼斯介绍中亚细亚所发生的变化。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殖民

地和附属国的各族人民其中也包括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1959年9月，在突尼斯自由和平委员会的会议上，在苏联和平拥护者的参加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说："苏联人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科学领域内获得了受到全世界欢迎的胜利，对此，突尼斯和平拥护者表示最大的钦佩。两国的和平拥护者认为，发展和巩固突尼斯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有效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和各国人民在平等、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伟大原则的必然趋势的。双方表示愿为突苏友谊的繁荣昌盛而不断努力。"[1]

---

① 《真理报》，1959年11月17日。

第 五 章

突尼斯人民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

战后突尼斯的改革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主义所赢得的历史性胜利，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转变为世界体系，给了突尼斯人民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推动力。突尼斯也曾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参加法国军队的成千上万的突尼斯人，进入了战争这所从政治上教育群众的速成的、有效的学校。

所有这些都迫使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还在大战年代就装出一副宗主国政府准备向突尼斯人民让步的姿态。1943 年 12 月 12 日，戴高乐将军在君士坦丁发表了长篇演说，宣称：北非各族人

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对法国的忠实，这不仅使他深受感动，而且也使他“感激不尽”[1]。几天以后，他在咨询会议上断言：“我们相信，凡已经自由的地方，不应怀疑法兰西，何况是新法兰西，会扼杀那里的自由；同样，凡必然会出现自由的地方，也不应怀疑她会推迟那里的自由。”[2] 法国政治活动家的声明和大西洋宪章所许下的诺言，1945 年又为联合国宪章所庄严确认，突尼斯人民对此是信以为真的。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称：“联合国各会员国，于其所负有或担承管理责任之领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认以领土居民之福利为至上之原则，并接受在本宪章所建立之国际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进领土居民福利之义务为神圣之信托，且为此目的：（子）于充分尊重关系人民之文化下，保证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予以公平待遇，

---

① 戴高乐将军：《法国未曾战败》，纽约 1944 年版，第 291 页。(Général de Gaulle. La France n'a pas perdu la guerre, New York, 1944, p. 291.)

② 同上，第 300 页。

且保障其不受虐待。”①

突尼斯劳动人民由于相信了这些诺言陷入了迷误，而要使他们明白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法帝国主义者依靠大地主、大工业家和居住在突尼斯的法国人，竭尽全力来维护强加于突尼斯人民的殖民制度。

在考察突尼斯人民摆脱法西斯军队侵略以后的民族解放斗争史时，必然会发现，在1952年至1954年这个时期以前，没有发生过突尼斯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反对殖民制度的事件。但是尽管如此，194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是表明了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有所加强了。1946年8月23日，在旧宪政党和新宪政党倡议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来自突尼斯全国各地的代表（大约两百人）讨论了一项决议，其中写道：“突尼斯国民代表大会认为，在巴尔杜缔结的条约，就其措辞本身而言是临时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管理其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力。大会声明，保护制是一种同突尼斯人民的主权完全不相容的经济政治制

① 《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研室1953年版，第22页。——译者

度。"①

这项决议本来打算转交给突尼斯总督。但是，第一个发言者还未结束他的讲话，警察就冲入会场，逮捕了四十五名大会参加者。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了公愤。突尼斯共产党号召总罢工的口号，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甚至得到了个别宗教界人士的支持。

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遏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曾经作了某些让步。1945年2月17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成立由突尼斯人担任大臣的社会事务部。总督马斯特对大议会作了改革。被"维希政府"解散的大议会恢复了会议活动。1945年9月15日颁布的法令，对大议会的组织和职权作了修改。从这时起，大议会中突尼斯人部和法国人部的议员各五十三人。凡年满二十五岁、参加过战争或受过高等教育的纳税的突尼斯男子，享有选入突尼斯人部的权利；而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法国人，都毫无例外地享有选入法国人部的权利。此外，选入突尼斯人部的，要经过两级选举；而选入法国人部的，则是直接选举。虽然突尼斯选民范围

① 《世界报》，1950年9月8日。

扩大了，但大议会的权利仍旧是极其有限的。1945年，大议会失掉了讨论突尼斯政府秘书长及其办公厅的开支以及民政督察的薪俸的权利。换句话说，大议会不仅被剥夺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而且也被剥夺了讨论殖民机构经费开支的权利。

如果突尼斯人部与法国人部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总是由政府最后裁决；如果两部意见一致，那末他们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批准。

根据政府法令所恢复的州和市的机构，和过去一样，也被剥夺了实权。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州议会也都未作重大改变而恢复了[①]。至于新成立的机构——谢赫辖区议会，只是有声望的人士才有权入选。谢赫辖区议会讨论的是同该辖区有关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问题。

会议的召开必须遵守一项严格的制度，即事先须得到民政督察的许可。总督可以不说明理由而查封任何组织。

---

① 《突尼斯司法和立法文献》，巴黎 1945 年版，第23—24页。(Documents juridiques et législatifs tunisiens. P., 1945, p. 23—24.)

由此可见，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打算改变现存的暴力制度和专制制度。突尼斯人民渐渐认识到，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以及法国政治活动家的声明中所许下的那些诺言，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1946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制订的宪法。得到法国人民赞同的这部宪法，激起了北非人民很大的希望。法国宪法的序言在列举"整个人类，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以后，明文规定："法国同海外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信仰，在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法国摈弃以霸权为基础的整个殖民体系，保障任何人能自由地出任公职，保障个人或集体均享有上述宣布的或确认的权利和自由。"[1] 除了放弃旧殖民体系以外，宪法第五十一条还宣称："加入法兰西联邦的国家的地位，取决于规定该国同法国的关系的协议。"[2] 这些措辞使得突尼斯人渴

---

① 《法国宪法》，载《国家和法》1947年第7期。(Конституция Фран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1947 г., № 7.)

② 同上。

望赶快废除保护条约，而缔结新的条约，以便法国与突尼斯之间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联盟"。但是，这种希望是不会实现的。法国的资产阶级很快就跳出来，说什么1946年法国宪法序言中关于"宗主国和殖民地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的这一规定，应该只能"当作一种政治纲领"[①]来看待。

美国反动的新扩张主义的方针不仅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点从1947年起就越来越清楚了。美国统治集团于1947年"转向新的政策，即准备新的战争冒险的政策"[②]。甚至连反动报刊也承认，美国在北非的政策不是什么"反殖民主义的"政策，而是成了法国控制北非领土的有力支柱。

法国共产党一贯捍卫法国民族利益以及殖民

---

① 罗朗和朗皮埃：《海外各国法律概论》，巴黎1952年版，第77页。(Rolland et Lampué. Précis de droit des pays d'outre-mer, P., 1952, p. 77.)

② 安·亚·日丹诺夫：《论国际形势》，载《布尔什维克》1947年第20期，第17页。(А. А. Ждан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Большевик», 1947, № 20, стр. 17.)

地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却被美法反动势力串通一气，排挤出了法国政府。这决不是偶然的。法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使美法反动派为之坐立不安。法国共产党一贯维护人民的民主利益和主权，揭穿反动派的阴谋，因此在1945年10月21日的选举中获得了最多数票——五百四十万张选票，并且获得了制宪会议的最多数议席——一百五十八席。而在新宪法规定以五年为一届的第一届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人又获得了五百七十五万张选票和一百八十二个议席。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在1946年1月21日组成的政府中，有八名共产党人部长。共产党人部长遵循1945年6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将某些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推广社会保障法令等等。共产党人领导了保卫宪法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想把专制制度强加于法国的企图。

在对外政策上，法国共产党为保卫法国的安全和独立，为“在权利绝对平等的基础上，以及在互利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奠定法国人民

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1]而斗争。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道:"民主的法国……应该帮助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进步，对于这两国的人民来说，保护制清楚地意味着维护那种妨碍民主发展的半封建状态。"[2]

法国共产党同国内反动势力所展开的斗争，获得了突尼斯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突尼斯共产党不止一次地指出:"突尼斯工人阶级不能对法国国内所建立的制度漠不关心。"[3] 突尼斯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宗主国愈民主,对殖民地的民族压迫就愈无力。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出色地证明了这点。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使宪政党领导人和共产党人获得了释放，突尼斯得到了某些民主自由。由于共产党人在法国政府中担任部长，1944年至1947年的殖民主义镇压政策就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了遏制。法国反动派按照美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法国政府，目的既是镇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11—12期，第1179页。

② 《莫里斯·多列士选集》，巴黎1951年版，第2卷，第65页。

③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44页。

压法国工人运动，也是镇压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世界分裂为帝国主义和民主两大阵营，意味着突尼斯人民只有同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同其他国家为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人民群众结成联盟，才能获得民族独立。突尼斯共产党为制止朝鲜战争、援助越南人民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突尼斯码头工人拒绝装运用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军用物资，失业工人拒绝参加外籍军团。共产党要求被法国军阀派去同越南人民作战的突尼斯士兵返回家园。

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也在突尼斯得到了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宪政党的方针是，不再向法国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而是向海外某些强国去寻求支持。该党领袖布尔吉巴就承认了这点，他说："在 1920 年至 1945 年这二十五年期间，我党避免同外国接触或者避免同这些国家发生利害关系。在实现我们的意图的斗争中，我们只是寄希望于法国人的健全的理性、法国的社会舆论以及法国议会中我们的法国朋友。结果，法国殖

民主义者既感到他们在国内强大得多了，又感到没有任何外来的危险，于是就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民族解放运动，并且一有机会就穷凶极恶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①

新宪政党的领导对法国资产阶级左翼政党感到失望，便同美国驻突尼斯的领事馆接触。该党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但这并未妨碍它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出版一批报纸。在新宪政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商人、手工业者和退伍军人的大批组织。

在突尼斯这一类国家中，如果工人阶级不同民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结成联盟，反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应当让资产阶级来领导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的范例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真正地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工人阶级才决心把民族独立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负有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使命的突尼斯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多民族的，由突尼斯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马耳他人等组成。

① 《使命周报》，1951年6月1日。

突尼斯的工会运动长期来是由反对“同工同酬”原则的外国移民领导的。为此,突尼斯籍工人不得不另建自己的工会。在把“轴心国”的军队驱逐出去以后，共产党人的影响在许多工会组织中显著地增长了。法国总工会力求把突尼斯所有的工人、职员和公务员，不分种族和民族都联合在自己的队伍里,因而在当时获得了一系列的社会胜利。1946年10月27日，突尼斯许多工会组织联合成为一个自治的中央工会组织——突尼斯工人工会，拥有会员九万七千人。然而还在1945年,新宪政党政治局委员法哈特·哈舍德就建立了一批仅仅联合突尼斯籍的穆斯林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自治工会”。此后不久，在新宪政党领导人的努力下，这批“自治工会”成立了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法哈特·哈舍德当选为总书记。

从这时起，突尼斯工人工会和突尼斯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克服工人队伍中的分裂现象，而这种现象无论对于工人运动的利益和整个民族运动说来都是致命伤。

农民问题，这一有关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要同盟者的问题，在突尼斯的政治生活

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斗争的经验证明，农民是这些国家民族运动的基本队伍。而能够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投入反帝斗争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共产党。

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政党力图捍卫本阶级的利益，采取一切措施以扩大和巩固它们在农村的势力。新宪政党建立了突尼斯农业联合会，该会于1950年5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组织的纲领并不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在土地问题上，它只是局限于宣传意大利人的土地应该卖给突尼斯人而不应该卖给法国人。突尼斯农业联合会为了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只主张出卖土地，而不主张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少地农民。大多数突尼斯农民是无力购买土地的。尽管新宪政党的领导存在很多缺点，但它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一部分工人阶级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新宪政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执行了一条非常矛盾的政治路线。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在自己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抑制，所以它和突尼斯全国人

民一样关心自己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突尼斯资产阶级又同国际资本有联系，越来越广泛地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公司合股，所以一部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保持同法国或美国的联系。

资产阶级自己也知道：民族解放运动一经开始，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不仅要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而且要为真正的民主和土地改革而斗争，要把权力交给人民和把土地交给农民。这就吓坏了突尼斯的民族资产阶级，它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新宪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中，就反映了这种倾向。该党首领布尔吉巴在刊载于《突尼斯晚报》的一篇声明中写道："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是从社会角度拦阻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堤防，而新宪政党则是从政治角度拦阻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堤防。"① 这篇声明最好不过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面前所产生的恐惧。长时期来，新宪政党要求享有独立，但关于独立的确切涵义，该党在1950年以前甚至从来不想加以说明。新宪政党拒绝接受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从国外所能获得的唯一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52年第3期，第283页。

的支持，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及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的支持，却对美国的援助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尽管这样，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一经提出了总的斗争目标，还是能够吸引包括工人在内的人民群众。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经常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世界力量的对比和人民群众的压力却迫使它不得不克服这种动摇。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了并且继续领导着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

旧宪政党向新宪政党靠拢，它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样，是在伊斯兰教传统的基础上开展活动的。虽然它的势力远不及新宪政党，但它仍然控制着梓橄大学学生联合会这个有影响的、庞大的组织。

突尼斯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同德意占领者作斗争，而在国家光复以后又开展广泛的工作，以动员一切力量投入民族独立斗争的政党。共产党一经公开活动，就开始出版法文周报《突尼斯前途》和一张阿拉伯文的报纸。1946 年，法国资产阶级报刊指出："突尼斯共产党在报刊上开展决定性的进攻，组织集会主张给予突尼斯无条件的独立，主张

取消法国权力机构和撤出法国军队。突尼斯共产党开始斗争了。”[①]

突尼斯共产党把民族解放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1946年8月4日，共产党在规定独立口号的内容时，提出了以下的任务：(1)废除保护制和一切暴力机关(总督、民政督察等)；(2)通过普遍和直接的选举，选出突尼斯的有民族主权的制宪大会(国民议会)；(3)成立对选民负责的突尼斯政府。

此外，突尼斯共产党的纲领还规定如下：(1)突尼斯的行政权应还给突尼斯人；保留法国低级官吏的权力和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程度使用法国技术干部。(2)确实恢复阿拉伯语言为官方语言并且用祖国语言进行教学。容许用法语进行教育的学校存在。纲领规定在梓橄大学中进行现代化的教学和创办用阿拉伯语言进行教育的新学校。(3)在全国成立市政府，由普遍和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此项选举不受中央政权约束。同时，纲领还规定废除卡伊德辖区制。(4)恢复一切民主自由，工会自由，罢工自由，信仰、出版、集会和结社自

① 《世界报》，1950年9月7日。

由。纲领还要求取消特别戒严状态，要求承认新宪政党、旧宪政党、突尼斯青年联盟、突尼斯自由和平委员会等组织为合法组织。(5) 释放遭受殖民主义迫害的一切受害者，停止迫害罢工者、爱国者以及和平拥护者。

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只有废除巴尔杜条约和拉马尔萨公约，撤销一切殖民暴力机关，选举国民议会，才能完全消灭保护制。纲领为联合全国一切力量参加民族独立斗争，为联合突尼斯和法国劳动人民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突尼斯共产党总书记穆罕默德·恩纳法 1951 年 1 月 27 日在突共中央全会上宣称："我们不仅号召我们的拥护者，而且也号召我国的各个团体成立民族阵线，因为在我们看来，民族阵线并不是政党与团体之间的某种组合，而是一切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爱国者的联盟。"[①]

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使党的影响大为加强，党员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1952年访问突尼斯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让指出，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 1951 年版，第 30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突尼斯共产党人已善于“巩固自己的组织和加强它的效能。他们越来越活跃了”①。

法国人联合会这个组织是突尼斯反动势力中的极右翼，居住在突尼斯的大部分法国人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组织明目张胆地反对向突尼斯人民作任何让步，甚至反对法国政府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下被迫作出的一些虚伪的改革。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突尼斯有三大政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新宪政党和突尼斯共产党。

突尼斯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法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两面手法来镇压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突尼斯光复以后的头几年，法国总督马斯特企图使用种种政治手腕来欺骗突尼斯人民，同时还同新宪政党的某些领导人进行秘密谈判。

不管法国殖民主义者玩弄什么手腕，突尼斯

① 法让：《北非的警报》，巴黎 1953 年版，第 60 页。

人民还是继续斗争。1945年至1947年，突尼斯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人民对殖民主义者愤恨已极。法国报刊惊慌不安地报导说，突尼斯爱国者的武装队伍造成了这个国家的不安局面。1947年5月12日和14日，突尼斯小商人举行了总罢市。巴黎担心的是，突尼斯人会不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自己拿来武装他们的枪杆子，掉转来对付法国殖民主义者。1947年8月，法国《十字路口》周报惴惴不安地写道:“毋需伟大的先知,也能看出大祸临头了。突尼斯明天也许不再是法国的了。”

由于共产党人部长于1947年5月退出法国政府、冷战的发动,以及西欧一批国家都改由反动势力执政，法国殖民主义者就放手在突尼斯采取镇压政策。1947年，右翼社会党人蒙斯接替马斯特将军担任突尼斯总督。1947年7月，法国傀儡巴库士把首相职务让给了另一个傀儡卡阿克。

蒙斯—卡阿克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血腥镇压的开始。1947年8月初，斯法克斯爆发了铁路工人罢工，当局出动军队来镇压这次罢工。1947年8月4日,铁路工人中有二十七人被打死，四十人

受伤[①]。对斯法克斯工人的迫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

1947年8月7日，颁布了一项法令（1947年8月9日又颁布了补充法令），扩充突尼斯人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名额。按照这两项法令，成立了农业部、商业和手工业部。原来的社会事务部，分成卫生部、劳工和社会保险部。突尼斯人担任了新成立各部的领导。

这样，通过中央机关的改革，突尼斯内阁就由六名突尼斯人大臣组成：首相（他的权力受突尼斯政府秘书长的节制）和五名大臣（他们的职权实质上是由法国参议执行的）。突尼斯政府的编制中也有七名法国人大臣：总督、财政总署署长、公务总署署长、文教总署署长、驻突尼斯军队总司令、邮电总署署长以及突尼斯政府秘书长。

设置六名有职无权的突尼斯人大臣，并不表明突尼斯人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有所扩大。1947年的改革并未使在突尼斯建立的殖民制度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改革无非是替殖民制度装

---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16页。

潢门面，而丝毫未触及实质。然而，蒙斯却许诺继续进行改革。新宪政党的首领准备同殖民主义者妥协。在蒙斯一卡阿克内阁期间，只有突尼斯共产党是反对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突共中央的号召、突共领导人的讲话和突共的报刊，都屡次指出，不是同帝国主义者合作，而是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才能粉碎殖民主义奴役的枷锁。共产党的功绩就在于，它为民族独立、为反对把突尼斯变成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基地，始终不渝地率先进行斗争。

法国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从而为美国资本入侵突尼斯大开方便之门。不久，突尼斯的石油资源就被国际上的大公司瓜分了。法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压迫变本加厉，因而使突尼斯劳动人民本来就已经困苦的物质状况更趋恶化。国内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无论那一个工会团体都组织过一次或数次罢工。码头工人、公务员、渔民、市政工人、农业工人等都举行了罢工。法国征服者采取一切手法来转移劳动人民对民族独立斗争的注意力。由于突尼斯共产党揭穿了帝国主义者旨在扑灭民族怒火的种种阴谋诡计，突尼斯的民族解

放运动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日益加强了。

这个时期的罢工运动是在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标志下发展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后，就争取到了工资的增加。从1948年至1950年8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反帝斗争。大清真寺大学生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历史性罢课,表明了突尼斯青年的高度觉悟。

广大妇女阶层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这个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崭新的因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根据伊斯兰教的教规和传统,阿拉伯妇女是从来不问世事的。

1949年4月，成立了突尼斯自由和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联合了国内大多数进步组织，包括新宪政党在内。该会在全国各地还建立了基层委员会。突尼斯共产党是这个委员会的主脑。委员会一致谴责大西洋公约，一致谴责把石油资源拱手让给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卖国行为。

突尼斯共产党为和平而斗争，同时也为消灭保护制和争取真正的民族主权而斗争。

在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共产党向自己提出了建立反帝民族阵线的任务。早在1946年

8月4日，突共中央就提出了建立突尼斯民族阵线的口号。尽管屡次遭到民族主义组织某些领导人的拒绝，共产党还是不断号召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的领导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突尼斯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48年5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宣称："突尼斯人民深深懂得，意见分歧和萎靡不振仅仅对殖民主义者有利。突尼斯人民不再指望同不共戴天的敌人妥协。"①

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为建立民族阵线而继续努力。1948年10月30日，突共政治局写信给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的领导人，建议和他们一起开会磋商为达到下述目标所必需的手段："废除保护制；通过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产生制宪的和有主权的国民议会；成立真正的突尼斯的政府。"②

一个半月以后，突共中央全会（1948年12月18日至19日）就国家石油资源转让给外国公司一事，建议中央书记处同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接触，确定一致行动来抵制外国公司再度瓜分突尼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14页。

② 同上，第29页。

斯民族财富的新阴谋。但是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没有作出答复。1950年5月14日，共产党再次写信给新宪政党和旧宪政党的领导人，建议共同对法国政府的阴谋提出抗议。信中写道："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切望三个突尼斯政党采取一致行动，以便在与我国民族有关的一切方面能够取得成功，以便我国人民能够取得真正的独立。"[1]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就为工会的大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年7月，法哈特·哈舍德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宣称，如果世界工会联合会接纳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加入该会，将为实现各工会组织的统一扫除一切障碍。

1948年9月11日，两大工会——突尼斯工人工会和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制定了共同斗争纲领，于1949年[2] 9月29日最后通过。1949年1月，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加入了世界工会联合会。这是突尼斯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

---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29页。

② 此处年份疑有误，似应为1948年。——译者

突尼斯共产党的功绩还在于，它把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的斗争同实现劳动人民的社会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共产党要求实行级别可以变动的工资制，主张废除工资的地区差别制，因为后一种制度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积极支持工人关于修订集体合同的要求，同时还支持工人、职员、公务员等各种团体的活动。

共产党对于工人的种种要求的支持，也象争取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那样，是通过突尼斯工人工会来进行的。它支持工会为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活动，而在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给予失业者以补助。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帝国主义者从失业者当中收买工贼，以及招募士兵去越南充当肮脏战争的炮灰。

共产党支持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同业公会为反对不公平的价格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党还进行顽强的斗争，反对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把特别沉重的负担强加到劳动人民群众的身上。突尼斯共产党认为殖民制度乃是贫困和失业的罪魁祸首，指出只有消灭殖民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

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了。由于突尼斯工人工会与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统一行动，1949年2月至3月间四千名磷酸盐矿工为期四十五天的罢工就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因为矿主企图降低矿工的已经极其微薄的工资而引起的。各种工会团体的会员在各个地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矿场所属的托拉斯"加夫萨"的头子们为了分裂罢工运动，悍然宣布同盟歇业，停止贷款给工人食堂等。工人开展了团结互助运动，还募集资金和食物送到罢工地区分发。

1950年11月，昂菲达维耳市郊雇农的罢工对于突尼斯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昂菲达庄园中的农业工人罢工了好几个星期，力争把工资增加到每天一百八十法郎和对多子女工人发放补贴。行政当局拒不答应罢工者提出的要求。突尼斯共产党机关刊物《突尼斯前途》对11月21日在昂菲达维耳所发生的流血事件作了如下的描述："罢工者被包围在一起。突然，出乎意外地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机枪子弹射向男人、妇女和儿童。公司的头子登上了大楼的屋顶，也向群众开枪。三个被打死的人和几十个受伤的人给

抬走了，其余的人都被抓进监狱。装甲车就在同时从四面八方追赶那些企图逃避镇压的工人，一直追到他们的居住区。"[①]共有七个工人被打死，三十个工人受伤，大约二百个工人被投入监狱。当局悍然实行血腥镇压，想吓倒农业工人，是大大地打错算盘了。突尼斯工人阶级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于11月26日举行总罢工，声援昂菲达维耳的农业工人。

1949年至1950年突尼斯民族解放斗争规模之所以扩大，不仅因为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恶化，而且因为突尼斯人民受到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影响。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内部的影响日益增强。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却妄图证明，突尼斯人民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组织起来公开反对帝国主义。而共产党在声明中则说，突尼斯劳动人民"从未象现在这样具有为民族独立而进行必胜斗争的可能性"，因为这时国际舞台上作为突尼斯人民支柱的反帝力量，空前强大了。

---

① 引自《人道报》，1952年11月22日。

改革政策的破产

1950年，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法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1950年7月11日，罗·舒曼宣称：1950年5月接替蒙斯担任总督的佩里埃的任务是"促进突尼斯的进化"。佩里埃一到突尼斯就允诺实行改革。

根据1950年8月17日和1951年2月8日的法令，突尼斯内阁进行了改组，由七名突尼斯人大臣和七名法国人大臣组成突尼斯人担任首相的政府。但在"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应按照总督的倡议，召集最高委员会来代替内阁，并由总督担任最高委员会的主席。根据法令规定，国防和军队仍由总督掌握。政府的一切决定要由总督批准，在公布之前要得到总督的许可。法国人有权担任突尼斯50%的高级职务，而突尼斯人仅有权担任75%的次要职务。由此可见，这种改革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整个殖民机构自上到下仍旧掌握在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手中。

当佩里埃就任总督时，突尼斯共产党曾发表

声明说:“不,佩里埃,你们的那套改革欺骗不了突尼斯人民。”新宪政党则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在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条件下,新宪政党首领布尔吉巴于1950年4月提出了一项包含如下一些主张的方案:

(1)恢复突尼斯的行政权力,使之享有民族主权;(2)成立由突尼斯贝伊任命的负责社会秩序的突尼斯政府;(3)撤销法国秘书长一职,他实际上独揽了突尼斯国家行政大权;(4)撤销民政督察一职,他们是执行与突尼斯主权不相容的法国“直接行政制”的代理人;(5)取消法国宪兵队;(6)组织民选的市政府,即使只有少数法国人居住其间的一切地区的市政府,也应有法国人代表参加;(7)召开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大会,制订民主的宪法。宪法应在突尼斯主权范围内充分顾及法国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规定法突之间未来的相互关系①。

新宪政党竭力主张实行“逐渐地、有阶段地引

① 韦尔特:《法国(1940—1955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472页。〔А. Верт. Франция (1940-1955), М., 1959, стр. 472.〕

导突尼斯走向内政自治”[①]的改革。新宪政党为了实现其纲领，竟向美国寻求援助，而且还向美国许诺：突尼斯一旦获得内政主权，就加入“保卫自由世界”的大西洋体系。

早在蒙斯执政的时期，新宪政党的领导就走上了同殖民主义者谈判的道路，并且尽一切可能来博得法国总督的信任。在新宪政党领导人的影响下，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全国会议于1950年7月决定与世界工联断绝关系。这事实上意味着同突尼斯工人工会决裂。1951年3月31日，在一些反动工会代表的参与下，召开了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不久，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就加入了所谓国际自由工联，并同美国劳工联合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同时，新宪政党政治局也断绝了同突尼斯自由和平委员会的一切关系，并且宣称，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同祖国的最高利益毫无共同之处”[②]。苏

① 佩里埃：《突尼斯问题》(L. Periller. La question tunisienne)，载《世界报》，1950年9月29日。

②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19页。

莱曼·本·苏莱曼博士因同情和平运动而被开除出新宪政党。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使新宪政党的代表人物能够参加政府。

与佩里埃的计划相配合，1950年8月17日成立了“改革政府”。新宪政党总书记萨拉赫·本·优素福出任司法大臣，参加了内阁；战后脱离新宪政党的马泰里博士出任内政大臣。在佩里埃一谢尼克政府成立前几天，萨拉赫·本·优素福以该党的名义宣布参加美国集团[①]。

突共中央对如何才能战胜突尼斯人民的敌人作了研究，提出了如下问题：“象布尔吉巴所指望的那样去同我们的压迫者即法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行吗？把希望寄托于在越南和突尼斯用美元和武器援助法帝国主义者的美帝国主义者身上，行吗？”当佩里埃宣布他的改革时，突共中央发表声明说：“这种改革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把保护制重新粉刷一下而已。”而在佩里埃一谢尼克政府上台的时候，突共政治局发表了如下的声明：“保护制仍无改变……帝国主义者的目标依然

① 《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突尼斯市1951年版，第16页。

如故。帝国主义者想欺骗突尼斯人民，想把他们卷进战争政策的罗网，卷进美国一西方集团的罗网。”[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反对改革。突尼斯共产党所欢迎的是削弱殖民制度，而不是加强殖民制度的那些改革。

随着政府成立而来的是残酷的迫害。还在佩里埃一谢尼克政府成立前夕，法国殖民主义者就已经起草了10297号命令，规定对每一个主张突尼斯独立的爱国者判以五年徒刑。1950年11月9日，突尼斯共产党的一个书记硬被判罪，罪名是事先未经批准就公开发表演说，尽管在“改革政府”成立之前是不需要批准的。

新宪政党的代表参加政府后并没有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恰恰相反，人民群众倒是日益贫困了。政府提高了面包、橄榄油、糖、咖啡和肥皂的价格。仅从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为止，生活费用就上涨了25%[②]。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

---

① 《突尼斯前途》周刊，1951年2月23日。(“L'Avenir de la Tunisie” от 23 февраля 1951 г.)

② 同上，1951年3月31日。

制止失业人数的增加。为了讨好殖民主义者，政府甚至还停止了公共工程，关闭了某些矿场，等等。

突尼斯贝伊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在1951年5月15日的演说中和在1951年5月22日写给樊尚·阿里奥尔[①]的信中要求实行新的改革。突尼斯的几名大臣前往巴黎同法国外交部长谈判。谈判毫无进展。10月31日，突尼斯内阁向法国政府提交一份照会，明确提出了它的要求，并举行二十四小时的警告性罢工，以加强所提要求的力量[②]。不久，就在突尼斯和巴黎两地开始谈判。但是，双方没有能就进一步进行改革达成协议。至于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利益，谢尼克政府则同意维持现状。无怪乎法国《世界报》满意地指出，突尼斯政府并不要求对巴尔杜条约和拉马尔萨公约作任何修改[③]。

当新宪政党总书记萨拉赫·本·优素福作为突尼斯政府成员在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谈判的

---

① 樊尚·阿里奥尔曾于1947—1954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译者

② 《突尼斯前途》周刊，1951年11月7日。

③ 《世界报》，1953年9月29日。

时候，新宪政党的另一首领哈比卜·布尔吉巴则周游世界进行宣传。他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卡拉奇，他出席了世界伊斯兰教会议。1951年4月14日，布尔吉巴在印度尼西亚国会中发表演说。布尔吉巴这次亚非国家之行，无疑是有助于动员这些国家的舆论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布尔吉巴访问了亚非国家以后，又访问了英国、美国、意大利、瑞士、土耳其、西班牙和法国。法哈特·哈舍德继布尔吉巴之后到美国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正如联合国关于突尼斯问题的讨论所表明的，布尔吉巴对欧美一些国家的访问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突尼斯共产党并未停止为建立民族阵线而进行的斗争，它全力以赴地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同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有四名共产党活动家被捕，包括突共书记莫里斯·尼扎尔在内。但是，由于劳动人民采取了坚决行动和举行了多次罢工，终于使全体被捕者获得释放。

1951年11月24日，梓橄大学二百多名大学

生在大学的食堂里发生中毒事故。1951年11月26日，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举行了群众大会，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惩办应对大学生集体中毒事故负责的有关人员。"①

共产党人采取一切措施谋求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同时认为做农民的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党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农民问题。在象突尼斯这样的国家里，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队伍。

对于备受残酷剥削的农民来说，使自己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是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的。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的情况之下，农民的斗争方才能够走向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不能让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而应当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必须提出同新宪政党的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针锋相对的、符合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因而也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政策。

---

① 《突尼斯前途》周刊，1951年11月30日。

1950年至1951年，农业工人和农民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在这样的条件下，突尼斯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农业工人工会。农业工人工会不仅要为实现当前的要求(提高工资、实行各项社会法令等)而斗争，而且要为土地的根本改革而斗争。无论是在党中央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一次不讨论到农民问题。早在1946年8月4日，突共中央委员会就提出了进行土地根本改革的主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提出了一个解决农民问题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符合农民的迫切要求的。纲领规定把属于法国大垄断组织的土地分配给农业工人和无地农民。1951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又对这一土地问题的纲领内容作了修改。

根据突尼斯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不仅要分配属于殖民公司的土地，而且也要分配属于殖民主义者官僚以及突尼斯大地主的土地。

突尼斯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就农民问题所通过的纲领，不仅仅涉及到土地改革一个问题。突

尼斯农民不仅迫切要求分配被帝国主义者霸占的土地，同时还要求解决一系列其他问题，诸如关于获得水源和贷款的问题，关于规定农产品价格和改进农产品销售组织的问题，关于民主的课税制的问题，关于发展阿拉伯语的职业教育和普遍教育的问题，关于改进医疗设施的问题，关于废除卡伊德辖区管理制度的问题，等等。共产党在把这些要求纳入土地纲领的时候，也考虑到突尼斯农民的成份并不是单纯的。

共产党不仅支持全体农民的一般要求，而且也支持农业工人、半无产阶级、胡姆西亚制种植者、小农和中农的具体要求。党在工人阶级中为建立统一战线所进行的工作，以及组织农民为土地、面包和民族独立而斗争所进行的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宪政党内部与所谓"谈判"政策相决裂的趋势日益显著，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由于共产党对于那种同帝国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所进行的原则性的批判，所以社会上的不同阶级根据已往的经验都深刻认识到，"改革政策"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

同时，党在批判这种改革政策时所采取的方式，不至于伤害那些虽然受了欺骗、仍不失为忠诚的爱国志士。突尼斯共产党始终牢牢记住，突尼斯应该驱逐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党批判合作政策，目的只是为着联合突尼斯的全体人民而排除种种阻力而已。

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委员会的口号，委员会应广泛联合突尼斯的爱国者和反帝战士。

突尼斯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动员人民力量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中，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对1948年5月至1951年5月这个时期突尼斯人民的斗争作了总结，大会是在“为了自由和独立的突尼斯，为了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口号下进行的。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为实现共产党的纲领而作的斗争，并且谴责了那些陷入宗派主义泥淖的人。代表大会再一次宣布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并且号召党员向一切正直的宪政党爱国人士或无党派爱国人士伸出手去，在一切场合寻求可以进行协作的基础。

1952年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1951年底，人们对于新宪政党的代表在巴黎(而布尔吉巴则在华盛顿)同殖民主义者所进行的谈判的前景，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代表法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利益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头子、参议员戈隆纳，于1951年10月26日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拒绝突尼斯的一切要求。他写道："对突尼斯人不宜过分相信，因为他们既无力领导，也无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也为了法国的利益，我们应该仍旧保留一切重要的职位。因为突尼斯一旦获得自由，它就将违背自己的一切诺言，靠拢其他阵营，也许，靠拢阿拉伯国家联盟，或者靠拢美国，或者靠拢苏联。"他劝告法国政府解散谢尼克政府，而建立以"足资信任的"巴库士为首的新政府[1]。

1951年12月15日，法国政府照会突尼斯

---

[1] 韦尔特:《法国(1940—1955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473页。

政府，断然拒绝关于成立“单一的”也即突尼斯人的政府的建议。此外，照会还强调指出，七十年前所确立的制度仍然不变。1951 年 12 月 22 日，谢尼克离开马赛时说：“我们双方的观点和我们的条件都无改变。”

这样，经过十六个月的谈判，突尼斯人民深刻体会到，殖民主义者是绝对不愿放弃他们的特权的。法国政府的声明使突尼斯人民群情激愤。突尼斯人民举行了三天的总罢工，以表示对殖民主义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强烈抗议。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突尼斯共产党、新宪政党、旧宪政党、突尼斯工人工会、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团体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了起来。各阶层居民、矿工、手工业者、雇农、职员、商人和小公务员都起来抗议不堪忍受的殖民压迫。

突尼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51 年 12 月 25 日的决议中指出：“12 月 21 日至 23 日的全国大罢工揭开了突尼斯人民斗争史上新的一页。”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表现得如此强大，连法国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突尼斯人民在为满足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是团结一致的。1952 年

1月2日，布尔吉巴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突尼斯的问题将提交联合国审查。突尼斯政府大臣萨拉赫·本·优素福和巴德拉前往巴黎，以便用贝伊的名义将一封信件寄往联合国秘书处。这封信件要求把法突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审查。

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党派都赞成突尼斯向联合国申诉。旧宪政党的代表团也将一份申诉书带到巴黎。

突尼斯共产党也支持突尼斯爱国者的倡议，但是指出，不要希望受美国集团操纵的联合国会令人满意地解决法国和突尼斯的争端。突共中央指出："突尼斯人民向联合国申诉，正象摩洛哥人民已经做过的那样，可以在法国和国际的舆论界面前揭露法帝国主义者的种种暴行。而同时突尼斯人民也可以因此而看清，正象摩洛哥人民也曾因此而看清的，法帝国主义所依仗的正是美英帝国主义者以及进行压迫和战争的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撑腰。"① 党向联合国发去了一份电报，几天以后，党的一个领导人基阿里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列举了突尼斯人民在帝国主义枷

① 《真理报》，1952年1月28日。

锁下备受迫害的事实真相。

谢尼克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申诉时，正赶上法国国内发生政府危机，这就使得法国反动派大为恼火。法国政府委托突尼斯总督要突尼斯贝伊同意谢尼克内阁辞职，并迫使突尼斯政府从联合国收回申诉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接替佩里埃职务的德奥特喀洛克总督被授权采取他认为有效的一切手段。

1952年1月13日，德奥特喀洛克乘了一艘军舰，在几架飞机护航下抵达突尼斯。1月14日，也就是向联合国提交申诉书的同一天，突尼斯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向突尼斯的退伍军人开火，因为后者在法院大楼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法院对退伍军人组织的主席的审判。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贝伊拒绝执行殖民主义者的要求，不同意谢尼克政府辞职。镇压开始了。在宾泽特，警察向那些抗议审判十八名民族运动积极分子的示威游行者开枪射击。1月16日，新宪政党的非常代表大会遭到了禁止，与会的一百五十名代表被捕。1月17日，整个宾泽特市的人民向殖民当局的暴行提出了抗议。

突尼斯劳动人民的反抗是如此的强烈，因而法国政府一经获得美国领事的保证，说两个突尼斯大臣在联合国的奔走并未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支持，就立即决定使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陷于无人领导的境地。从1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先后逮捕了共产党的书记、新宪政党的领导人、突尼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突尼斯自由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其他二十名左右突尼斯社会活动家。

迫害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消息一经传开，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一切爱国政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爆发了总罢工以抗议恐怖手段。强烈的示威游行在全国各个城市此伏彼起。宪兵、警察、步兵机动部队，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极其残暴地镇压示威游行队伍。

1952年1月18日至24日在突尼斯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了。

法国殖民主义者感到他们的政权已摇摇欲坠，决定乞灵于最疯狂的暴力政策。突尼斯驻军司令加尔贝将军被授予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他从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调来了大批增援部队：

外籍军团部队、伞兵部队、治安警察部队、海军陆战部队等。一切力量都投入所谓“搜索战役”，其借口是寻找落在“暴动者”手中的武器。实际上，这次战役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据说，第一，按照事先制定的名单，逮捕尽可能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活动家；第二，使用恐怖手段恫吓突尼斯居民。

在这次战役中，突尼斯人民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暴力摧残。仅仅在3月和4月这两个月中，就有两万人被捕。绝大多数的被捕者被送往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集中营。

继1952年2月20日镇压事件之后，共产党的周刊《突尼斯前途》和其他机关刊物、新宪政党的周刊《使命周报》就被查封。突尼斯共产党宣布将出版《人民之声报》来代替被封闭的报刊，但是这张报纸还是被禁止出版。

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受到了突尼斯人民的积极抵抗。表示抗议的总罢工从1952年2月1日至9日在许多城市中持续进行。2月19日，斯法克斯市青年举行了要求突尼斯民族独立的示威游行。2月26日至29日，全国各地举行了无

数次的示威游行，反对法国当局的专横跋扈。3月1日，突尼斯市举行了有好几百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大学生中也发生了学潮，有二百五十名大学生被捕。

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强大。3月21日，有两万人罢工。根据群众的倡议成立了统一行动委员会，这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显著特点。早在1952年1月底，在雷德耶夫市（磷酸盐矿开采中心），就成立了由突尼斯共产党、新宪政党、突尼斯工人工会和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的代表组成的统一行动委员会。

在全国许多地区，突尼斯爱国者转而开展游击活动。2月13日，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傀儡加夫萨地区的卡伊德的一名帮办和两名警察被击毙。同一天，加贝斯发生了两起爆炸，法国殖民主义者损失惨重。2月初，在全国各地散发了号召阿拉伯人牵制和破坏敌人的传单。到2月下半月，突尼斯爱国者的活动更加频繁了。2月17日，苏萨到斯贝特拉的铁路被拆毁，列车出了轨。突尼斯爱国者到处割断电报线和电话线，破坏铁路桥。3月3日，满载铁矿砂的列车被炸毁。在苏萨到

凯鲁万的铁路线上，装载阿耳发草的列车被烧毁。3 月 4 日，突尼斯市郊和斯法克斯附近的铁路桥被炸毁。2 月 27 日，法国驻突尼斯武装部队司令加尔贝将军的大楼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这时，法国殖民主义者想方设法要抛弃谢尼克政府，因为谢尼克政府慑于人民的愤怒，拒绝按照殖民主义者的意旨行事。3 月 24 日深夜至 25日凌晨，首相谢尼克和其他一些突尼斯籍大臣被捕。政府成员中没有被捕的只有萨拉赫·本·优素福和巴德拉，因为他们那时都在巴黎，并且已使突尼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他们一获悉他们阁僚的遭遇，就慌忙经过日内瓦逃往开罗。突尼斯共产党和新宪政党的领导人中也有人被捕。

总督德奥特喀洛克要求突尼斯贝伊批准谢尼克辞职。突尼斯贝伊为了讨好殖民主义者就同意谢尼克辞职，并且接受法国参议员戈隆纳的推荐，于 3 月 27 日任命巴库士为首相。巴库士曾从1943年起至 1947 年止担任过首相，他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一条走狗。3 月 27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突尼斯人聚集在贝伊的王宫外对这项任命表示抗

议。

“打倒巴库士！”人民愤怒的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贝伊的投降并不意味着突尼斯人民的投降。蹂躏城市和乡村、枪杀示威游行者，丝毫阻挡不住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

总督在新内阁成立的同时宣称，法国政府将把新的改革方案提交“混合委员会”审查。正在这时访问突尼斯的一个比利时记者写道，甚至连傀儡巴库士也认为，“法国在突尼斯所推行的结构改革”的建议，“是很不充分的，而且是不能满足社会舆论的要求的”[①]。

巴库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实际目的是分裂民族解放运动。5月初，谢尼克和他的同僚被释放了。也恢复了电报、电话的通讯自由，并且取消了旅行的限制。然而被捕的共产党人却依然监禁在狱。

政府企图用这些办法迫使新宪政党的领导与之合作。但是这一次，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却考虑到许多基层党员所要求的不是“逐渐地、有阶段地达到内政自治”，而是完全的独立，于是便继续

① 法让：《北非的警报》，巴黎1953年版，第11页。

领导斗争。新宪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情况下，积极地参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并且在1952年1月至3月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但是，这个党毕竟是“温和的民主党，一心想同法国人达成明智的妥协”[①]。世界工联的一个委员会于1952年2月至3月间访问了突尼斯，直接视察了突尼斯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得出结论说，新宪政党的活动“是以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为基础的”。同时，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布尔吉巴声称新宪政党和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是拦阻共产党人的堤防的这种说法，群众是不以为然的[②]。而这决不是偶然的。许多突尼斯人在斗争的进程中深信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一切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突尼斯人民不仅不相信德奥特喀洛克的改革，而且加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1952年5月，在巴尔杜条约签订七十一周年时，民族解放运动以崭新的力量蓬勃开展。5月9日，在突尼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突尼斯之行的报告》，维也纳1952年，第22页。

② 同上，第31页。

斯政府秘书长的官邸中发生了爆炸事件。5月10日，在突尼斯市、宾泽特和其他城市，人们杀死了一些法国殖民主义者。5月10日和11日，在首相巴库士的私邸中发生了爆炸事件。全国形势紧张，突尼斯市实施宵禁，从晚上8时至次晨5时禁止居民上街。

1952年初，在"改革政策"破产以后，全国所发生的事件，对突尼斯人民具有巨大的意义。许多突尼斯人通过实践深信，不仅必须同本地的殖民主义者作斗争，而且也必须同整个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们已经能够珍视统一行动的力量了。几乎整个民族都投入了斗争，这是1952年所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特征之一。突尼斯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濒于破产境地的商人，或者他们的前途渺茫的大学生子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2年的事件还表明，农民、有被剥夺一切财产危险的小私有者以及无地的农业工人，都广泛而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宪政党人和共产党人原先是经常对立的，从1952年1月起，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一起为反

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同政党的代表人物之间建立了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新型的相互关系是在战斗友谊的基础上产生的。突尼斯人民在斗争的进程中看到，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世界各国的普通人民都站在他们的一边。

突尼斯人民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过渡

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被捕和谢尼克政府辞职以后，继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搜索战役”之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所谓“红手”的恐怖组织。从1952年1月开始成立的这个恐怖组织，专门从事于矛头指向突尼斯爱国者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干下了大量的恐怖勾当。

法国共产党公正地指出，1952年1月至3月法国政府的血腥镇压，实际上是一次挑衅，“这次挑衅在许多方面可以同1946年11月在海防的那次导致印度支那战争爆发的挑衅相提并论”[①]。

---

① 《人道报》，1952年3月27日。

突尼斯人民建立了由游击队司令部领导的组织良好和纪律严明的军队，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到1952年6月，突尼斯人在进行一场有计划的和组织得很好的游击战争，已经是很清楚了。在1953年这一年中，斗争日益激烈。游击队活动得很顺利。突尼斯爱国者到处破坏铁路线和桥梁，袭击政府的讨伐队。

世界舆论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突尼斯的兽行表示愤怒，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为游击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这一切就迫使法国政府力图再一次使用改革政策来配合镇压政策。

一方面，这种改革政策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为殖民主义的强盗行径作辩护，同时在世界舆论面前为"法国人留在"突尼斯制造法律根据；另一方面，法国殖民主义者仿效英帝国主义者行之有效的办法，企图在突尼斯物色一些新的代理人，要他们同意以他们的名义来推行符合法帝国主义者利益的政策。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1952年6月19日，罗·舒曼在法国国民议会宣称，法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改革突尼斯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市政委员会的方案。这些"发扬民主"的方案实际上是旨

在进一步巩固殖民制度和维护法国对突尼斯的统治。在各地市政府内仍旧存在不相称的法国代表比例，在六十个地方政府中，有四十个地方政府的一半以上的代表席位，被法国人所占据。凡曾被法国军队逮捕、放逐或拘禁过的突尼斯人，一律不得编入选民名册。况且，用这样方式选举出来的市政府得不到任何实权。在全国四百六十个居民点中，只有六十五个居民点进行了这种选举[①]。至于卡伊德辖区议会的改革，也未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贝伊为了应付法国殖民主义者要他在改革法令上签字这件事，召集爱国政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约四十人，让他们研究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四十人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研究，拒绝接受这项改革计划。尽管如此，突尼斯贝伊还是于1952年12月20日在这项改革法令上签了字。但是人民并未停止斗争。爱国组织，首先是共产党，号召突尼斯人民抵制选举。在突尼斯秘密散发的传单上号召道："既不要在选民册上登记一个名字，也不要

---

① 西尔韦拉：《突尼斯地方议会的改革》，第66页。（V. Silvera. La réforme des Assemblées locales en Tunisie, p. 66.）

投一张票!”①

突尼斯共产党为统一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改革政策和殖民制度而作的不懈的斗争，进展得很顺利，并且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1953 年 10 月 18 日，突尼斯工人工会主席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道:“突尼斯劳动人民尽管遭到镇压，但是不仅保存了而且巩固了自己的工会。在1952 年至 1953 年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工人阶级同突尼斯其他阶层居民的统一战线。”② 这是突尼斯劳动人民的巨大胜利。无产阶级在进行解放斗争的进程中，已经能够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但同时它毕竟还是软弱的，所以也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③。

1952 年夏，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前夕，法

① 《突尼斯共产党向联合国第八届会议提交的备忘录》，突尼斯市，1953 年 9 月 20 日，第 25 页。(Mémoire présenté par le Parti Communiste Tunisien à la VIIIe session de l'ONU, Tunis, le 20 septembre 1953, p. 25.)

② 《真理报》，1953 年 10 月 19 日。

③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9 年第 8 期，第 81 页。

国殖民主义者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几个集中营和停止镇压。但是，到1952年底和1953年，镇压又变本加厉起来。而这并不是偶然的。1952年12月，美国进行国会和总统选举……"共和党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从根本上使法国顽固派的处境变得有利"①。法国殖民主义者依仗美国政府的撑腰，加强了在突尼斯的镇压。

随着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市政委员会选举的临近，殖民主义者的恐怖组织"红手"的活动更加猖獗了。"红手"分子几乎每天向"四十人委员会"成员投寄恐吓信。还准备谋害他们中的许多人。1952年12月5日，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总书记法哈特·哈舍德遇刺身死。

在选举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市政委员会期间，法国殖民当局对突尼斯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目的是强迫他们投规定的候选人的票。在1953年4月13日至23日进行的卡伊德辖区议会的选举中和在5月3日至10日进行的市政委员会的选举中，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花招完全失败。根据法

① 韦尔特：《法国（1940—1955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476页。

国政府的资料，列入选民名册的突尼斯人人数，远远少于突尼斯居民的人数。比如，在贝贾，选民为一千二百八十人，参加投票的只有八十二人，而投入票箱的选票中有六十五票是“废票”[①]。即使按照官方资料，弃权数也达42%[②]。关于突尼斯这场选举丑剧的失败情况，从资产阶级报刊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法国《义勇军报》写道："'选举'使突尼斯的危机更加严重，使突尼斯的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③]

突尼斯人民加强了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来对付殖民主义者的暴行和选举诡计。一共有九百七十二人被选入市政委员会。突尼斯人民把他们看作是出卖本国利益的叛徒。到1953年底，有四十名市政委员被击毙，有三百名委员慑于人民的愤怒，急忙辞去职务[④]。卡伊德辖区议会议员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

① 《人道报》，1953年4月16日。

② 《解放报》，1953年4月18日。("La Libération" от 18 апреля 1953 г.)

③ 《义勇军报》，1953年4月21日。("Franc-Tireur" от 21 апреля 1953.)

④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11—12期，第1174页。

1953年10月，法国政府决定把德奥特喀洛克从突尼斯召回。共产党在声明中完全公正地指出，由乌瓦沙省长接替德奥特喀洛克，这是人民的一大胜利。“虽然如此，但我国首先期待的不是简单的人事更动，而是政策的改变。”①

德奥特喀洛克是在几架喷气式飞机护航下乘军舰来到突尼斯的，而乌瓦沙则是以一个文官的姿态到达突尼斯的。他下车伊始，就宣称愿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认为，新的改革将保证“明确地反映突尼斯的主权，并能维护我国（法国垄断组织。——作者）和整个自由世界的一贯利益，从而不致引起我国定居在此地的同胞（大殖民主义者。——作者）的不满情绪”②。

突尼斯人民不会相信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诺言。无论哪一个政党，包括新宪政党在内，都不会听信乌瓦沙的话而去同殖民主义者合作的③。

---

①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11—12期，第1174页。

② 《突尼斯大学生》，1954年4月，第4期。

③ 《共产主义手册》，1953年第11—12期，第1176页。

世界舆论声援突尼斯人民的正义斗争

法国殖民主义者对突尼斯的镇压不仅激起了突尼斯人民的英勇反抗，而且也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愤怒。突尼斯人民的英勇斗争得到亚非各国人民、法国和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支持。

1952年2月1日，中东、近东和北非各国都举行"突尼斯日"，声援突尼斯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在这一运动的压力下，联合国的一批会员国于1952年1月30日写信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提到了"突尼斯的局势极其严重"，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提请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密切关注当前事态继续下去将导致的严重后果"①。

1952年4月2日，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

① 《1952年1月30日十一国代表就突尼斯问题写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件》，联合国，文件第S/2508号。（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11 государств 30 января 1952 г. в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 тунис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док. S/2508.）

克、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印度、缅甸、伊朗、菲律宾和也门等十一国的代表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到，突尼斯的局势“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因此应按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①]办理”[②]。他们建议安全理事会立即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已经形成的局势作出安排。在上述信件所附的说明中，十一个亚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指出，“殖民主义列强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统治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是与时代精神相抵触的”。巴基斯坦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解释了十一个国家的代表要求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原因，他说，在他们这些“极度

---

①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内容如下：“安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摩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见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约》。——译者

② «‹1952年4月20日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印度、缅甸、伊拉克、菲律宾、也门十一国代表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联合国。文件第2574—2584号»。〔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ндонезии, Египта, Ирана, Пакистана, Саудовской Аравии,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Индии, Бирмы, Ирака, Филиппин, Йемена с письмами на им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20 апреля 1952 г. Объединеные Нации. док. (2574—2584).〕

同情被压迫人民”的国家内，“愤怒的浪潮可能达到最高的程度”[1]。

1952年4月，对要不要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公然反对安全理事会讨论突尼斯问题。美国代表妄图证明，目前比较合适的，是集中精力于促进法突之间的谈判，而不是在安全理事会桌子旁进行谈判[2]。由此可见，美国实际上是为法国殖民主义者撑腰的。

苏联代表立即发表声明，支持十一个国家关于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要求，并且指出，既然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那末它不能忽视其居民总数超过六亿人口的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的请求。同时，苏联代表还强调指出，在表决是否将突尼斯问题列

---

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574次会议。1952年4月8日》，第3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574-е заседание, 8 апреля 1952 г., стр. 3.)

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575次会议。1952年4月10日》，第3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575-е заседание, 10 апреля 1952 г., стр. 3.)

入安全理事会议程时采取弃权的做法，实质上就是支持法国政府用大规模的迫害手段镇压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①]。

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依靠美国的"弃权"而把土耳其、希腊、荷兰三国拉到自己一边，从而达到了不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目的。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安全理事会讨论突尼斯问题一事发表声明说，美国完全支持法国的殖民政策。在亚非国家中，人们公正地认为，外国人统治突尼斯的问题是不会在安全理事会上讨论的，其原因是安全理事会被英美集团所控制。甚至连美国《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在安全理事会中美国在突尼斯问题上支持法国，"既引起了美国国内公众的激烈抗议，也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抗议"[②]。世界舆论不会容忍对突尼斯问题的忽视。事实正是这样。1952年年中，十三个亚非国家再次要求联合国秘书处召开大会特别会议

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575次会议。1952年4月10日》，第6—7页。

② 《纽约时报》，1952年5月17日。("The New York Times" от 17 мая 1952 г.)

来研究突尼斯问题。这个要求得到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二十三个国家和联合国中几乎全部亚洲会员国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一批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支持。尽管召开特别会议的要求得到了世界舆论的最广泛的声援，特别会议还是没有召开，因为按照联合国大会的程序规则，必须有形式上的大多数会员国赞成才行。1953年①7月30日，上述十三个亚非国家向联合国秘书处申请将突尼斯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的预定议程。这一次，尽管有法国和美国从中反对，突尼斯问题还是列入了会议议程，并于1952年12月提交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审查。

虽然联合国大会审查突尼斯问题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世界舆论对突尼斯人民正义斗争的热烈支持，但是正如突尼斯共产党在告突尼斯人民书中所指出的："指望美帝国主义者会真正援助我们和相信联合国能满足突尼斯人民的民族愿望，是大错特错的……会议中的这些辩论可以也应该成为我国人民进行斗争的新的动力。……而只有加强人民的斗争才能迫使法帝国主义者退

① 此处年份疑有误，似应为1952年。——译者

却。”①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上讨论突尼斯问题的过程，完全证实了突尼斯共产党的正确。英美集团的代表不择手段地阻挠大会通过旨在真正解决突尼斯问题的决议。英国代表力图证明，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② 讨论突尼斯问题“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联合国的任何干涉既会损害联合国组织本身，也会损害似乎应该加以干涉的那个国家”③。美国代表追随罗·舒曼之后强词夺理地说，法突之间的关系应该按照巴尔杜条约和拉马尔萨公约来加以发展④。美国代表之所以需要在联合国对历史事实进行歪曲，是为了维护美国在突尼斯的经济上和战略上的利益。

---

① 《人道报》，1952年11月3日。

② 第一委员会(政治和安全)，系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委员会之一。——译者

③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委员会。第538次会议。1952年12月6日》，第8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VII се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538-е заседание, 6 декабря 1952 г., стр. 8.)

④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委员会。第539次会议。1952年12月8日》，第4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VII се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539-е заседание, 8 декабря 1952 г., стр. 4.)

1952年12月10日，苏联代表索波列夫在发言中指出，法国政府在与突尼斯的关系中没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其应尽的义务，而是掠夺突尼斯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并且还在突尼斯实行军事化和推行军事占领制度，以致造成需要联合国出面干涉的严重局势①。白俄罗斯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基谢廖夫在分析巴尔杜条约和拉马尔萨公约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协议书都是强加于突尼斯人民身上的，是非正义的，是同联合国的原则不相容的②。

在讨论突尼斯问题的过程中，十三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共同起草了一项决议③，要大会建议法

---

①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委员会。第543次会议。1952年12月10日》，第7—8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VII се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543-е заседание, 10 декабря 1952 г., стр. 7—8.)

②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委员会。第545次会议。1952年12月11日》，第7—8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VII се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545-е заседание, 11 декабря 1952 г., стр. 7—8.)

③ 《联合国。第七届会议。文件第A/C 1/736号》。(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VII сессия, док. A/C 1/736.)

国政府在突尼斯确立正常的条件和正常的公民自由，并且建议恢复法国政府与突尼斯人民的真正代表之间的谈判，以达到实现突尼斯人民的自决权和民族愿望的目的。英美所操纵的多数票否决了这项决议草案。由于英美集团的诡计，于 1952 年 12 月 17 日通过了一项很不完整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丝毫也无助于促进突尼斯处境的改善。

这项决议中的结论部分称：联合国“(1)相信，法国政府对其自己宣布的政策信守不渝，将依据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和原则努力促进突尼斯人民自由体制之有效发展；(2)希望双方在最近期间继续进行谈判，依据联合国宪章之规定达到突尼斯人实现自治之目的；(3)呼吁有关方面本着联合国宪章之精神调整相互关系和解决争端，不采取任何足以加剧目前紧张局势的行动或措施”①。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决议，法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付诸实现，如果不把卡伊德辖区议会和市政委员会的遭到惨败的选举算作是措

① «联合国。第七届会议。文件第 611 (VII) 号»。〔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VII сессия, док. 611(VII).〕

施的话。法国的军事法庭利用1938年起就实行的戒严，对突尼斯人总是判以重刑，而且所根据的又往往是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口供。

1953年7月9日，十四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重新将突尼斯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八届会议的预定议程[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联合国大会第八届会议又一次审查了突尼斯问题。1953年11月11日，英美操纵的多数票否决了第一委员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的内容是建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证突尼斯人民实现其完整的主权和独立"[②]。反对通过该项决议草案的英美集团代表硬说，1952年的决议仍然有效，应该把它看成是公平解决法突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基础。殖民主义列强的代表

---

① 《〈1953年7月9日十四个亚非国家写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大会第八届会议议程的信件和说明〉。联合国。第八届会议。文件第A/2405号》。(Обращение и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14 азиатских и африканских стран от 9 июля 1953 г. 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включить туни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VIII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VIII сессия, док. A/2405.)

② 《联合国。第八届会议。文件第 A/C. 1/L.64 号》。(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VIII сессия, док. A/C. 1/L.64.)

认为，突尼斯与法国之间业已开始的谈判，目的在于“满足突尼斯人民合法的愿望，并在突尼斯的主权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突尼斯的体制”。美国代表在谈到这次“双边会谈”时硬说，没有联合国的干涉，谈判就会取得成就[①]。

联合国大会第八届会议以后，法国政府依靠美国的坚决支持，加强了镇压。“在突尼斯全国各地采取了紧急措施，大有临战之势。在突尼斯，武装力量动员起来了，后备军也动用了，从别的殖民地调来了增援部队，重新建立了四十八个突击队，法国移民发到了枪支和手榴弹。增援部队的司令鲍耶·德拉都·杜马兰将军向军队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带来一颗造反者的脑袋。’”[②]

根据十四个亚非国家的要求，突尼斯问题被

---

① 《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八届会议。全体会议。1953年，纽约，第475次会议。1953年11月11日》，第306页。(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VIII сессия.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1953, Нью-Йорк, 475-е заседание, 11 ноября 1953., стр. 306.)

② 《联合国。第九届会议。文件第A/2683号》。(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IX сессия, док. A/2683.)

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议程①。在联合国讨论突尼斯问题的过程中，突尼斯人民看到，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大国中，只有忠于人民自决权原则的苏联，才是一贯地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正义事业的。突尼斯人民可以断定，亚非拉各国所开展的强大的反帝运动，将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突尼斯人民向联合国提出的要求，虽然这种支持并不是始终一贯的②。

法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是对突尼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的最宝贵的支持。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写道："法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一切民主力量，过去和现在都是同突尼斯、摩洛

---

① 《〈1954 年 7 月 28 日十四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代表写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将突尼斯问题列入大会第九届会议议程的信件和说明〉。联合国。第九届会议。文件第 A/2683号》。(Обращение и объяснительная записка от 28 июля 1954 г. 14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зиатских и арабских стран 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ООН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включить туни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IX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IX сессия, док. A/2683.)

② 恩纳法：《突尼斯人民的初步成就》，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 年 9 月 17 日。(М. Эннафаа. Первый успех туни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от 17 сентября 1954 г.)

哥、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团结一致的,并且是支持他们的。"[1] 1950年12月27日,法共书记杜克洛在纪念法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在与会者的鼓掌声中对三万巴黎人宣称,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深为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所理解,并得到他们的支持"[2]。

当突尼斯开展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法共中央于1952年12月再次谴责了法帝国主义者所实行的暴力和残酷的殖民政策,并且表示法国工人阶级完全支持突尼斯人民的解放斗争。

法国共产党认为,突尼斯爱国者对法国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打击,是对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支持;同样,法国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打击,也是对突尼斯人民的直接援助。

突尼斯独立的恢复

1954年初,柏林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一项重

---

① 《莫里斯·多列士选集》,巴黎1951年版,第2卷,第458页。

② 《雅克·杜克洛选集》,第2卷,第41页。(Ж. Дюкло. Избр. произв., т. 2, стр. 41.)

要决议：于 1954 年 4 月 26 日举行有中国参加的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外长会议。1954 年 7 月 22 日，孟戴斯-弗朗斯政府被迫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这些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忘我斗争的结果。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越南和平的决议，表明民族解放斗争已获得国际的公认。

越南人民所赢得的胜利，对突尼斯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突尼斯人民深信，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保证获得民族独立。1953 年底和 1954 年初，突尼斯人民民族独立斗争的力量与日俱增。1954 年 1 月 14 日，全国各地爆发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反对新的课税制度的罢市和罢工。2 月 9 日，在突尼斯工人工会和突尼斯工人总联合会的号召下，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同法国铁路工人同工同酬。

在这种情况下，乌瓦沙认为，要使民族解放运动转入歧途，最好的办法是武力镇压与巧妙的政治手腕软硬兼施。1954 年 3 月 4 日的改革和穆萨利政府的成立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反映。新的改革为法国行政当局保留统治突尼斯的一切重要职

位，使法国行政当局能够照旧监督突尼斯政府的活动。

任命穆萨利为政府首脑，乍一看来似乎是对社会舆论的让步。早在第三共和国[1]覆灭的日子里，穆萨利就因替殖民主义者效劳而初露头角。他虽在沦陷年代一度失宠，但到1943年又在巴库士政府中担任起大臣来了。稍后，他参加了卡阿克—蒙斯政府，以后又参加了佩里埃—谢尼克政府。1952年3月，他同谢尼克一起被流放到撒哈拉。法国殖民主义者把他从监禁地释放出来，以为他这个所谓“为人民谋利益的受难者”[2] 在国内有“声望”，指望通过这条走狗把“新的改革”强加于突尼斯人民。但是，法帝国主义者这一次也失败了。突尼斯人民认为穆萨利政府是“法国的傀儡集团”。

贝伊所采纳的“新的改革”以及任命穆萨利为首相，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主张突尼斯民族独立的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起来抵制。3月5

---

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1870年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投降希特勒德国，第三共和国告终。——译者

② 《突尼斯大学生》，1954年第4期。

日，突尼斯市市区和郊区的阿拉伯人居民区的商店和咖啡馆全部停止营业，表示对“新的改革”的抗议。3月14日，梓橄大学约五千名大学生在大清真寺举行群众大会。发言者强烈指责穆萨利政府同意推行损害突尼斯人民利益的改革。警察干涉的结果，发生了冲突，有人被打伤和打死。3月17日，突尼斯工人阶级对政府拒绝增加工资提出抗议。3月24日突尼斯举行总罢工，支持增加工资的要求。

在罢工运动高涨的同时，游击斗争也扩展了。在某些地区，法国军队与武装的爱国者之间发生了战斗。1954年5月29日，突尼斯游击队处决了法国傀儡穆萨利。

应总督乌瓦沙的请求，法国向突尼斯出动了由五个中队的摩托化警察组成的增援部队。法国殖民主义者着手建立讨伐队，同警察一起负责维持突尼斯的“秩序”。根据总督乌瓦沙的指示，决定建立警备队和加强空中侦察。1954年6月8日，法国当局着手进行讨伐所谓突尼斯“叛乱分子”的战役。国内局势日益紧张。突尼斯人的愤怒和反抗开始表现为对殖民主义者的袭击。从

1954年3月19日起至7月23日止这段时期中，在突尼斯有六十四个法国当局的代表、二十一个警察和军事人员被击毙，五十二个人被打伤或失踪。另外，受伤的法国文职人员大约有八十七人。

7月，突尼斯游击队员的活动“规模达到了特别危险的地步”[①]。7月7日，在崩角地区法国恐怖分子杀害了突尼斯青年组织的八个成员。几天以后，宾泽特的费里维尔兵工厂的突尼斯爱国者在欧洲人居民区中心，击毙了十一名欧洲人，打伤了二十二名。据巴黎的报刊报道，仅仅7月26日这一天，突尼斯就发生了五十起大火灾，而且主要是在殖民主义者的庄园中发生的。

为了对付突尼斯爱国者，当局出动了坦克、飞机和大炮。但是这并不能摧毁人民的意志。一个为祖国的自由而战的年轻战士本·纳赛尔·哈米德在被讨伐队枪杀以前，面对着刽子手大声地说：“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所关心的只是祖国的命运。我不怕死。毫无疑问，我相信我的国家会从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任何武力迫害都

① 韦尔特：《法国(1940—1955年)》，莫斯科1959年版，第564页。

不能阻挡突尼斯人民向民族独立挺进。”[1] 突尼斯人民表明，无论是采用暴力，还是施展鬼蜮伎俩，都不能强迫突尼斯人民接受与他们的意志相抵触的政策，或者接受与他们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愿望相违反的政策。

1954 年 7 月 31 日，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来到突尼斯。他向贝伊递交一份声明，说明法国改革计划的实质。孟戴斯-弗朗斯宣称，法国政府将承认和宣布突尼斯的“内政自治权”。这个声明实质上是放弃 1951 年 12 月 15 日的照会，那份照会后来已成为突尼斯人民发动武装斗争的信号。孟戴斯-弗朗斯声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议成立突尼斯人的政府，以便同法国进行缔结新条约的谈判。但是，在缔结新约以前，很难确定在何种程度上的“内政自治”，方才有助于把民政机构和国家管理权移交给突尼斯人。

鲍耶·德拉都·杜马兰将军接替乌瓦沙担任总督。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头子、突尼斯农业局局长塔希尔·本·阿马尔受命组织新政府。

---

① 《自由报》，1954 年 8 月 3 日。(“Liberté” от 3 августа 1954 г.)

1954年9月4日，关于承认突尼斯内政自治权的法突谈判开始进行。1955年6月3日，签订了几个专约，经过双方互换批准书后，于1955年8月31日起生效。

一般专约规定1881年签订的巴尔杜条约继续有效。但是，鉴于宣布突尼斯享有内政自治权，拉马尔萨公约中的一项条文便相应废除。这项条文规定，为了减轻法国管理保护国的任务，突尼斯贝伊应负责推行法国政府认为有益的民政、司法和财政的改革。一般专约规定，法国仍旧有权在外交和国防范围内维护突尼斯的利益。一般专约规定，法国高级军官将履行贝伊政府国防部长的职权。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突尼斯领土上。宾泽特港仍旧掌握在法国人手中。一般专约规定了替代总督一职的法国高级专员的一切权力，以及突尼斯驻巴黎的不具有外交性质的代表的一切权力。一般专约还规定，法国和突尼斯都承认居住在突尼斯的法国人和居住在法国的突尼斯人均享有与外国人所享权利不同的特殊权利。法语被宣布为突尼斯的国语，在教学中和同非阿拉伯国家交往时都使用法语。

根据经济和财政专约，法国垄断组织继续控制突尼斯的经济。突尼斯政府保障法国垄断组织的财产。经济和财政专约第29条和第30条规定，禁止突尼斯将法国公司收归国有；禁止实行剥夺法国垄断资本家和法国移民的土地的土地改革。

上述几个专约生效以后，驻突尼斯的最后一个法国总督鲍耶·德拉都·杜马兰离开了突尼斯。9月14日，第一个没有法国官员任职的单一的突尼斯人政府组成了。突尼斯全国人民，各大政党，除法国人联合会、旧宪政党和萨拉赫·本·优素福[①]一伙人以外，都认为这是“在民族独立和建立法突之间新关系的道路上迈开的重要的一步”[②]。

突尼斯共产党政治局的声明强调指出，对突尼斯人民民族权利的承认是通过英勇的联合斗争才争取到的。

1955年4月召开的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③]，

---

① 在突尼斯独立前后，新宪政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1955年10月，以当时该党总书记优素福为首的激进派，因反对内政自治而被开除出党。1961年8月12日，优素福在西德被人暗杀。——译者

②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年8月13日。

③ 即指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译者

一致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支持北非各族人民的正义斗争。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1956年1月）清楚地显示了法国人民本着和平、友谊与合作的精神调整同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关系的意志。

1956年3月20日，庄严地举行了同意突尼斯独立的议定书签字仪式。议定书中写道："法国庄严地承认突尼斯的独立。

"因而：(甲) 1881年5月12日法国与突尼斯订立的条约不能再支配法突关系。

"(乙) 1955年6月3日专约中，如有与独立主权国的突尼斯新地位相矛盾的条文，将予修改或废止。

"并且因此：(丙)突尼斯对外交、治安、国防以及建立突尼斯国军等事务行使其职权。

"在尊重双方主权下，法国与突尼斯同意确定或补充两国间自由实行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方式。在它们共同利益的范围内，特别在防务与外交事务上安排它们的合作。法国与突尼斯间的协定，将规定法国在建立突尼斯国军上援助突尼斯的方

式。”[①]

突尼斯之所以能够恢复独立，无非是因为“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迫使法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独立”[②]。

① 《国际条约集。1956—1957》，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译者

② 《雅克·杜克洛选集》，第 2 卷，第 486 页。

第 六 章

为消除殖民压迫的后果而斗争

今天在突尼斯，殖民压迫的后果仍然相当严重，但是突尼斯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民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以彻底消灭殖民制度的后果。

1956 年 3 月 25 日，即突尼斯宣告独立后五天，在突尼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制宪议会的大选。按照法律规定，凡年满二十岁的突尼斯男性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均有选举权。但是犯有刑事罪而被判处三个月以上监禁的突尼斯人、褫夺公权的人、外国人以及选举时正在服役的军人，均不得参加选举。凡年满三十岁并有读写能力的突尼斯男性公民，均有被选举权。但谢赫及税吏不得被提名为候选人。选举按单一提名多数一轮

制进行，即选民必须选举候选人名单上的全部候选人，无权删除任何人。但是，各方的候选人名单可能获得同样票数。逢到这种情况，应于八天后举行第二轮投票。

在大选中提出候选人名单的，有民族阵线（由新宪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党派的联盟），以及争取独立、民主和进步联盟（以突尼斯共产党为首）。民族阵线获得了五十九万七千七百六十三票（占全部选票98.9%）和全国制宪议会的全部九十八个议席。大选后成立了以新宪政党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为首的第一届政府。

突尼斯共产党于1956年5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国家民主化和社会进步，要求首先让劳动群众享有胜利果实。

突尼斯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就是撤销保护制建立七十五年以来由法国殖民主义者搞起来的行政机构。突尼斯政府首先在国家机构中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殖民主义者的走卒和封建反动分子被免职。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员，撤换了将近三分之二。最重要的职务由新宪政党党员或

受到该党信任的人士担任。

1956年6月26日，突尼斯政府颁布了改组地方政权机构的命令：取消了卡伊德辖区、民政督察制以及民政管辖区和军事管辖区等。按照新法令规定，全国划分为十四个维拉亚特（省）[①]，由瓦里（省长）领导。这样更改行政区划，是为了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瓦里掌握地方上的全部权力，直属中央领导。维拉亚特之下又设立若干专区，由穆阿塔马德（专员）治理，他隶属于瓦里。1957年8月17日，又颁布了法令，设立维拉亚特议会。议员不是民选的，而是由政府任命，任期三年。

改革市政机构是年轻的突尼斯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过去那种分设法国人部和突尼斯人部的市政委员会解散了。1957年5月5日，举行了新的市政委员会的选举。选举是根据平等的普选权，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这个国家的妇女破天荒第一次和男子平等地参加了选举。

按照1956年6月10日和8月3日的法令，

---

① 据我国1965年《世界知识年鉴》载：突尼斯全国分十三个省，而不是十四个省。——译者

政府进行了司法改革。1956 年 3 月 9 日，废止了法国法庭和宗教法庭，建立了一元化的世俗法庭。1957 年 1 月 1 日，民法开始生效，这样就废除了过时的伊斯兰教法典，从此实行突尼斯新的家庭法和婚姻法。法律严禁一夫多妻制，实行婚姻登记，制定了离婚的诉讼程序。由于废除伊斯兰教法典，取消宗教法庭以及将清真学校和穆斯林梓橄大学改由国家管理，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

突尼斯的君主政体是封建主义和社会反动势力的集中表现，在这种政体下，国家行政和司法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奏效的。1881 年，正当人民对法国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时，贝伊穆罕默德·萨多克却背叛国家利益，投靠了殖民主义者。保护制建立后，贝伊是在突尼斯推行法国政策的主角。在 1952 年至 1954 年民族解放斗争处于最高潮的时期，贝伊却站在突尼斯人民的敌人一边。从全国制宪议会召开的那一天起，贝伊政权及其制度就同突尼斯新的国家机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为独立而斗争的年代，旧宪政党和新宪政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没有表明对君主制的态度；然而，

只要根据他们在自己旗帜上写出了"达斯图尔"(意即宪政。——作者),就足以说明他们是突尼斯反对君主独裁的爱国志士。其实,争取立宪的斗争早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制(1861年)以前就已展开,宪政党人的运动正是这一斗争的继续。

1956年5月31日的法令,就已经废除了贝伊家族成员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王族成员、王子和公主与国内别的公民完全平等,如有任何犯罪行为,同样要按照一般司法程序提交法庭审判。就在布尔吉巴当权后四个月,于1956年8月6日通过了一项法令,政府首脑有权用贝伊名义自行颁布法令,不用呈请"最高批准";这样,贝伊实际上就失去了实权。

1957年7月25日,突尼斯全国制宪议会召开非常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突尼斯共和国。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傀儡,侯赛因王朝的最后一名代表,七十七岁的西迪·阿明[①] 被废黜了。哈比卜·布尔吉巴出任共和国总统。1957年7月27日,在突尼斯成立了第一届共和国政府。原来的内阁各部和

---

① 原书作西迪·拉明(Сиди-Ламин),但其他书籍均作西迪·阿明(Сиди-Амин)。现从其他书改。——译者

内阁会议由总统为首脑的国务秘书制所代替。

在突尼斯制宪议会一致同意废除君主制度并宣布成立共和国后，几乎花了两年时间，才在突尼斯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坚持下，通过了宪法。

1959年6月1日通过的宪法，宣布国家拥有主权，确立普遍、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法，保障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还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时，突尼斯爱国者就要求建立一个向议会负责的政府。但是全国制宪议会却主张总统制。按照这一制度，总统拥有行政权。他既是国家总政策的决定者，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他还握有立法的全权。他有权采取紧急措施，这样他就有可能把极大的权力集中于他个人之手，而且在制宪议会两次选举的间隔期间，不受任何监督[①]。

尽管突尼斯宪法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它毕竟作出了某些民主的保证。现在，宪法正式承认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是否能完全兑现，取决于突尼斯人民本身。宪法是否能成为劳动者达到基本目标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第8期，第63页。

的有力的政治武器，也取决于突尼斯人民本身。突尼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它的声明中对突尼斯宪法获得通过一事表示满意，并且号召共产党员和一切民主力量有效地运用宪法保障的权利。

为了适应宪法，1959 年 11 月 8 日举行了总统选举和制宪议会选举。列入选民名册的计有一百零九万九千八百十五名突尼斯公民，其中妇女二十四万零五百六十一名。哈比卜·布尔吉巴获得 91% 的选票，再度当选为突尼斯总统。

共产党在突尼斯市和加夫萨市提出了十三名候选人，所获选票远较前几次选举为多。

突尼斯人民并没有因为推翻了贝伊和宣布了宪政就停步不前了。1957 年 8 月 17 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凡在保护制时期利用职权大发横财者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或者部分予以没收。1957 年 11 月底，公布了一份两百人的名单，这些人必须到人民法庭受审。突尼斯最高法院判决突尼斯人民的叛徒巴库士十年苦役。按照 1957 年 11 月 19 日法令，凡参加过巴库士和穆萨利政府、大议会、省议会和市政委员会的人，一律剥夺其选举权以

及其他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权，并剥夺他们在国家机关内任职的权利以及为报刊、电台、影院和社会团体撰稿等权利。

1956年至1959年期间在突尼斯进行的改革，彻底铲除了法国的傀儡政权，保证了国家的政权转移到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

突尼斯恢复独立后，不仅要解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种种问题，而且还面临同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的许多问题以及法军留驻突尼斯的问题。法国殖民主义者依仗军事力量，企图强迫突尼斯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战争采取“中立”政策。

阿尔及利亚人用他们形象化的语言说：“北非好比一只鸟。鸟身是阿尔及利亚，它的两翼是突尼斯和摩洛哥。两翼一动，鸟就飞了。”[①] 多少世纪以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有着共同的历史，任何国界都不能把它们分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三国人民更加休戚相关。马格里布国家不但具有共同的地理和历史，而且具有共同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化，从而使它们之间的共同性更加突出了。

① 《雅克·杜克洛选集》，第2卷，第373页。

1957年11月，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共产党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就北非人民最感迫切的问题——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斗争——交换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三党联合宣言说："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三国共产党相信，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是北非三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加速解放战争是必要的，不仅可以捍卫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利益与保持普遍和平，而且可以巩固摩洛哥和突尼斯民族的独立，使北非各国统一的时机加速到来，而这种统一将使三个自由民族沿着民主、社会进步与和平的道路前进。"[①]

1958年4月27日至5月1日，摩洛哥独立党、突尼斯新宪政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在摩洛哥的丹吉尔举行会议，通过了成立自由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决议。丹吉尔会议"认为有必要表达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的统一意志——决心同命运、共存亡"[②]，建议立即成立由突尼斯、阿

---

①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共产党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Алжирской, Марокканской и Тунис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и.），载《现代东方》1958年第3期，第62—63页。

② 《新民主》月刊，1958年第7期，第458页。

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代表组成的常设秘书处和协商会议。这是为未来的马格里布联邦奠定基础。

1958年6月，在突尼斯召开了第二次马格里布国家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使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会议谴责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政策，再一次肯定独立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按照马格里布国家会议上通过的决议，1958年9月19日在开罗、突尼斯市和摩洛哥的拉巴特市同时发表声明，宣告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

从1958年初起，法国军阀在阿尔及利亚开始移民并村，把起义地区近百万居民迁到专门设防的村子里去，以为严加封锁之后“暴动者和地下力量”就无法渗入。法国反动派首先在靠近突尼斯的边境地区大肆并村，想借此切断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传统联系。他们抱着这一目的，在与突尼斯接壤的阿尔及利亚境内，建立了面积达一万平方公里的“焦土地带”。阿尔及利亚人为了逃避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暴行，纷纷逃往突尼斯避难。1957年5月，在突尼斯出现了第一批难民；

到了同年12月，难民总数已达十二万三千人[1]。

法国反动派慑于马格里布国家团结的日益增强，就全力以赴地企图重占突尼斯。1958年2月8日，二十五架美制法国飞机，对靠近阿突边境的突尼斯居民点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狂轰滥炸。全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死伤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突尼斯国军的问题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按照1956年3月26日的议定书[2]，法国承认突尼斯有权"对治安、国防行使其职权"[3]。法国政府表示愿意帮助突尼斯建军，但同时却提出了好多条件，这些条件与其说是帮助，还不如说是阻碍突尼斯建军。

1956年5月突尼斯国防部成立后，凡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突尼斯人都移交给了突尼斯政府。同年6月24日，举行了真正的突尼斯军队的第一

---

① 《红旗报》，1958年2月28日。("Le Drapeau Rouge" от 28 февраля 1958 г.)

② 查此处的议定书即《法国和突尼斯关于同意突尼斯独立的议定书》，订于1956年3月20日，而非3月26日。详见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条约集。1956—1957》。——译者

③ 《世界报》，1956年3月22日。

次阅兵式，这标志着本国武装力量的建立。

但是，新建立的军队缺乏干部和武器。法国借口突尼斯人支持阿尔及利亚，拒绝对突尼斯提供军援。突尼斯政府就请求美国和英国售予武器。美英两国不顾法国抗议，向突尼斯提供了步枪和机枪。这使得法美关系紧张起来。美英两国政府为它们的行动辩解，说什么它们的援助及时地防止了突尼斯倒向苏联。美国所以对突尼斯大献殷勤，是因为美国垄断资本对撒哈拉的石油感到兴趣。

突尼斯在建立军队的同时，也建立了警察和国民警备队。大批曾在保护制时期当过伪警的突尼斯人被清除出警察队伍。军队、警察和国民警备队的建立，有助于政府对殖民者及其组织“红手”的残暴恐怖活动作有效的斗争。政府借助于军队和警察，在国内清除了欧洲沙文主义的最后一些基地。

突尼斯政府与国内敌人的斗争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与侵犯国境的敌人斗争时，却遇到了法军的对抗，法军是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支持的。在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被炸之后，突尼斯

边界几乎每天都遭到侵犯。1959 年 8 月中旬，法国轰炸机又一次侵入突尼斯领空。

突尼斯反帝斗争的新高潮，迫使法国政府于 1958 年 6 月 17 日签订了关于法军撤出突尼斯的协定。但是，宾泽特这一大军港，仍旧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基地。前法国驻突尼斯总督德奥特喀洛克曾经说过:“地中海的宾泽特对法国来说是盾牌,对欧洲来说是法国的盾牌,对参加北大西洋联盟的国家来说,又是欧洲的盾牌。”

法国保留宾泽特,周期性地侵犯突尼斯边境,这些都妨碍突尼斯调整国家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北非三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共产党于 1959 年 8 月召开了代表会议。三党发表的共同声明提到了国际紧张局势中出现的某种缓和，这特别表现在赫鲁晓夫访美这件事上。声明指出，这一事件对普遍和平可能产生积极的后果,但是它不能消除以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人民为一方同以法帝国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声明强调说,法国反动派利用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政府在执行丹吉尔会议决议时的犹豫不决的态度，利用殖民制度的严重后果所造成

的经济困难，使用狡猾的手段来破坏北非三国的团结，孤立正在战斗的阿尔及利亚。三国共产党一致声明，目前北非人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三国共产党号召摩洛哥和突尼斯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巩固国家的独立，争取外国军队撤出宾泽特，争取占领军撤出摩洛哥并归还占领区。

声明进一步指出，按照丹吉尔协议，不论摩洛哥或是突尼斯，对法国及其大西洋联盟或"共同市场"的伙伴，都不应当承担任何义务；因为这些伙伴是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①。

尽管阿尔及利亚烽火连天，突尼斯还是进行了一系列进步的改革。每年拨出几乎占预算支出五分之一的款项，用于教育方面。在城市，特别是在农村，建立了初级学校。仅在1957年，学生人数就增加到二万三千人以上。国家对儿童实行免费教学，设立了大学生助学金，使用国语，即阿拉伯语进行教学，把发展技术教育摆在重要的地位上。文学艺术得到了发展，充满着爱国主义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卓越的诗人奥马尔·赛义德·

①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9年第10期，第57—58页。

夏里比的诗篇，表达了突尼斯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写道：

我们沉湎于无法实现的梦想，
用泪水将痛苦灌进愁肠，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虚掷了如许韶光……
风啊，你驱散乌云吧！
雷啊，你击破长空吧！
我们摔掉了镣铐，
正向着胜利迅跑！[①]

突尼斯完全有条件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但是由于缺乏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法突关系的恶化和垄断资本的暗中破坏，对投资额和某些部门的产量发生了不良影响。

1957 年 5 月 21 日，法国政府发表声明，拒绝向突尼斯提供 1957—1958 年度的财政援助，计一

① 奥马尔·赛义德·夏里比：《战士之歌》(Омар Ас-Саиди аль-Гарибн. Гимн борцов.)，载《现代东方》1958 年第 9 期，第 83 页。

百二十一亿法郎[1]。法方解释说，其所以拒绝是因为突尼斯政府发表声明，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955年至1958年期间，突尼斯的货币情况恶化了，下列第一表[2]可资参证：

第一表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银行存款	32263	32703	27742	25095	33476
储蓄银行存款	4897	5197	2026	1778	2272
邮政储汇活期存款	4700	6758	6063	4485	8125
货币现存总额	68355	72618	67940	58594	70300

1954年至1957年期间，银行存款和储蓄银行存款大大减少，而邮政储汇活期存款增加了，这说明从突尼斯外逃的法国资本增加了。突尼斯的私人投资从1953年的一百零七亿法郎，下降到

① 《国外商情公报》，第11期附录，1958年9月16日，第21—22页。

②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3页。

1957年的三十二亿法郎。在1955年至1957年期间,在突尼斯的欧洲人减少了十二万六千名[①]。法国当局千方百计地鼓励企业家抽逃资金，以增加突尼斯的经济困难。

在上述时期内，开设新公司的数量锐减。随着反帝斗争的发展,新公司越来越少。1949年在突尼斯开设了二百九十九家公司，拥有资本三十五亿七千四百万法郎;1953年开设了二百五十家公司,资本十六亿五千三百万法郎;而到1957年新开设的公司更少了,仅一百零四家,资本总额只有四亿五千二百万法郎[②]。同时,老公司也纷纷停业。1956年关闭了一百十家公司，资本总额为一亿七千六百万法郎;1957年又关闭了七十八家公司,资本总额为五十八亿一千九百万法郎。

突尼斯独立后,突尼斯公司的股票行情猛跌。

例如,“房地产信托公司”的股票价格,1956年涨落于一千八百与一千三百法郎之间，1958年跌到平均一千二百法郎;“斯法克斯-加夫萨公司”股

---

① 《国外商情公报》,第11期附录,1958年9月16日,第21—22页。

②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3页。

票价格从1956年的四千法郎跌到1958年的二千五百法郎；“杰里萨公司”股票从1956年初的五万到六万法郎，跌到1958年的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①]。

这一危机并没有因为政府采取措施而有所缓和。突尼斯的新预算超过了八百亿法郎，而1956年之前从未超过六百亿法郎。突尼斯预算膨胀的部分原因是法国法郎贬值；即使突尼斯独立后，法郎对这个国家的预算也是有影响的。但是，造成预算膨胀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年轻政府和年轻国家开支增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预算中用于发展贸易和工农业的开支增加得并不多。预算的膨胀，主要和用于巩固国家机器的开支日益增加有关，即和军队、司法与财政等国家机关的开支增加有关。用于国家机关、邮电和电台等的开支，增加大约百分之五十，从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法郎增加到四百亿至四百五十亿法郎。

在宣告独立后，突尼斯政府是用下列办法来使预算保持平衡的：借债，征收成为消费者沉重负担的间接税，向有中等或微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商人、工人和农民增收所得税。虽然大托拉

---

①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4页。

斯获得了巨额利润，但赋税，特别是间接税，还是不断增加，在六百亿法郎预算收入中占五百亿法郎。突尼斯政府每年预算收入中有一百五十亿至两百亿法郎，是靠外援和借款解决的。

法国拒绝向突尼斯提供财政援助后，布尔吉巴政府转向华盛顿求援。美国政府急忙利用突尼斯的困难乘虚而入。突尼斯和美国于1957年3月签订了政治经济合作协定。美国向突尼斯提供五百五十万美元的贷款，其中三百万是商品信贷[①]。

同时，突尼斯这一年轻的国家不得不寻找发展国家经济的其他资金来源，其中包括更有效地利用国内资源。在突尼斯开设了"美突联营公司"，把资本投入采矿工业，以便勘察新矿藏和探索利用废矿的可能性；在农业方面，把资本用于种植蓖麻和蓖麻的工业加工。"美突联营公司"先是进行勘探工作，继而转入工业加工。

1957年3月，突尼斯政府发行了利息五厘的国内公债。这一款项用于发展工业。1957年4月，"突尼斯人民合作银行"和"海运业手工业中央信

① 《国外商情公报》，第11期附录，1958年9月16日，第21—22页。

托公司”合并，成立了“突尼斯联营银行”，拥有资金四亿法郎，其中二亿一千万法郎的股票属于突尼斯政府。这家银行除经营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信贷[①]。

但是，这些措施既不能阻止资本从突尼斯外流，也无法扩大投资。投资规模的缩小和大批欧洲人离开突尼斯，使得突尼斯的建筑工业日趋萎缩，过磷酸钙和铅制品的生产和出口也都缩减了。

然而在突尼斯宣告独立后，食品工业和制皂工业等却蒸蒸日上，这可以参见下列第二表[②]。

第二表

年份	人造奶油（吨）	肥皂（吨）	亚麻子油（吨）	皮鞋（双）
1953—1954	18	5980	124	250000(1954)
1954—1955	38	5735	169	310000(1955)
1955—1956	65	8639	182	376000(1956)
1956—1957	147	8573	238	

① 《国外商情公报》，第11期附录，1958年9月16日，第21—22页。

②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8页。

殖民主义严重压迫的后果，在对外贸易部门表现出来了。1956年6月，签订了法突关税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似乎突尼斯和法国建立了新的贸易关系。但实际上，这只是法国用突尼斯的名义来进行贸易[①]。制订贸易细则、规定贸易限额与发放许可证等权利都操在法国人手里。这一切就使得突尼斯即使在宣告独立后，也只得跟法国一国进行贸易。1958年，法国在突尼斯的进口额中占71%，在出口额中占62%。突尼斯独立后出口货的平均值要比进口货的平均值低得多。下列第三表[②]就是1953—1958年以法郎计算的每吨货物平均值的情况：

第三表

年份	进口	出口
1953	72800	11800
1954	71600	11800
1955	64100	9500
1956	62600	10400
1957	64900	13100
1958	78700	15400

① 《人道报》，1959年8月21日。

② 《经济与政治》，1959年第59期，第58页。

突尼斯对外贸易中一直出现逆差。只有1958年，由于获得农业特大丰收，突尼斯政府方才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平衡。1957年谷物出口额总计五十亿法郎，1958年上升到八十五亿法郎；而葡萄酒出口额则从八十亿法郎上升到一百三十亿法郎。与此同时，谷物进口额从1957年的十亿[①]法郎缩减到1958年的三十五亿法郎。

突尼斯政府不止一次地打算修改1956年的关税协定。1959年，法突缔结财政经济新协定的谈判没有成功。法国政府表示：只有在突尼斯人不再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正义斗争的情况下，法国才愿意修改1956年的协定。谈判破裂后，哈比卜·布尔吉巴在1959年8月20日发表声明："从今天起，取消关税同盟。突尼斯人将制订有利于突尼斯的新税率。"[②]同时，布尔吉巴强调指出，直到最近法国还限制突尼斯同美元区进行贸易。今后"所有商人可以从美国进口一切他们愿意进口的货

① 此处十亿有误，应为一百亿。按原书将10мрд误印为1,0мрд。——译者

② 《人道报》，1959年8月21日。

物，只要这些货物合乎突尼斯的需要”[①]。1959年，政府通过决议，决定脱离法国法郎区，以突尼斯货币单位第纳尔代替法郎。

突尼斯政府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与法国断绝财政经济关系，并不意味着与各资本主义大国断绝经济关系；恰恰相反，这将有助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货物与资本自由地输入突尼斯市场。布尔吉巴声明，突尼斯愿意与“共同市场”的一切国家合作。

突尼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改变经济结构，扩大就业人数，发展工农业。在突尼斯宣告独立前夕，一百万有劳动能力的男人中有三十五万人失业，亦即全国将近三分之一有工作能力的男性居民没有工作。1956年，突尼斯人的平均收入不超过四万六千法郎[②]。这种状况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直到现在，突尼斯还未将外国托拉斯所掌握的信贷、银行和资源收归国有。

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愿意就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冲突进行斡旋，使“非洲民族主义和西方

---

① 《人道报》，1959年8月21日。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年第8期，第80页。

资本主义"和解。突尼斯宣布独立后，在那些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与帝国主义"谋求妥协"的倾向增强了。这部分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把积极参加过独立斗争的工会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纯粹的附属品。资产阶级拒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反对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突尼斯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在对待民主自由的态度上也暴露了出来。在突尼斯获得独立后，资产阶级建立了一党独裁，而在该党内部则在官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压制下层意见。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为着巩固自己的政权，继续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在资产阶级这些阶层的压力下，1958年8月，"突尼斯电力和运输公司"、"自来水煤气公司"、"突尼斯海港公司"以及"突尼斯铁道租让公司"，均被收归国有。

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对突尼斯的土地制度进行了部分改革。他们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公有的、私有的以及公私混合的"哈布斯"土地收归国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费用由国家支付，禁止新置"哈布斯"土地。同时，公布了关于分配公有土地程

序的法令，促使土地私有制在全国各地确立下来。

突尼斯政府执行了"非殖民地化"政策，那就是把保护制建立后被欧洲人侵占的土地，赎买过来。1959年初，政府通过决议：过去法国殖民当局给移民的全部土地，将逐步予以赎回，移交突尼斯土地所有主。这一决定牵涉到大约五十三万公顷的肥沃土地，全部属于一些公司或者私人业主（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和比利时人）[①]。收回被欧洲人侵吞的土地，废除"哈布斯"土地，没收贝伊家族的土地，这些只不过是解决突尼斯土地问题的第一步。

突尼斯宣告独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扩大农业生产的措施。民族政府对建立农业合作社给予了一定的注意。1959年11月，布尔吉巴声称："目前我正在亲自研究共产主义国家某些经济部门的经验，特别是农业集体化的经验，以便今后把这一经验应用于突尼斯。"[②]

政府对昂菲达平原三万公顷土地的开垦计划

---

① 《保卫和平》，1959年第93期，第56页。（«В защиту мира», 1959, № 93, стр. 56.）

② 《真理报》，1959年11月15日。

非常重视。要实现这一计划，每年必须投资几百万法郎。但是，只要昂非达平原上最肥沃的土地、水源和农业原料加工企业掌握在大企业主的手里，这一开垦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还在突尼斯宣告独立之前，保护国当局拨款两百亿法郎用于迈杰尔达河谷的水利综合工程、灌溉设施以及土壤改良等。这一计划的实现，对占有迈杰尔达河谷最肥沃土地的欧洲人是有利的。1958 年 6 月，突尼斯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规定迈杰尔达河谷私人拥有的土地面积不得超过五十公顷。这一改革，虽然有局限性，还是把大约两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五千农民。截至 1959 年初，突尼斯政府从殖民主义者那里没收了将近二十万公顷土地。起初，突尼斯政府标卖土地，结果只是使土地加速集中到大地主手中。近来，政府开始改变政策，靠牺牲贫农和无地农民的利益来努力加强富农阶层。

在解决土地问题上，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认为封建残余和外国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会妨碍它取得政治经济统治权。为了夺取政权，它需要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

的支持。这就意味着它必须支持劳动群众的要求，或者至少要作出支持他们的姿态来。于是突尼斯的封建残余逐渐消失，封建主愈来愈多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另一方面，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可能支持农民的要求，因为农民想无偿地取得土地和生产资料。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同意没收突尼斯和外国地主的全部土地，因为这违反"神圣的"私有制原则。

突尼斯民族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上，也是左右摇摆的。

1957年9月，突尼斯政府批准了为期一年的对苏贸易协定。突尼斯向苏联提供下列货物：软木树皮、柑橘、橄榄油、皮革、巴旦杏、毛皮、椰枣、海绵以及其他商品；苏联提供的是：锯材、纸张、纸板、重油、黑色金属、机器设备、机床、化学制品、棉花和窗玻璃。贸易协定签订后一年，在突尼斯开设了苏联常设商务代办处。1958年7月23日，苏联和突尼斯又签订了从1958年7月1日至1959年7月30日的贸易议定书。1959年9月，这一协定又延长到1960年12月31日。

突尼斯同波兰建立了经济联系，同捷克斯洛

伐克建立了外交关系。突尼斯政府发表声明，准备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建立经济联系，有助于消除突尼斯每年对外贸易的逆差。

在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后，突尼斯要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意愿更加强烈了。突尼斯舆论界特别赞同和支持赫鲁晓夫提交联合国大会审核的苏联政府关于一切国家普遍、全面裁军的提案。

突尼斯的许多著名社会活动家声明：普遍全面裁军可以消除包括北非在内的全世界的紧张局势，可以消除撒哈拉的核试验的威胁，可以撤除在突尼斯的军事基地，可以把地中海变成“和平之海”，可以开创经济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新时期，使它们有可能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消除殖民主义的严重后果[①]。

布尔吉巴在与苏联和平拥护者代表团团员谈话时说：“我们将要派代表团到苏联去。我们派部长去过。我们派代表团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电

① 《真理报》，1959年11月17日。

影节。虽然我们的代表团在你们国家逗留时间不长，却知道了不少东西。我们将利用每一个机会向你们学习，把适用于我国的东西引为借鉴。你们国家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我们很感兴趣。我们也要推行这一方针。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垦荒工作。只有依靠集体劳动，东方的落后国家才能赶上先进国家。"[①]布尔吉巴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诅咒渊源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为什么要诅咒共产主义占优势的一切。"[②]

突尼斯宣告独立后发生的事件说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正在提高。突尼斯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国家执行迎合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们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突尼斯共产党第一书记恩纳法说："我们所经受的实际考验向一切爱国者(其中包括国家活动家)表明，倒向西方的政策对我们没有好处，并且也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任何政治问题、国防问题和经济问题。"[③]

① 《真理报》，1959年11月17日。

② 同上，1959年11月15日。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文献。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下册，第844页。——译者

突尼斯的工人、农民和一切真诚的爱国者，都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突尼斯同苏联加强联系是极其必要的。

结 束 语

法国反动派凭借他们的武装力量，妄图扑灭北非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以便继续他们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帝国主义统治。

法国反动派和军阀忘掉了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霸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站在爱好自由的突尼斯人民一边的，不但有亚非各国，而且还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苏联无论过去和现在从不讳言它的同情是在进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民族自由的斗争的人民一边的。

突尼斯人民，尽管长期遭受异族的蹂躏，但是并未灭种，仍然保存了自己的民族性格、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今天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的根本变化。处在这样的形势下，突尼斯人民，毋庸置疑，必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马克思	Маркс, Карл
马采土尔	Мацетул
马尔采林，阿米安	Марцеллин, Аммиан
马哈茂德·马泰里	Махмед Матери
马略，盖约	Марий, Гай
马齐帕	Мазиппа
马乔	Маккио
马斯塔纳巴耳	Мастанабал
马斯特，夏尔	Маст, Шарль
马托	Матон(Мато)*
马西尼萨	Масинисса
马歇尔	Маршалл
马志尼	Мадзини

四　画

巴德拉	Бадра

巴赫里·吉加	Бахри Гига
巴库士	Баккуш
巴希尔·萨法尔	Башир Сафар
贝利萨留	Велизарий
贝斯，德马利	Бесс, Демари
车尔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戈隆纳	Колонна
瓦丹通	Ваддингтон
瓦林斯	Валентин
乌克巴	Укба
乌瓦沙	Вуазар
尤巴一世	Юба I

五画

艾卜·伯克尔	Абу Бекр
艾哈迈德	Ахмед
艾哈迈德·本·优素福	Ахмед-бен-Юссеф
艾克查尔克	Экзалк
艾奇逊	Ачесон
艾森豪威尔	Эйзенхауэр
艾斯迪拉萨	Эсдиласа

本·纳赛尔·哈米德	Бен Насер Гамид
本·齐亚弗	Бен Диафу
布·阿迈纳	Бу-Амена
布尔吉巴,哈比卜	Бургиба, Хабиб
布莱德利	Брэдли, О.
布雷亚尔	Бреар
布累兹	Блез
布斯凯	Бускс
甘必大	Гамбетта
古安,费利克斯	Гуэн, Феликс
古巴列维奇-拉多贝利斯基	Губаревич-Радобыльский, А.
古卢萨	Гулусса
汉尼拔	Ганнибал
加尔贝	Гарбэ
加尔诺	Гарно
卡阿克	Каак
卡尔施泰特	Карштедт
卡米路	Камилл
卡普萨	Капусса
卡希娜	Кахина
尼扎尔,莫里斯	Низар, Морис (Низард,Морис)*

皮洛士	Пирр
圣,吕西安	Сэн, Люсьен
圣-瓦利埃	Сен-Валье
叶利谢耶夫	Елисеев

六 画

列宁	Ленин, В. И.
安茹的查理	Карл Анжуйский
达尔朗	Дарлан
达拉第,爱德华	Даладье, Эдуард
多列士,莫里斯	Торез, Морис
多那图斯	Донот (Донат)*
吉罗,亨利	Жиро, Анри
吉荣,阿尔芒	Гийом, Арман
吉斯孔	Гискон
考塞伊拉	Кусейла
老迪奥尼修斯	Дионисий Старший
齐亚诺	Чиано
伍德	Вуд
西庇阿	Сципион
西庇阿,埃米利安	Сципион, Эмилиан

西迪·阿明	Сиди-Амин
西迪·穆罕默德·萨多克	Сиди-Мухамед-Садок
西法克斯	Сифакс
西·拉希德	Си-Рашид
西纳安	Синан
伊本·赫尔东	Ибн-Халдун
伊本·路西德	Ибн-Рошд
伊本·图马尔特	Ибн-Тумерт
优达	Иауда
优尔富塔	Юрфута
约翰	Иоан (Иоанн)*
贞德	Жанна д'Арк
朱古达	Югурта

七画

阿卜德·阿齐兹·萨阿列比	Абд аль-Азис ас-Саальби
阿卜德·哈米德	Абдул-Хамид
阿卜德·克里姆	Абд-эль-Керим
阿卜德·穆明	Абд-эль-Мумин
阿德赫尔巴尔	Адгербал
阿登纳	Аденауэр

阿耳塔米拉-伊-克雷维阿，拉斐尔	Альтамира и Кревеа, Рафаэль
阿雷奥宾德	Ареобинд
阿里	Али
阿里奥尔，樊尚	Ориоль, Венсан
阿里·巴什·汉巴	Али-Баш-Хамба
阿里·本·阿马尔	Али-бен-Аммар
阿里·本·格达赫姆	Али-бен-Гедахум
阿里·本·哈利法	Али-бен-Халиф
阿里·亚塔	Али Ята
阿门多拉，乔治	Амендола, Джорджо
阿普罗尼	Апроний
阿斯吉多	Аскидо
狄龙	Диллон
杜博斯特，安托南	Дюбост, Антонин
杜克洛，雅克	Дюкло, Жак
杜鲁门	Трумэн
杜马兰，鲍耶·德拉都	Дю Мулэн, Буайе де Латур
伽乌达	Гауда
克拉克	Кларк
克列孟梭	Клемансо

库提兹纳	Кутизна
李维，提图斯	Ливий, Тит
纳赛尔	Насер
努贝利	Нубель
邱吉尔	Черчилль
沙赫特	Шахт
邵可侣，爱利赛	Реклю, Элизе
苏拉	Сулла
苏莱曼·本·苏莱曼	Слиман-бен-Слиман
希尔特布兰特，菲利普	Хильтебрант, Филипп
希米耳科	Гимилькон
希特勒	Гитлер
希耶姆普萨尔	Гиемпсал

八 画

周恩来	Чжоу Энь-лай
波库斯	Бокх
波里比阿	Полибий
波斯图米，奥路斯	Постумий, Авл
法蒂玛	Фатьма (Фатима)*
法哈特·哈舍德	Фархат Хашед

法让	Файян
法西尔	Фазир
该撒里克	Гейзерих
凯撒	Цезарь
拉比·布哈利	Ларби Бухари
拉美西斯三世	Рамзес Ⅲ (Рамсес Ⅲ)*
罗斯福	Рузвельт
罗哲尔二世	Рожер Ⅱ
孟戴斯-弗朗斯	Мендес-Франс
欧麦尔	Омар
庞培	Помпей
佩里埃	Перийе
佩鲁东，马塞尔	Пейрутон, Марсель
若奥，莱昂	Жуо, Леон
所罗门	Соломон
依赫马辛	Игмазен
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	Ибрагим Ибн-эль-Аглаб

九 画

勃鲁姆，莱昂	Блюм, Леон
查理大帝	Император Карл

查理六世	Карл VI
查理十二	Карл XII
查理五世	Карл V
查士丁尼	Юстиниан
费尔姆	Фирм
费雷	Фере
费里，茹尔	Ферри, Жюль
哈奇	Хэтч
哈散·伊本·努阿曼	Хасан Ибн Нуман
哈士德路巴	Газдрубал
侯赛因·本·阿里	Хусейн-бен-Али
侯赛因·本·迈萨伊	Хусейн-бен-Мессай
科尔索，富齐·里诺	Корсо, Фужь Рино
科涅夫	Конев
洛热罗	Ложеро
美迪西尼萨	Медисинисса
美楞普塔	Мернепта (Мернептах)*
威廉二世	Вильгельм II

十　画

恩格斯	Энгельс, Ф.

埃斯特瓦	Эстева
俾斯麦	Бисмарк
格塞尔	Гзель
根室，约翰	Гантер, Джон
顾巴	Губа, П.
海尔曼	Герман
莱维	Леви
莫杰斯托夫	Модестов
拿破仑	Наполеон
诺阿耶	Ноайль
热纳尔，阿尔贝	Генар, Альберт
索波列夫	Соболев, А. А.
索尔兹伯里	Солсбери
索朗，茹尔	Сорэн, Жюль
索塞	Сосье
特拉特利	Тлатли

十一画

盖伊雅	Гайя
基阿里	Киари
基普里安	Киприан

基谢廖夫	Киселев, К. В.
康崩	Камбон
康崩，保罗	Камбон, Поль
隆美尔	Роммель
梅塞	Месе
梅泰鲁斯，昆图斯	Метелл, Квинт
密西普萨	Миципса
萨阿德	Сааде,
萨拉赫·本·优素福	Салах-бен-Юсеф
维阿累	Виале, Ж.
维埃诺，皮埃尔	Вьено, Пьер

十 二 画

奥古斯丁	Августин
奥马尔·赛义德·夏里比	Омар ас-Саиди аль Гариби
奥斯曼	Осман
博斯康纳尔，福尔若莫尔·德	Боскенар, Форжемоль де
腓力三世	Филипп III
腊法洛维奇	Рафалович
鲁斯唐	Рустан
鲁瓦	Рой, М.

舒曼，罗	Шуман, Р.
斯巴达克	Спартак
斯巴诺，维利奥	Спано, Велио
斯法尔	Сфар
斯平狄欧斯	Спендий
斯特拉波	Страбон
斯托扎	Стодза
塔克法里纳特	Такфаринат
塔希尔·本·阿马尔	Тахир-бен-Амар
塔西佗，科尔奈利乌斯	Тацит, Корнелий
提奥多西	Феодосий
提比略	Тиберий

十 三 画

福桑，莫利斯	Фосен, Морис
赖夏德	Райхард
路易九世	Людовик IX
蒙塞弗	Мунсеф
蒙森	Моммзен
蒙斯	Монс

十 四 画

赫雷丁	Хэйр-эд-Дин

赫鲁晓夫	Хрущев, Н. С.

十五画

德奥特喀洛克	Де Отклок
德斯特雷	Дестре
墨菲，罗伯特	Мэрфи, Роберт
墨索里尼	Муссолини
撒路斯提，克里斯普	Саллюстий, Г. Крисп

十六画

穆罕默德	Мухаммед
穆罕默德	Магомет
穆罕默德·恩纳法	Мохаммед Эннафаа
穆罕默德·萨多克	Мохаммед-эс-Садок
穆罕默德·谢尼克	Мухаммед Шеник
穆萨利	Мсали

十七画

戴高乐	Де Голль
戴伊	Дей
戴伊，乔治	Дэ, Жорж

地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马耳他岛	Мальта
马格里布	Магриб
马赛	Марсель
上草原(地区)	Верхняя Степь
土伦	Тулон
下草原(地区)	Нижняя Степь

四　画

巴尔杜	Бардо
巴尔干	Балканы
巴格拉德河	Баград
巴黎	Париж
贝贾	Беджа
贝鲁特	Бейрут
丹吉尔	Танжер
开罗	Каир

木克宁	Мокнин
木纳斯提尔	Монастир
木图尔河	Мутул
内格罗角	Кап-Негр
日内瓦	Женева
瓦赫兰	Оран
瓦加	Вага
乌拉尔	Урал
乌兹别克斯坦	Узбекистан
扎尔加河	Вади Зарга (Уэд Зарга)*
扎马	Зама

五 画

布哈拉	Бухара
布拉-勒吉亚	Булла Регия
古累特	Гулет (Гулетт)*
加贝斯	Габес
加尔迪马乌	Гардимау
加夫萨	Гафса
加那利群岛	Кан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卡拉奇	Карачи

卡勒	Каль
卡利阿里	Кальяри
卡萨布兰卡	Касабланка
尼格利茨亚	Нигриция
尼日尔河	Нигер

六　画

安达卢西亚	Андалузия
毕撒曾	Бизацена
多尔萨勒山	Дорсал
华盛顿	Вашингтон
吉布提	Джибути
伦敦	Лондон
迈杰尔达河	Меджерда
齐利乌姆	Цилиум
西迪塔贝	Сиди-Табет
西西里岛	Сицилия
伊非里基亚	Ифрикия

七　画

阿比西尼亚	Абиссиния

阿波罗岛	Аполлон
阿德腊尔	Адрар
阿尔及尔	Алжир
阿尔萨斯	Эльзас
阿非利加行省	Провинция Африка
阿夫洛齐亚	Аврозия
阿哈加尔	Ахаггар
佛罗伦萨	Флоренция
君士坦丁	Константина
君士坦丁堡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
克夫	Кеф
克肯纳群岛	Керкенна
克里特岛	Крит
里昂	Лион
玛马	Мамма
纽约	Нью-Йорк
努米底亚	Нумидия
苏克-阿腊斯	Сук-Арас
苏克-艾尔巴	Сук-эль-Арба
苏萨	Сус
苏图尔	Сутул

苏伊士运河	Суэцкий канал

八　画

昂菲达	Энфида
昂菲达维耳	Энфидавилл
彼得堡	Петербург
波恩	Бонн
的黎波里塔尼亚	Триполитания
迦太基	Карфаген
杰巴	Джсбба
杰尔巴岛	Джерба
杰里萨	Джериса
凯鲁万	Кайруан
拉巴特	Рабат
拉格瓦特	Лагуат
拉马尔萨(马尔萨)	Ла-Марса (Марса)*
罗马	Рим
图尔	Тур
昔兰尼加	Киренаика
耶路撒冷	Иерусалим
直布罗陀	Гибралтар

直布罗陀海峡	Гибрал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九 画

柏林	Берлин
柏萨	Бурса
费里维尔	Ферривилл
哈德鲁梅特	Гадрумет
哈扎尔-门库尔	Хаджар-Менкур
科西嘉岛	Корсика
洛林	Лотарингия
突尼斯城	Г. Тунис
威尼斯	Венеция

十 画

宾泽特	Бизерта
高加索	Кавказ
海防	Хайфон
贾里亚扎	Джаляза
特勒	Телль
特韦斯塔	Тевеста

十 一 画

崩角	Бон
菲兹	Федж
勒阿弗尔	Гавр
梅特劳伊	Метлави
萨黑耳	Сахель
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	Сакиет-Сиди-Юсеф
维也纳	Вена

十 二 画

奥雷斯山	Аурас
斯贝特拉	Сбейтла
斯大林格勒	Сталинград
斯法克斯	Сфакс
斯卡拉斯-维捷列斯	Скалас Ветерес
塔巴尔卡	Табарка
塔拉	Тала
塔普斯	Тапс
提洛岛	Делос
雅典	Афины

十三画

赖萨斯山	Джебель-Ресас
雷德耶夫	Редейф
塞尔塔	Цирта
塞浦路斯岛	Кипр
新阿非利加行省	Провинция Новая Африка

十四画

赫拉尔堡	Ксар-Хеллаль

十五画

摩尔塔尼亚	Мавритания
撒丁岛	Сардиния
撒哈拉	Сахара

---

* 凡括号内的俄文译名，均系其他俄文历史书籍的不同译法，录以备考。——译者